SHINZO MITSUDA

作者不詳

ミステリ作家の読む本

三津田信三

上



講談社文庫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HINZO MITSUDA

作者不詳

ミステリ作家の読む本

三津田信三

上





講談社文庫

译者：T & K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目　录

- 杏罗町
- 第一话 雾之馆
- 星期一
- 第二话 食子鬼起源
- 星期二
- 第三话 为娱乐而杀人
- 星期三
- 第四话 底片里的投毒者
- 星期四
- 古本堂

谨以此书献给已故宿院的祖母
以及法莲的祖母——

杏罗町

虽说于自身而言，这确乎是个奇妙而舒适的地方，但在意识到这点之前，思绪就早已飘向了别处——绝对无法相遇之地，是真实存在于这世上的。

若置身于此处，仿佛除自身以外周遭的一切时间皆已停滞了。被这种妄想所束缚的世界，或许也存在于现世的某处吧。

因人而异，那有可能是绘画上的风景，或者是照片里剪下的一片景致，又抑或是电影电视上的某一段画面之类，各式各样的事物。但是，若是绘画和照片的话，还能比别的作品观看得更久一些，而电影和电视则在思考“那是什么”之前，画面就已经一闪而过了——如此终究无法相遇，一般来说连意识也无法触及之所在，却好似在现世的某处等待着自己。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这样的存在，就了却了人生。即使有幸觉察，多半也一无所获。偶尔看到反复出去旅行的人，难道不就是为了探寻自身之所在，无意识地四下徘徊着吗？

然而，远在天边之物往往近在眼前，而我就这样幸运地与杏罗町相遇了。

奈良县的杏罗市——乃是作为私营铁路终点站发展起来的繁华街道，就在那边相隔不远之处，杏罗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伫立在那里。且不论自己的出生地，反正在长大成人后的许多年里，我连这个小镇的存在都不曾知道。

那时，大学毕业已有四五年的我，从一毕业就职的京都D出版社的营业部调到了编辑部，从事着并不感兴趣的企划和编辑工作。

我从以前开始就酷爱看书，却也不是特别想当编辑。不过反正同样是工作，还是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比较好吧，如此我就怀着这般消极的动机进到了现在的公司。

我是喜欢推理小说，也曾读过创作过，却丝毫未曾因此想要进入推理系作品出版社，亦或是想当推理小说家。

这倒并非妄自菲薄，其实我也未曾觉得自己有这方面才能——只是以自己年纪不相符的成熟想法告诫自己，在这世上单纯的兴趣是无法当饭吃罢了。

原本关西就没有推理系的出版社，最主要是因为出版商的数量太少。既然如此，无论什么领域也好，我都想从事与书相关的工作。进入现在的出版社，无非是因为和其他的出版社、书店等相比，这家所涉猎

的领域要更广泛些。而且虽说这家不是印刷公司，但毕竟与印刷公司属于同一体系，这也算是我能稍稍提起兴致的主要原因。

和自己相比，我的朋友们就厉害多了。关系最要好的飞鸟信一郎，嘴里念叨着“要成为高级无业游民”这般莫名其妙的话，甚至连就职活动都没参加。他在学生时代就向出版社兜售自己的英美怪奇小说的译本，还搞起了不知具体内容的英美文学研究。尽管对我保密，总觉得他在暗中写着什么推理及怪奇幻想系的小说。从旁人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吊儿郎当的生活方式，但了解他的人都无不承认他的才能——在我看来，信一郎坚定地认清了自己该走的路，至少比我更积极地活着。

另一个友人祖父江耕介，仅仅依托学生时代就向推理小说杂志社投稿的“实践成果”，很快便去了东京。而实际上所谓的成果并没什么用，终究还得靠自己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开始。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说道：“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果然还是要去东京。”虽说是有点草率，但他和信一郎一样，清楚地明白己想做的事，对于达成目标的应该怎么做，也有在认真地考虑。

不过恐怕从周围的成年人来看，还是就职成为正式企业员工的我看起来最正经吧，不管怎么想，那两个人衣食拮据，都不能自食其力，某种意义上说那样的想法倒也没错。

然而，当时的我，似乎一直憧憬着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份憧憬或许就是对信一郎和耕介自卑感的投影吧。

作为公司组织的一员，我每个月都领着薪水，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们两个虽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却还没法完全独立养活自己。但是，多年后两人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一定能成为那个领域的精英吧。而我呢，还是赖在当前的岗位上拿工资聊以度日的人吗？

这既非空想也非错觉，当时的我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了三个人未来的样子。而我却无法可想，只觉得自己是个懦夫。

这种羞耻之心是否被察觉到了呢。，此时信一郎却忽然这般对我说道：

“你以后会成为作家的。”

飞鸟信一郎是个奇怪的男人，明明生在关西，长在关西，却似乎很早之前就不说关西话了。虽然操着一口所谓的标准语，对于电视时代的人而言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本人更是觉得理所当然。不过口音和东京人毕竟还是有些许不同，感觉不太能让人猜得到出身地的样子。在关西度过了小学初中高中时代，说着一口东京话还能在学校里不受欺负的人应当不存在吧，所以他的真实口音应该并非如此。而祖父江耕介即便去了东京，他的关西腔也丝毫未见废置的迹象，反倒愈发磨练起来。结果，只有我被这两个人的口音所影响，连说话没个主调。

总之，若是耕介操关西腔说出“你啊，以后肯定是个作家啦”， 或许

我并不会当真。而当一郎以那种独特的腔调说“你以后会成为作家的”，就会让人心里莫名弥漫起一丝不安的气氛。

在学生时代，我确实出过同人志，还写了三部曲的推理小说。就业之后，也依旧坚持着寥若晨星的写作。但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些所谓作品其实根本不成气候，因而对于信一郎说出这样毫无根据的话——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愤懑的。本来你自己不就在写小说么——我也有些莫名的气恼。

更何况，他还用那种真假莫辨的口吻，时不时地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能成为日本的埃勒里·奎因的就只有你了”

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能写得出那种逻辑很严密的本格推理小说，而是由于我已然退休的父亲是曾担任过警视正[注1]职务的警察。所以我若成为推理作家的话，就能和埃勒里·奎因以及奎因警官一样。仅此而已。

虽说奎因什么的只是个恶劣的玩笑——原本比起奎因我更喜欢的是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注2]。即便这样，我也从没想过要变成那样的身体和性格——能够成为作家之类的言论，一方面权当胡言乱语；另一方面却又很在意这家伙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虽然我嘴上把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狠狠批判了一通，不过当时的我在内心的某处，其实也将他的话当作了某种依据。

沉浸在被友人抛下的挫败感而困扰不已的日子里，每逢休息天，我就会在杏罗的街道上漫无目标地游荡。那里有着中小学生时代来来回回见惯的景色，也有生活了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映入眼帘的光景。

信一郎把我的散步冠以“乱步”这样有趣的称呼，虽然有时候会一起“乱步”，但大多都在途中就分道扬镳，没有一次是一起走到底的。因为在“乱步”的过程中，“乱步者”最优先遵循的就是朝自己想去的方向一鼓作气前进到底的冲动。即使是我想进某条小巷，只要信一郎无感，就只好在那里分手，这就是所谓的“乱步”。

只是当时，我在散步中寻求之物，是萩原朔太郎[注3]《猫町》里的叙述者，在散步的途中故意利用方位的错觉，开启自己在现实世界背面名为 “某个四次元的世界——景色背面的真实性”旅程的幻想。对书中主人公为了实现这个旅程，付出种种感人努力的描写，更是产生了无限共鸣和怜惜。

就在这算是散步也好徘徊也好彷徨也好的“乱步”这么继续着的时候，我到达了杏罗町这个地方……

杏罗町还残留着昔日城下町[注4]的风貌，其实这里也并不是真有座城，而是以寺院和神社为中心形成的寺町。由连绵不绝的寺庙墙垣和民宅之间错综复杂的道路所构成的街道，如同及其精巧的电影布景一般，就像是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日式迷宫。有几处民宅还呈现出重要文化遗

产风格的建筑，在那样的间隙里偶尔也能窥见到茶馆等商铺，其年代之久，甚至是令人感叹它究竟是何时创立的。由于道路及其逼仄，鲜有车辆通过，甚至连行人都很稀见。本来是散发着观光客如雪片般涌入也毫不奇怪的气氛的地方，肯定是因为没记载到观光手册吧，现在基本看不到那样的迹象。

最初造访这里——不对，应该说是误入这里的时候，真的有一瞬间时空错位的感觉。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傻傻的念头：之前在NHK少年系列电视剧里看到的，发生在科幻作品里主人公身上的事，实际在自己身上不也发生了么？

当然了，那只是现实中杏罗町的某处，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确确实实是异界，只会让人觉得是自己碰巧闯入了存在于异空间的奇妙街道。

那天我只是确认过地点后就踏上了归途，还没来得及在街上漫步就急忙踏上归途。那是因为来到杏罗町之时，天色已然暮色沉沉了。但真正的理由，乃是感觉自己若贸然涉足这个小镇，眼前存在的一切就会分崩离析。尽管这是一道令人魂牵梦萦，有着甘美乡愁的风景，但某处又似能窥见扭曲的物事潜藏在深处。这样一个特别的世界，会被自己的行动所践踏破坏——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那时的杏罗町，果然还是另一个杏罗町。抑或是我自己正处于白日梦之中，用异界人的眼睛看着杏罗的街道么。

之后的“乱步”每几回就会去一趟杏罗町，不是每回都去，是生怕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地方，又早早地厌倦掉。

但这完全是杞人忧天，相反几回一次的频率总让人深陷于饥饿感中，不久以后就发展成欲求不满。很快每几回一次就变成两回一次，乃至于到了最后，原本漫无目的的“乱步“本身，就意味着是去杏罗町散步。

厌倦的问题是不用担忧了，但其他的忧虑也接踵而至——自己真的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逛遍小镇的角角落落么——即使我也就时年二十五而已。杏罗町的街道，对我来说是极富魅力的。以至于美妙也好华丽也好，孕育情绪也好感知风情也好，都和以上这些感觉截然不同。这感觉既非幻想也非唯美，就如同我最初写的那样，自己的时间虽流动如常，周围的时间却似已停滞，就是这样的心境。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怕，但至少于我而言，还是挺舒服的，甚至令人想要身心都托付进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这样从初次造访杏罗町开始，不知过了多久，我找到了一间旧书店。以往出差等去外县时，没有什么比有时间找到旧书店更令人欣喜的事了，因此当知道杏罗这个镇上也有旧书店的时候，我的内心一阵雀跃。

之前一直错过这家旧书店，是因为它坐落于一条小巷的深处。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小巷入口的墙壁上，有一块木纹鲜明的招牌，上面用毛

笔手写着“古本堂”这般一眼就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店名。不过比起个别的民宅和商店，我的双眼已然被街道的整体印象所魅惑，于是这么重要的招牌就迟迟没能看到，直到在某一个恰当的时间，倏然跃入眼帘。

走进小巷径直往前，路的尽头是一扇门，那是一扇可以伴着咯咯声横向滑动的玻璃拉门。店内的空间如鳗鱼巢穴般细长地向里延伸开去，要不是有门，也许就会产生这个小巷子仿佛在此延伸开去的错觉。入口左侧的墙壁上排列着单行本的文艺类书，右侧墙壁则是文学、史学、心理学、民俗学等专著的书架。视线尽头处坐着一位店主模样，年龄不详的男性。因为店内的通道在那里折成了U字形的缘故，只能看见他的左半身。继续走下去又是同刚才般狭长的店内通道，尽头处有以扇门，通往另一条小巷的。也就是说，在U字形的两个顶点上分别各有一扇门。

然而，与两扇门各自连通的小巷，无论走到哪都不会相交。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个小巷都通往了完全不同的场所，刚好符合迷宫一般的杏罗町的构造。这和江户川乱步乐于使用的，同样一间房子里外却通往完全不同地方的设定——町的名字不一样，诡计却是如出一辙。了解了这个构造令我很是开心。事实上，最初我进去的小巷面对的路称作“杏罗町米道”， 而另一头出入口的名子则是“杏罗町家中”。顺带一提，从另一出口折回U字形的店内，左手陈列着新书，右手则是陈列着文库本的墙壁。

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店还会不定期发行一本名为《古本堂通信》的小册子，LOGO上就有U字。封面是LOGO和两个小巷对应的地名、店铺的地址和店内的布局，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而言起到了地图的作用。据说不管是“杏罗町米道”还是“杏罗町家中”，写任一地址，都能在“古本堂”收发邮件，这是多么有趣的店啊。

从那以后，我就沉浸在“古本堂”里了。固然是因为那里的推理及怪奇幻想系的小说库存丰富，不过最主要还是被店内独特的构造所吸引吧。

不久之后，我和“古本堂”的主人神地先生也渐渐搭上了话，彼此间虽然交流不多，但对于读过的书籍，也讨论过一些相关的感想。无论何时到店，客人都寥寥无几。甚至少到偶尔遇着盯着文库本的书架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都会不由地心跳都会加快。虽然这门生意如何进行看似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旧书店只要涉足专门的领域，就不愁没顾客光顾，毕竟很多旧书店连个店面都没有。或许是我太过多虑了吧。

与其说这个“古本堂”的事——不如说杏罗町的存在，我一直是对飞鸟信一郎是保密的。从最初误入杏罗町，到发现“古本堂”的时候，其实都迫不及待想告诉他。不过一旦两人碰面之后，“待会再说吧”“还是下次再说吧”“要么干脆下回带他一起去好了”——不知怎么的，就这么拖延到了现在。大约是自己想独占这片地方，这样偏狭的理由吧。事后想想，在为私自隐瞒秘密而愧疚不已的同时，竟也产生了些许快意。故而那时所以真的是很难开口。

契机还是因为无聊，信一郎久违地提出了要一同去“乱步” ，于是便一起外出了。但那时候我只要心里想着“乱步”，脚就自然而然地朝着杏罗町的方向去了。等回过神来，发现已然把信一郎领了过去。

我并不清楚他对这个小镇抱有怎样的感想，或许只是觉得还不错。尽管如此，似乎都不用多加说明，对于我十分中意这里这件事实，他早已心照不宣了。

这样的信一郎，也一眼就被“古本堂”所吸引。很快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即便是他独自一人出门也会造访那里。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据说某天神地先生从店里压箱底的地方拿出了一本书。那个时候旧书店的主人已然将信一郎和我的兴趣嗜好熟稔于心，因而预想到若是我俩的话，应该会感兴趣的。

就让我粗略地说明下吧——这是一本名叫《迷宫草子》的，文库本大小的书，其实就是一本做工幼稚而拙劣的同人志，怎么看都是外行人手工制作的产物。对，就是字面意思那样，劣质到让人觉得那就是自己亲手一本一本做出来的东西。不过，从装订形式和内部排版来看，意外也能窥见相当的品味。总之那样的能力和制书技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东西。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做了皮革封面，遗憾的是还是彻底失败了。皮革并未拉伸到位，无数的褶皱包覆着整本书。

信一郎当场检查了书里边的内容，瞬间领悟到那是一册非常奇妙而又特殊的书，便以破格的价格买下了这本寂寂无名的同人志。当他用难得兴奋的语调联系我的时候，我也觉得那并非一般的书，他那喜不自胜的心情扑面而来。

之后，信一郎和我就围绕着《迷宫草子》这本奇特的书，陷入了奇妙至极的阅读体验。虽说是奇妙至极——但细节部分已经记不得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如此强烈的体验却只留下了淡淡的记忆，从头脑的深处，深之又深的深渊之底，徐徐地，缓缓地，渐渐地苏醒过来。

十几年前朦胧的记忆慢慢复苏的契机是在去年夏天刚写完出版物《忌馆 恐怖作家的居所》后卧床不起的时候。

就我个人而言，那篇原稿就是为了和那个屋子里发生的种种事诀别而写的，但在脱稿后，身体状况就一下子崩溃了。主治医生读了《忌馆》之后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惊诧地告诫道：“光是遭遇到那种事就已经是大问题了，还去写追忆体验的稿件，怎么可能没事！”所以劝告我无论是工作还是兴趣，暂时禁止接触推理、恐怖、怪奇幻想等领域的书。说是要慢慢疗养，让精神先放松下来。

实际上我自己也有想要悠闲地度过一段时光。公司方面的话，由于带薪休假多得都堆积起来了，所以问题不大。冬季《日本恐怖丛书》的企划数量也会减少，所以对工作几乎没有影响。久别回归故里，去会会

信一郎等，聊聊天南海北的话应该也不错吧。——正这么想的时候，关于《迷宫草子》的记忆片段，细微的，些许的，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当时，在逐篇通读《迷宫草子》的同时，那些记忆也慢慢地复苏了……直到回过神来，现在的我已然完全沉入了脑海的深处，仿佛重新置身于十几年前的，遥远的事件之中。

结果，尽管被告知禁止接触推理、恐怖、怪奇幻想等领域的书，我却还是一点点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

以记录那屋子里的恐怖体验为契机，其他令人厌恶的记忆的封印不会也被解除了吧......

不对，与其说记忆的封印被解除了，还不如说是记忆本身——不对，准确地说，伪装成记忆的某种恐怖事物，以磅礴的气势喷涌出来的感觉……

那简直……简直……就好像精神病人被强迫读记在病房青白色墙壁上扭曲的故事，一面体会着这样的情绪，一面复苏着曾经的记忆…….

《迷宫草子》……

这确乎不是一本单纯的同人志……

[注1] 日本警察法规定的日本警察阶级之一。位于警视长之下，警视之上。
[注2] 美籍推理小说家约翰•迪克森•卡尔（1906~1977）于1934年至1953年发表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系列作品所塑造的侦探形象，以不修边幅和擅长密室推理著称。
[注3] 萩原 朔太郎（1886~ 1942）,日本诗人，大正时代开创了日本近代诗新纪元，被称为“近代日本诗歌之父”，《猫町》是其小说的代表作。
[注4] 江户时代，以大名居城为中心的发展而成的市街。

迷宮草子

迷宮草子　創刊号＊目次

第一話「霧の館」　依武相　5
第二話「子喰鬼縁起」　丁江州夕　47
第三話「娯楽としての殺人」　泥重井　95
第四話「陰画の中の毒殺者」　舸数回一藍　185
第五話「朱雀の化物」　筆者不詳　219
第六話「時計塔の謎」　舌渡生　297
第七話「首の館」　裕　349
編集後記　475

第一話　「霧の館」

依武相



第一话 雾之馆

依武 向

那个少女，究竟是谁……

当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回想起那时的体验之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锈橙色和浊白色的涡卷着的，悄无声息的世界。一面沉浸于时而清晰时而朦胧，色彩斑斓的无声世界；一面转眼看向外，蓦然发现发现彼处有一个业已被锈橙色所浸染的世界。

明与暗并存的奇妙世界——

昼与夜相对的二重世界——

是的——那时的我，正处在大凶之刻的正中间。

*

大凶之刻迫近了。

沐浴了朝霭之后，那些在日光中闪耀着光辉的新绿，现在看上去也好似吸饱了水分的布料一般漆黑。自树缝透过的残照余晖，宛若锈蚀的橙色般，与弥漫四散雾气里浅眠的乳色相互交融，呈现出迷幻魅惑的彩色世界。

置身其间的我，木然地枯立那里，无法理解方才所见究竟为何物。不对，此时看到的明明就是个孩子，一个身着白衣，男女莫辨的小孩子。

正当环顾四周，为自己是否迷失在山间心焦不已的时候，那孩子就站在生长得苍绿茂密的树丛的阴影面。看到他朦胧浮现出来的瞬间，着实吓了我一大跳，紧接着那孩子竟突然凭空消失了，更令我的脊背流过一股恶寒。

在大惑不解的同时，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迷路了。虽然想着不能在晦暗之处四处活动，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奔逃起来。甚至连肩包被树枝缠拽也顾及不上，在山间小路拼命发足狂奔，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这里。

回过神来的我，已然飞奔到了一间洋馆面前。

那是在英格兰北部很常见的，由露明木骨架的轴组样式[注1]建造而成的房子。这被称之为洋馆的房子很是雅致，而它于雾气中忽隐忽现的样子则很好地营造出了那种氛围。

已然陷入半迷茫状态的我，鬼使神差地推开了小铁门，潜入了洋馆的庭院内。

走近一看，那是北方特有的木制轴组样式的外廓，高耸的飘窗勾勒出了洋馆的整个正面。一边仰望着铺着石板瓦的屋顶，雕刻着斜方格子以及菱形图案的柱子，我踏进了庭院的腹地。

由于弥漫着的浓雾以及迫近的暮色，刚刚丝毫未曾觉察到屋子的背面是一个大湖。即使放眼望去也无法丈量湖面的真实大小，只感到一团漆黑的湖面发出宛若生物般的气息。

“竟然在这样的山里……”

不由地小声嘀咕时，背后忽然传来畏怯的声音——

“谁……”

吓了一大跳的我，当场就僵住了。

“对、对不起，擅闯进来……”

道歉的话是脱口而出了，但却没能回头看。由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缘故，身躯更加僵硬了。

过了好一会儿，感觉不能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于是我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拙而又战战兢兢地别过头去。

在急遽变浓的黑暗中，雾中的颗粒反射着馆内漏出的光，缓缓地漂浮在四周。虽说已经到了春天，但是在寒冷侵肌的山里，躯体的温度仿佛被这笼罩着宅邸的雾气吸收了似的，愈发感到寒冷难耐。

但是这雾气就好似外衣一般，披在了我眼前的这位少女的身上。她怀抱黑猫伫立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你好像不是村里的人吧？”

和少女的眼神碰撞的瞬间，我就似被那双瞳孔吸入一般，岂止完全无法挪开视线，甚至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其、其实……”

少女用飘忽不定的眼神，凝视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她似乎平素没怎么见过人，亦无法很好地理解我的存在，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妖异的感觉。

我只能语无伦次地拼命解释道：

“其实，我是在纵向穿行朱雀连山的雾之岳的时候，不知怎么迷了路……然后碰巧来到了你家门前。”

少女依旧面无表情，微倾着头貌似在听我说活，在一阵无以言喻的

沉默过后——

“这边请。”

少女招呼着我，绕过刚才的院子，将领我进了宅邸之中。

甫进玄关，横贯长方形屋子短边的走廊笔直地向前延伸着。走廊中间，打开左手面的门，通往的似乎是兼作餐厅及起居室的大堂。

背朝门的右手边的墙壁上有暖炉，暖炉前放置着餐桌；左手边则是面向庭院的观景大窗和一套待客用的沙发。

而能作为光源的，就只有窗边的带灯罩的台灯以及暖炉中的火焰，所以整个大堂显得有些晦暗。呈现出仿佛把大凶之刻封印于其中的，充满幻想的——同时又有点恐怖的光景。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存在我潜意识里的，对于这间房子抱持着憧憬与不安的二重矛盾心理的体现吧。

尽管如此，看着暖炉里跃动着的温暖火焰，我的心绪也渐渐平复了。和少女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时，终于可以详细地述说自己迷路的经过了。总之，要先让她明白我并非什么可疑之人。

和少女谈话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完全弄错了方向。本打算沿着朱雀神社参道的登山口，穿过雾之岳前往鬼户牧场，结果却朝着截然相反的通往神神栉里的方向走去了。据说，从这里到神神栉村，沿着山路至少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现在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山脚下的村子了，今晚就请在这儿住下吧。”

少女如是说道，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刚刚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而竭尽全力的自己，再次凝视着被台灯光晕照亮的少女的容颜，内心不禁为那份楚楚可怜而悸动不已。

在雾中初遇之时，那种难以言喻的妖氛早已不复存在，但那特征鲜明的，视线游移不定的湿润眼眸，依旧充满着未解的谜团。那可爱面容下隐藏着的神秘妖异，尽管依稀觉察到这种不平衡感之中蕴藏着某种危险，但自己依旧被少女所深深吸引，完全无法抗拒。

少女说着要准备晚饭，就从我们进屋的门出去了。

一人独处之后，寒意又卷土重来。当我为了取暖而横穿大堂时，听到走廊上传来微弱的说话声。

虽然想着我可不必偷听，但受好奇心驱使的自己还是轻轻推开了门，把头探向走廊，一动不动地侧耳倾听。虽说谈话的内容几乎未能听到，但貌似是因为我而起了争执。

是啊，尽管少女让我住下，不是还没跟她家里人打过招呼么。

还是去里面的房间说明下情况好了，就在我刚出门踏上走廊之时，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这一家人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的深山里呢？

当“究竟是何方神圣”的疑念在脑内一闪而过的时候，双腿忽然就迈不开步了。就在这时，我头一回感觉到一种正体不明的恐惧。

不久，觉察到似乎有人过来的声音，我一下心焦起来。这份焦虑恰到好处地解除了魔物诅咒的束缚，双脚终于重获自由。我慌忙地折回了沙发上，假装自己一直都坐在在这里。

门口忽然亮堂起来，紧接着少女端着托盘的身姿出现在那里，托盘上置着几盏烛台。

“给您添麻烦了，这里的大灯两三天前就已经不能用了。”

少女把烛台在餐桌上摆好之后便招呼我坐上了椅子，但此时以下两件事却让我觉得疑惑。

其一是两人坐的地方。长方形餐桌的长边与暖炉平行放置着，我和少女分别坐在短边前，正好相对的位置。就像外国老电影里登场的古堡大厅内，仅有两人共进晚餐的情景一般。

其二令人在意的事，是烛台摆放的方式。烛台共有四盏，其中两盏在我的左右两侧，一盏在餐桌远离暖炉一侧的长边的正中央，剩下的一盏则孤零零地放在少女的旁边。乍一看似乎是随手而为的摆法，却因为这种缺乏均衡感的形制，隐隐渗出一丝无法言喻的诡异。

这样的摆放方式是有什么理由吗？

这都是我的胡乱推测而已。比如桌面上可能描绘着什么五芒星之类，具有特殊涵义的形状。虽是愚昧的想法，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大概是缘于现场那种异样的气氛吧。

回过神来，才发现对面少女湿润的眼眸一直注视着我，就像要把我脑内的一切都看穿一样。若非这样的场景，我真差点误会了少女的意思。

不能否认的是，虽不是自恋，但从少女的眼神之中亦能读出与之相近的情感。更确切地说，就好似第一次看到自己以外的人……如此这般的憧憬之情，毫无疑问蕴含其中。

过了一会，貌似少女祖母的老婆婆现身此处，并开始摆放餐具。

“啊，晚、晚上好。不好意思，突然以这种形式上门叨扰。”

我慌忙从椅子上起身，鞠躬问候。

但是，老婆婆却一言不发，甚至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完全无视这一切，默默地摆完餐具后便离开了大堂。

直到老婆婆的身影完全消失为止，我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立着，半认

真地思考自己是否有过什么失礼的言行。但当视线转向少女之后，只见她微微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抱歉的神色。我才知道并不是这样，我只是被老婆婆当成了“不速之客”而已。

刚想着趁她不在终于可以悄悄向少女打听她的家人以及这间房子的事，老婆婆就如同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般，端着炖锅重新现身。然后用餐时间就开始了。

我就从自己是一名就读文学系的大学生说起，因为被东城雅哉的小说吸引而前往朱雀。慢慢将话题转移到与此地相关的内容上来，然后再借机引到少女及她的家人。

但每当提出的问题与少女稍稍有关时，她的回答立刻就会变得含糊不清。而且，老婆婆也会突然跟少女搭话等，把话题硬生生打断。结果费了好大力气也就了解到：少女名叫沙雾，在这家里和老婆婆两人相依为命，仅此而已。我推测老婆婆大概是佣人，就像古代侍奉公主的乳母般，当然，所谓公主即少女本人。

已经暂时不必担心露宿野外的我，对自己的置身之所有了点模模糊糊的了解，然而好奇心已然被这个谜一般的屋子，名为沙雾的少女以及和她有着奇妙关系的老婆婆所勾起，一发不可收拾地生长起来。

问题是，如果只是老婆婆插话倒也还好，关键是沙雾本人看起来也不想多说，所以无法深入询问。总之，在那种场合只能暂时放弃，等以后创造出与沙雾独处的机会再说好了。

晚餐就在这般尴尬的气氛中进行着，明明很饿，而且菜色也不差，却怎么也吃不下饭。老婆婆并没打算一起吃饭，一心只顾服侍着沙雾用餐。依旧对我一语不发，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在这种情形下，吃不下饭恐怕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吃完晚饭，就让沙雾指路去了洗手间。固然说解决生理需要是也不假，但想要参观调查这间宅邸的想法更加强烈些。

在走廊迅速巡视一圈后发现：宅邸的右翼部分，也就是大堂的对侧空间，乃是厨房和浴室等日常生活相关的区域。同时也窥探到了很像老婆婆住的房间，虽然这么做的确不妥，但我对于她身份的推测也得到了确认。

回到大堂，已然不见沙雾的踪影。

正寻找她时，却在餐桌对面看到了她跪在暖炉面前的身姿。

“你冷吗？”

我一边走近一边询问，但她却保持那样的姿势默不作声。

正当我觉得奇怪的时候，沙雾倏然立起身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之后只见她肩膀猛然颤抖了一下，战战兢兢地转过身来。

与她四目相交的一瞬，顿感寒毛直立。

那是因为她的表情明显夹杂着惊愕与恐惧，原本视线游移且魅力十足的双瞳，现如今却死死地凝视着我。

我也被吓得噤若寒蝉，宛若被希腊神话的戈尔贡女妖注视而石化一般，直直地伫立在那里。我们就这样互相对视着，感觉时间过了许久，实际上可能就两、三秒的样子。沙雾迅速背过身去，好似刚刚起身那会一样，身影就这样消失在大堂的最里面，通往左翼的大门处。什，什么情况？

完全搞不清来龙去脉的我，完全束手无策。正在这时，忽然又感觉到了别的气息，回头一看，通往宅邸右翼的门也悄无声息地阖上了。

欸……？

忽然感到一股莫可名状的恐怖，伴随着某种声音，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沙雾露出那样的表情，难道是在我身后看到了什么吗？

这样的念头刚刚闪过，毛骨悚然的情绪就自脊背处油然而起。倘若她在我背后看到了什么，不对，要有人在的话，那也只能是老婆婆了。但倘若真是那个老婆婆在我身后，为何沙雾会如此大惊失色呢。

那究竟是怎样的景象……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不祥的画面，拿着厚刃尖刀的老婆婆悄悄接近我身后，慢慢地抬起凶器——如此天方夜谭的光景。

这又不是安达原的那间屋子[注2]，这人又不会是那个恶鬼老妇……

被空想吓得战栗不已的自己，实在是可笑至极。但是，自脚尖爬升上来的寒意，即使靠近暖炉取暖也无法将其轻易驱散。

加上暖炉的左手边的那扇通往宅邸左翼的门，正似漆黑的大口般朝我张开。若是长久凝视下去，仿佛之前那个白衣小孩就会出现，喊着“过来呀，过来呀”召唤着我。

自从来到这个宅邸，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少女和老婆婆诚然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但也都是普通人而已，并不是在山中巢居的怪物。不仅如此，还给迷路到此的我提供食宿，然而内心为何竟会如此不安？

不，别麻痹自己了，这分明就是恐惧。对于一些未知的，正体不明事物的恐惧。尽管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然而不可思议的感触，异样的氛围，歪曲的空气这些不可见的异变，大约也能令我无意识地察觉到什么。所以即使大脑认为什么也没有，心情依旧无法平复下去，自己大概是害怕深藏在这间宅邸里的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还是调查清楚比较好吧。

我在暖炉前下定决心，往沙雾身影消失的宅邸左翼迈开了脚步。

门的那边是个小屋大小的空间，正面能看到一扇门，左手边则是延伸着通往二楼的阶梯。不知何时月亮已经出来了，借着从二楼的窗里透进的淡淡月光，能够勉强看清一楼的情况。

我毫不犹豫地爬上楼梯，不知为何如此确信沙雾的房间就在二楼。方才头顶闪耀着妖异的月光，如同在为我引路一样。但与此同时，每次向上攀登时鞋底与台阶间缓慢的摩擦声，嘎吱嘎吱地回响在耳际。仿佛宅邸自身在喃喃自语，朝自下而上的我发出警告——别再向上爬了！

走完楼梯，眼前的走廊朝左右两侧延伸开去。自面向庭院的窗户遥望天空，眼前是一片漆黑如墨的云层，只能自空隙之中窥见一丝月亮的轮廓。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微暗的走廊，朝右手边的方向再往前一点就没路了。接着稍微往左前进一段，就觅见一个门底的缝里透着光亮的房间。再往里走好像还有一扇门，因为月光正巧隐于云中的缘故，无法确认清楚。

我就站在第一道门前，稍稍往里窥探了一下。然而里面却寂静无声，这么倾听着不由得害怕起来。为了甩开这份不安，我终于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叩叩叩”的敲门声刚落下，里面就传来了声音：“请进吧。”

里面的人仿佛业已等待了许久，伴随着一瞬间的紧张，我不顾一切地推开了门。

那是一间有十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应当就是沙雾生活的地方。这里倒是没有宅邸所特有的厚重感和神秘感，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比起沙雾同龄人的房间，这里给人的印象还是大有不同的。

其一就是房间有着布满一整面墙的，数不胜数的书。虽然我自己很喜欢书，亦有一定的藏书，但这样的数量还是很不寻常。像沙雾这样年纪的少女，便拥有如此册数的藏书，只怕也可以归为异常一类了。

“书可真多啊！”

正苦于进屋之后不知该说些什么的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口说道，看来确实是被震惊到了。

沙雾身着雪白的礼服，坐在窗边的床上，用她那充满魅力的，却也能觉察到一丝不安的眼眸打量着我。

我也没和她搭话，纯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漫无目标地站在书架跟前。不知不觉中，目光已然追逐着浩如烟海的书名而去了。

庞大的藏书中的七成由古今东西的文学名著、推理及科幻作品构成，剩下的三成则是精神医学、异常心理学一类的书籍。其中既有正经

八百的神秘学书，也夹杂着相当多令人瞠目，内容幼稚的书，真是有趣至极。那些书本全都按着由上至下，从古至今的顺序排列着，这应该是她自己独特的整理法吧。

之前虽有很多问题想问沙雾，一到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开口。而现在，像这样参观着这些藏书的我，便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作为书虫的另一面。

“啊，这本书！”

回过神来的时候，话题已然转移到那些书本上了。

最初惶恐不安的沙雾，也因为谈到自己读过的书的缘故，气氛逐渐融洽起来。不知不觉两人一起入了迷，讨论起对各式各样作品所描绘的世界的评论、感想、思考，甚至往创作的乐趣方面延伸开去。

直到话题告一段落，沙雾正煮着咖啡时，我下定决心问道：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的深山里呢？”

但沙雾却好似全然没有听到的模样，极其唐突地说：“晚饭的时候好像听你提到东城雅哉的事，那你知道他的《梦寐的残照》这部作品吗？”

由于她的语调过于自然。我反射性地回答道：

“嗯嗯，以前读过”

感觉她的表情稍稍阴沉下去。

“即使在东城的作品中，这也属于幻想性和唯美性较强的作品，我非常喜欢。那部作品应该也是以朱雀为舞台的吧。”

“是以朱雀神社的双生巫女传说为题材的呢。”

“是的，东城通过自己的诠释，作为极棒的轻幻想小说，可以说是大获成功了。”

虽然沙雾岔开了问题，但我并无不悦，甚至还反过来顺着她的话题讨论开去，也是挺不可思议的。

“那部作品，你认为应当如何解释？”

不知为何她看似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那种事情怎么想都是二重身 (Doppelganger) [注3]吧。”

“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吗？”

“怎么说呢……Doppelganger那是德国的传说，相同的现象在英国似乎被称作Double，在印度则是Ka，所以可能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而在日本，我们一般称之为‘生者之灵’。”

感觉沙雾的脸色似乎有些发青，应该是心理作用吧。毕竟爱读推理小说和神秘学书籍的她，理应不会被这些话吓到的。

接着又聊了一会，我起身告辞了。虽然沙雾说要给我准备客房，但我回复说自己有带睡袋，睡在有暖炉的大堂里完全没有问题，谢绝了她的提议。

想着要道声晚安，再次将视线投向沙雾，如今的她愈发温婉可怜，令我的心头如鹿撞一般跃动不已。虽然她的白色礼服之上并无其他装饰，这份质朴却愈发衬显出沙雾的魅力。估计她房间的衣柜里一定没有同龄的少女爱穿的衣服吧，墙上挂着的黑色衣服也只是颜色不同，式样和白色的别无二致。

虽说有些不好意思，我对女性的衣服产生如此的兴趣还是头一遭。当然真正在意的，应该还是穿着它的人吧。

正欲走出沙雾房间的我，忽然觉察到走廊里似乎有某种气息。不对，应该说就是之前感受到的那种气息。

我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打开了房门往走廊探出头去，一瞬间只觉得毛骨悚然。

走廊中的暗影中，站着一位白色礼服的少女。

慌忙回头看向房间，确认了沙雾就在那里，就在之前我们欢谈的圆桌边，好好地坐在椅子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不经过站在门口的我，怎么可能去到走廊上呢。

又急忙将视线转到走廊，两三秒前犹在的少女，此刻已经踪迹杳然了。

面对一脸茫然的沙雾，我再次道了声晚安，便进入了走廊。脖颈上依旧寒意未消，我鼓励自己在没有月光指引的黑暗走廊里，摸摸索索地前进。

好不容易踏上楼梯，偏偏此刻又不禁想起了山里遇到的那个白衣小孩，一时间上臂寒毛悚立。连滚带爬下了楼梯，总算顺利回到大堂。

整个大堂除了暖炉的周围，仍旧被业已衰减的火焰勉强照亮之外，大体上一片漆黑。我从背包里取出睡袋，在暖炉旁铺开，立刻钻了进去。无论如何，想到自己被睡袋包裹着，总算也有了一丝安心感，暖炉的温度多少也是有所裨益的吧。

一整天待在山里，还因迷路耗去不少无用的功夫，身体已是精疲力竭。意识却始终清醒怎么都无法合眼，满脑子想的都是山中看到的孩子和走廊里出现的少女，还有沙雾的事。

那个孩子和先前的少女，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人吗……？

我屡次喃喃自问，但迄今为止都没见过那种东西。而深山老林里的

孩子，二楼走廊里的少女，都确确实实存在着那么，她们究竟是什么人？两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朱雀神社双生巫女的传说……

刚刚与沙雾的对话在记忆之中苏醒。

不会吧……难道说那即是“二重身”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固然不知为何物，但走廊上的少女应当就是沙雾的分身了。说起二重身事件里知名的人物，就是那个艾米迪·塞杰[注4]了吧，沙雾难道是她的转世吗？

睡魔依旧未能造访，暂时放弃入睡的我，从睡袋里爬了出来，坐到了面向庭院的沙发上。双眼已完全习惯了黑暗，透过窗帘的缝隙朝外窥视，庭院的轮廓依稀可见，但是，两三米开外的对面，便是漫无边际的，完全的黑暗。凝视着没有穷尽的黑暗深渊，倒颇似我此时的精神状态。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正当我觉得差不多该钻回睡袋的时候，听到了房屋响动。于是我坐在沙发上侧耳倾听，沙、沙……确乎有声音。刚在纳闷这究竟是何种声响时，忽然间意识到了——那是脚踩楼梯的声音。

音源在慢慢移动，一听就知道是有人从楼梯上下来。那时的我仿佛被铁链锁住般的，将脸转向通往宅邸左翼的门，全身都动弹不得。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脏就似要跳出胸腔般的高速跳动。

不久之后传来了开门声，似乎有人走进了大堂里面，与此同时，也不知是不是错觉，就觉得一阵彻骨的寒气侵入进来。

那人貌似并不准备经过暖炉前，而是欲绕过餐桌往宅邸右翼进发。尽管如此，当那人通过暖炉的正面时，衰弱的火焰也瞬间照亮了她的侧脸。

这不就是沙雾吗？

在黑暗中忽然浮现的，毫无疑问就是她的身影。我一下子全身放松下来，瘫软的身体陷进了沙发里。

“你也睡不着么？”

从适才的紧张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我，自沙发上站起来，正要接近她时，又忽然僵住了。

少女并未停下脚步。完全无视了我的问话，就这样消失在通往住宅邸右翼的大门里。

原来是她……刚刚在二楼走廊上看到的少女又现身了。

我将睡袋拖到沙发一侧，将它铺到尽可能远离大堂两扇门的区域，拼命试图入睡，努力不去回想这事，更准确的说，是努力去想一些于此毫不相关的事……

又过了一会，沙、沙……毛骨悚然的声音，开始再次从左翼的方向传来。

不会吧……

我将头埋进睡袋之中，慌忙捂着耳朵，拼命地想让自己的意识放空。然而，同样的念头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法消退——

那个少女，不会一整夜都在此这般徘徊着吧……

*

翌日天气晴好。

明明一直捱到清晨都没能睡着，却仍旧没什么睡意，大约是那股莫名的紧张感一直残留的缘故吧。

不过，时隔一夜，这幢神秘莫测的雾之馆，给人的印象就大不一样了。昨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宅邸，在阳光下重新看来，也不过就是一幢稍显古旧的洋馆而已。除了建造的地点过于偏僻之外，看上去就像是热衷探奇的闲人所住的别墅。

但这样想的话说不定就是落入对方圈套。谁知道是不是随着太阳升起的同时，宅邸自身就罩起厚厚的面纱，来掩藏自己真实的姿态呢。不过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幢平凡的建筑而已。

虽说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过于荒诞，但在我看来，依旧不能心生大意。

对沙雾的印象，也随着对宅邸的印象一同转变了。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自窗户射入的阳光打在她身上，看起来昨晚的妖氛已然潜藏无踪，甚至飘散着一种宛若虚幻的味道。不过，那眼神依旧是那么莫可名状，魅惑迷人。而在明亮处被凝视着，更令我似稚气未脱的少年般兴奋不已，内心如小鹿乱撞般难以安定。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少女时期所特有的魅力，而是她所独有的，与众不同的力量。

老婆婆依旧和昨晚一样对我完全熟视无睹，只是默默地准备着早饭。不过桌上摆放了两人份的餐具，所以理应还是有我一份的。在等待早餐期间，沙雾告诉了我宅邸周围的地形。令人欣喜的是，沙雾挽留我再住一晚，我当然即刻应承下来。不对，是恳求她让我住下。

用完早餐后，沙雾做了三明治，把咖啡灌进保温瓶里，和我一起去宅邸周围闲逛。令人惊讶的是，她只能介绍周边的地形，走到离洋馆稍远点的地方，她就有点不明所以了，多半并不知道真正的路。

于是我取出地图，以神神栉村为基点，边参照沙雾的话，终于找到了宅邸的位置。昨天是从傍晚至晚上，四周渐渐变得晦暗不清时，加之忧惧迷路的心理被逼到走投无路。不过时至今日就完全没有迷路的忧虑。

我们边走边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沙雾频频露出笑容。她虽说并不闹腾，却也会时常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这还是我头一回看到与她年龄相符的姿态。话虽如此，她并没有像昨晚讨论书籍那般高谈阔论，而是基本都在一旁倾听着我说的话。

但只需如此一起走在朱雀的自然风光中，于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连语言都显得不那么必要了，于是乎，我的话也渐渐少了。说不定沙雾也是一样的想法吧 。

我们抵达作为雾之岳的水源地流向神神栉村狐无川河道时，刚好是正午时分。河滩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我们就坐在那上面享用午餐。若能像这样外出的话，就不必承受老婆婆的无视，也不用像那样尴尬地吃午饭。何况和沙雾两人独处，听着令人舒缓的潺潺水声，恍若有种一开始就是和沙雾同去朱雀之地旅行的错觉。

狐无川流淌着的水，尽管离融雪之期已有一段时日，可还是冷到不行，十几秒钟足以令手指冻到失去知觉，使人颇有被朱雀连山深拥入怀的实感。沙雾或许是好久没出门的缘故，脸上稍显疲惫，但在河滩冰冷的水中，还是兴奋地叫出声来。

此时的两人，已然几乎不再有交流。明明昨晚聊得如此融洽，但今天出门散步之时，却也只能勉强继续着话题。不过那种尴尬的气氛，片刻消失了。最后即使彼此什么都不说也毫无苦恼，我们两就这样自然和谐地相处着，这应该是我们间的共识吧——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并不擅长人际交往的我，会和女孩子变得如此亲近，这是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事。更何况，似乎对对方开始抱有某种亲近之上的情感——

虽说如此，我仍未完全忘却昨晚遇到少女的事。尽管和沙雾相处的时间越长，越不会去回想。但就在昨夜，我的确两次目击到了，那个并非沙雾的少女。尽管对沙雾的确是倾心不已，也无法否定自己亲眼所见之物。看着沙雾的脸庞，时不时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和她身影重叠在一起的，那名少女的身姿……

重叠……分身……二重……

假设真的有二重身这样的现象存在，那就是说在沙雾身上也具备易发条件吗？

据说看到自己二重身就意味着死期将近，换言之，只有将死之人身上才会发生这种现象。沙雾身体瘦弱，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那种阳光健康的少女，但也没衰弱到会病死的地步。从这层意义上说，她也不过是随

处可见的普通少女而已。抑或只是我不知道，她已然罹患什么疾病，其实是在那个宅邸里疗养吗？

对了，沙雾有见过那个少女吗？

这才是最关键的事，但我也不能直接询问她，到底该怎样开口呢？总不能突兀地问“你有见到过自己的生灵吗”，平添她的疑虑吧。

毕竟在这世上根本不可能会发生那种事，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

在日本？……在这朱雀之地？……双生巫女的传说……

或者这难不成是超越人类认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吗？而我却有种强烈的念头，像这样纯真无邪的少女，是不可能卷入那样奇怪的现象中的。虽说这种想法完全没说服力，强词夺理到连自己都觉得莫名惊诧……

关于自己的奇妙体验，以及对于此相关的少女所抱持的感情，原本便在这两者间摇摆不定。而现在的我，感觉到了内心的感情明显偏向了其中一端，且倾斜过度了。

返回宅邸的路比想象的要短，是因为这路先前已经走过一遭。还有便是早上放松地沿途流连，晚上着急要笔直回去的缘故吧。

即使到达宅邸后也没着急着进去的我，希望和沙雾再稍稍享受一下两人世界，于是在庭院里闲逛着。只是沙雾看上去已经很疲惫了，我有点担心她，差不多还是早点去大堂休息吧，虽说老婆婆可能会来碍事，但总也不能让她太过勉强自己。

出乎意料的，沙雾反邀请我去湖边。我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这么跟着她绕到了宅邸后面。

昨晚未曾注意到，宅邸背面原来是一间泊船用的小屋。问了沙雾，才知道里面仅有一艘几乎没怎么用过的小船。我进入小屋，确认过那艘船虽说老旧，但还是十分坚固堪用。于是我赶紧登船，伸手把沙雾也拉了上来，让她坐在船尾。我也面对面坐下，操纵着双桨慢慢向湖心划去。

即便是在岸边看起来清澈透明的湖面，越靠近中心，就愈发显得浓绿。明明是身处湖面，却有种在浓翠葱茏的山林里穿行的错觉。

自湖上眺望，宅邸则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清晨潜藏下去的真实面容，自绕往后面观察后，此刻貌似又依稀浮现出来。我一面专心划桨，一面注视着这笼罩着谜团的屋子，说不定只要这么一直凝望下去，覆在这幢宅邸上的神秘面纱就会揭开。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发现二楼右边的窗户里似乎有着什么。

人影……？

我慌忙定睛凝视。右边的窗户，在纱雾隔壁的房间。应该就是昨晚

我去她卧室的时候，看到走廊最里面的那扇门后的房间。

不过，那里不是应该没人住吗……

我停下手中的桨，再次凝望着那里，这次才真真切切地看见，那个自窗帘的缝隙里窥视的老婆婆的脸。因为与宅邸距离尚远，所以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反正肯定又是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孔看着这里。就在这一念之间，迄今为止累计的愉快心情一瞬间化为乌有，心里顿时被瘆人的不安所浸染。

“累了吗？”

万幸的是，沙雾好像误读了我的变化。

“是有点啦，不过不要紧的。”

趁着她背对宅邸的时候，我赶紧蒙混过去，接着一口气把船划到了湖心。

随后我收起桨，听凭船身自然地摇摆，就这样清净无为地，等待一度动摇的情绪慢慢平复。沙雾似乎依旧毫无察觉，只是带着羞怯的微笑看着这边。就在我默默回顾之时，不安感终于逐渐减弱。紧接着，一个想法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们就这样漂流至太阳落山，湖面上腾起了水雾，稍稍吹起了微风，雨云也逐渐遮蔽了天空。

趁着雨还未落下，我们连忙返回了宅邸。沙雾似乎非常疲惫，直接就上了二楼，说晚饭前的时间想回房休息一下。

感觉要证实那个想法只有趁现在了，于是我靠近正在擦桌的老婆婆说道：

“我有点事想要请教一下。”

果不其然，老婆婆完全无视了我的提问，没给我任何回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这么默默无言地擦拭着餐桌。

“是有关沙雾小姐的事情。”

老婆婆的肩膀微微一颤，见此情形，我接着鼓起勇气问道：

“虽说我是外人，在这也颇受关照，不过还是单刀直入地问吧。”

“…………”

“沙雾小姐有个姐姐或者妹妹吧，双胞胎的那种——”

方才忽然听到沙雾的名字而下意识动摇的老婆婆，又回归了最初面无表情的状态，从她的脸色中也无法窥见任何信息。不过迄今为止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依然在我预料之中，接下去才是关键。

于是我目视着通往宅邸左翼的门。

“那就没办法了，我还是直接去问沙雾吧。”

边说边迈开了脚步，这当然是做给老婆婆看的。不过，当那个瘦小的身躯以不可能的力量一下子紧紧握住我手腕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发出些许惊呼。

“干、干嘛？”

“…………”

“请放开！”

“沙雾小姐她，是有个叫砂雾的姐姐。”

老婆婆用手指在餐桌上写了“砂”字，然后迅速起身离开，消失在宅邸的右翼。

虽说我也有考虑过事态的展开，却没想到这么简单就问出来了。刚在湖上想到的解释也很牵强，但老婆婆居然如此爽快地承认了那个推测，着实更令我瞠目结舌。“去问沙雾”这句话未想竟会收获如此奇效。果然，她们两人间有着我无法窥知的羁绊吗？正因如此，老婆婆才对沙雾相关的一切如此倾尽全力吗？

过了一会才注意到，沙雾的脸色有些苍白。虽说一直休息到晚餐时间，疲劳似乎依然没有缓解，反正本来就没什么要紧事，今晚还是别打搅太久比较好。

我联想到了此地流传已久的双生巫女的传说，于是脑海中灵光一现，那个传说很明显地指向了“二重身”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人即两人。现在我只不过是逆推了一下，倘若只有一个沙雾的情况无从说明那些现象，那么有两个沙雾才是合理的解释。

最初暖炉前现身的少女，第二次走廊上站着的少女，以及第三次大堂里走过的少女，并非沙雾而是砂雾。砂雾的房间大概就在宅邸二楼的深处，沙雾房间的隔壁。看她的样子，或许是患有并发梦游症一类的心理疾病吧。

这对姐妹到底出于什么理由，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宅邸里，我并不得而知。到底是本人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原因，目前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别。或者我就根本不该刨根问底吧，毕竟也只是个过路的旅人而已。现在想来，老婆婆这样顽固不化的态度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她在照顾着姐妹俩日常起居的同时，也在守护着她们远离世俗侵扰吧。

一方面觉得不该涉足太深，另一方面自己又希望能拯救沙雾。但是，究竟要救他什么呢？沙雾自己并未倾诉遭遇，寻求帮助，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在此鸣不平，这不太滑稽了吗？

不知不觉中外头已然被夜雾笼罩，开始下起了雨。我一边听着雨滴

敲击庭院草木的声音，一边暗自下定了决心。

无论沙雾处于何种境地，哪怕她本人不愿意，我都会救她。倘若事态真的严重，即便她不以为然，我也要强行带她离开此地。

虽说我对具体的事情依旧一无所知，却也如自我暗示般，一刻不停地在内心深处喃喃自语。

今天的晚饭，吃得比昨天更煎熬了，是我太在意老婆婆了吧，但对方却对我视若无睹。这顿晚饭令人无论如何都想速战速决。

沙雾似乎觉察到我的情绪，也很快结束了用餐。

“去二楼吧？”她对我说。

走完楼梯，我的视线就不由地被吸引到走廊深处，沙雾邻屋的房门那里。

砂雾应该就在那扇门里吧。

和那个奇怪的姐姐一起生活，沙雾到底作何想法？两人的关系不太好吗？没有交流吗？不一起吃饭吗？还是说砂雾的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进行日常活动了么？

在沙雾的房间里，两人一面侧耳倾听逐渐变大的雨声，一面如昨日般聊着书的话题。与昨晚不分领域泛泛而谈不同，今晚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古典侦探小说。

事实上我是想问砂雾的事，家里的事以及沙雾自身的事情，但看她那么开心地谈论着侦探小说，该如何开口才好呢？明明吃晚饭前自己那么决绝，但实在是问不出来。

过了一会才注意到，沙雾的脸色有些苍白。想着她一直休息到了晚餐时间，疲倦感应该消退了吧，但却事与愿违。本来身子就不怎么好，今晚还谨慎些，适时回去吧。

外面的雨势渐增，风也愈加猛烈，一场暴风雨已经迫在眉睫。于是我就建议说，照这天气明天一早启程肯定是不行了，还是等到上午视情况而定吧。没想到沙雾提议，既然这样的话，待到天气放晴之前，我们就在这房间里一起看书好了。

若是明天暴风雨如约而至的话，或许还能再住一晚，我暗暗告诉自己，那是救出沙雾的最后机会。

与这沉重决定相反的是，我在离开房间之前来了点恶作剧。趁着沙雾想要挑选明天看的书，转向书架的间隙，我悄悄将床边的闹钟设置到了早上六点半。平时在七点半左右自然醒来的沙雾，明早绝对会吓一大跳吧。虽说这只是个无聊的恶作剧，但即使是恶作剧，沙雾肯定也没有被谁捉弄过的经历吧

那晚上我也在睡袋里入眠，为了不妨碍夜间走动的砂雾，特地睡到了大堂的窗边。明天沙雾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我一边思忖着，一边慢慢进入了梦乡。

*

等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手表的指针已然指向了七点十二分。本打算早点起的，看来是睡过头了。

沙雾应该起床了吧，还是睡回笼觉去了呢？

原本计划六点半去她的房间，嗤笑她睡眼惺忪的模样的恶作剧。虽说错过了那一幕着实令人心疼，但一想到沙雾怒气冲冲的样子，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昨夜的暴风雨似乎是在黎明时分衰减了，现在转成了小雨。然而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似乎随时可能还会下一场大雨。

我将睡袋收拾好以后就跑上二楼，敲了敲沙雾的房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啊哈哈，这算是被闹铃吵醒的回礼吗？”我一面暗自想着，一面又敲了敲门。

一定是正在气头上的沙雾，故意无视了我的敲门吧。

“睡醒了吗？那我进来喽。”

事先打好了招呼，推开门的刹那，我脑中一片空白。尽管陷入那样的状态，我却不可思议地，冷静地看清了三个事实。

其一，桌上放置着的两人份的咖啡还在腾着热气。其二，滚落在地上的闹钟依旧吵闹不停。其三，沙雾倒伏在床边的书架前面。

“沙雾……”

我向宛若沉眠的她轻声叫唤着，如同捧着易碎之物般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

虽然体温尚存，不过我知道显然已经回天乏术了。不，应该说我是如此领会的，她的后脑部有创伤，滚至地面的闹钟上也粘附着血液。

沙雾身旁的椅子也翻倒了，下面压着勒胡的《黄色房间之谜》及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这应该是她想和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要读的书吧。就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被身后的人拿闹钟砸中了头部。

究竟是谁……难不成是……砂雾么！

我虽然睡在大堂的角落，老婆婆上楼的话应该会有所察觉。能在我没注意到的情况下去了沙雾房间的，那就只有砂雾了。

可砂雾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造成这样的事态的？闹钟正在响的话，肯定就是六点半以前了。这么说沙雾当时早就已经起来了，许是昨晚太累

睡不安稳，因此早早起床正挑着书的时候……

但这样的话又是谁泡了这两杯咖啡呢，上面丝丝腾起的热气，正是那人才刚冲泡完毕的证据。

难道真是砂雾……？

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后，在用作凶器的闹钟响彻的房间之中，还能悠哉地泡咖啡么？就在片刻之前，砂雾依旧在这个房间里吗？听到了我上楼的脚步声后，慌慌张张回到自己房间吗？

疯了……完全疯了……

在杀死了沙雾以后，还在房间里停留超过四十分钟，之后又泡了咖啡，还准备了两份，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给不久前丧命在自己手上的妹妹——沙雾的咖啡。

虽说是胡乱猜测，我还是觉得砂雾可能是有些精神上的疾病吧，想想是挺可怜。但这其中定然有某种荒唐的误会。这么危险的人物，即便是在这种人迹罕至之处，也怎能听凭老婆婆和妹妹这般放任不管。

这样的话，也只有找到砂雾当面对质了。虽说可能会被袭击，却也不能不去见她。

我将沙雾轻轻地放回地上，用手支撑着软绵的膝盖，慢慢站了起来。凝视了她一会儿后，静静地推开房门步入走廊。就在这时，一道寒意自腹部深处一点点地涌上来，两腿不禁瑟瑟发抖。甚至想马上往右跑下楼梯，逃离这幢宅邸。

不行！必须做个了断！

我拼命鼓舞着自己，向走廊深处慢慢前进。

好不容易来到砂雾的房间前面，才发现自己并未携带任何防身之物。本打算回去寻找，可一旦离开这里，说不定就会落荒而逃了。感觉自己甚至都无法重新鼓起勇气，回到这房间来。

好，那就上吧！

猛地抓住门把手的我，一口气打开门，冲入砂雾的房间里——

下一瞬间，我发出了无声的惊呼。

屋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远方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一场狂雷暴雨即将来临的预兆，在四周弥散开来。

我因为身子发冷而瑟瑟发抖，双手抱头抵抗着汹涌而至的偏头痛，蹲在沙雾房间的地板上。沙雾则全身盖着毛毯，就这么躺在床上。

接到我通知的老婆婆露出一脸可怖的表情，匆忙跑上二楼，在房间

里待了许久。我在走廊里等了一会，接着就看到老婆婆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子，顶着这样的天气出门去了。恐怕是去喊什么人帮忙了吧，不过，这种事与我而言已经无所谓了。

在这幢宅邸的这个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打开砂雾的房门，发现它与沙雾的房间是相同的构造，而且不仅是房间布局，就连家具的形制都一模一样。只是到处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怎么看也是好些日子没住人了。

之后我又在宅邸内各个角落四处寻觅，到处觅不见砂雾的踪迹。似乎除了沙雾和老婆婆以外，根本就没有第三个人居住的痕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暖炉前打过招呼的，在二楼走廊上看见的，以及半夜走过大堂的那个身影，不都是砂雾吗？即使是无意而为，难道那不是沙雾和砂雾两个人在饰演同一个角色吗？

还是说砂雾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么我看到的砂雾，毫无疑问就是沙雾了。但她为何会表现出那样的态度？她是故意一人分饰两角给我看吗？

为何？究竟为何……？

莫非老婆婆所说的砂雾，其实和沙雾是同一个人吗？那就是沙雾的另一重人格……是说沙雾有双重人格吗？

不，那是不可能的。才不会有那样的事的。

起码在二楼走廊上看到那个“她”的时候，沙雾的的确确是在房间里。更重要的是，若真是沙雾一人分饰二角，那又是谁杀了她，之后又是谁泡的咖啡呢？

可……可是……这幢宅邸里真的没有其他的人。

双生巫女的传说……那是真实发生的事吗？

待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仓皇逃离了那幢宅邸。

[注1] 17世纪英国的一种建筑风格。
[注2] 见系列前作《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
[注3] 一种自己看到自己身影的幻觉，也被称作“自我幻视”的超自然现象。
[注4] 1800年代法国教师，曾被多次目击双重存在，二重身现象的著名人物。

星期一

起雾了……

正在加班的我（反正编辑能准时下班的出版社应该是不存在的吧）惯例被前辈们邀请去喝酒，这时飞鸟信一郎打来了电话。

由于他很少往我公司打电话，所以我一上来就问发生了什么事。

“总之今天下班的时候，顺路去我家一趟。”

什么事也没交代，说完这些就撂了电话。他那不容置喙的语气，就这般别扭地萦绕在耳畔。

“你对象来电话了吗？”

我默默承受着前辈和同事的嘲笑，还是选择比平日稍早一点下班。

在雾气升腾开来的时候——不对，应该说是感觉雾气刚刚开始冒头之时，我已经在私营铁路的终点站杏罗站下了车，穿过了北町的商业街，踏正走在二战以前就有的某贵族女子大学的坡道的途中。

虽说有灯光，也仅是稀稀落落的路灯，以及女子大学和对面女生宿舍的窗内漏出的些许灯光，仅能依稀看到缓缓延伸的坡道，朦胧不清地自眼前展开。我一人独自走在坡道上，耳畔回响着未曾听惯的，皮鞋叩地的足音。

和信一郎在前天也就是上周六的晚上刚见过面，这周才刚刚开始，他是有什么事吗？

虽说感到很是诧异，却也还是很在意他仿佛还残留在耳际的声音。虽说如此，我还是没有加快下坡的脚步。是因为内心的某处，觉得一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吧。但就在此时——

回过神来，发现四周已然雾气氤氲。

往年的一月至二月，杏罗地区在日落之后就会异常寒冷，然而起雾却是非常稀见的。刚刚看到坡道前方的四岔路口，貌似有什么模糊的物体在蠢蠢蠕动，眨眼之际就被乳白色的粒子所裹挟。感觉就像是寂静无声地奔腾倒灌过来的洪水，令人不寒而栗。

颤抖的原因并非因为起雾。而是在不属于深山的城镇之中，一时间雾气滚滚而至，好似电影特效里才有的烟雾一样，这般不自然的氛围令人毛骨悚然。蠢动的雾气仿佛忽然间被赋予了生命，由坡道自下而上地往上爬行。雾这种东西，难道原本不该是徐徐涌现的事物么？

我呆然站立了一会，然而愈发感觉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便在黑暗中迈开双腿，沿着剩下的坡道继续向下走去。就在此时，雾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是穿着皮夹克学生模样的男子。在两人发生碰撞之前，互相侧开身体惊险地躲过去了。

“呿，醉鬼吧……”

那个男人丢下这句话就离去了，我差点忍不住当场就要怼过去——

鬼才喝了酒，雾这么大我也没办法啊。

之所以忍住不说，是因为我告诫自己，在这浓雾之中就别徒惹麻烦的好。另外就是想到自己毕竟已经过了少年乃至上学的年纪，都老大不小的人了。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女子大学地域尽头的十字路口，一片乳白色雾里透出的黄色信号灯一闪一闪，仿佛独眼怪物的模样。乃是由于到了夜间，随着交通量的骤减，这里就会自动变成闪烁的灯光信号吧。

正欲穿过人行横道时，右手传来一阵轰鸣声。我赶忙停下脚步，一辆车以惊人的速度驶过我的跟前。通过的瞬间耳畔响起了凄厉的刹车声，应该直到跟前才发现我的存在。

在浓雾中以如此飞快的速度通过路口，而且是闪烁着信号灯的十字路口，真是不可理喻的家伙。

连刚刚差点撞上的男人的份一起，我在心中将开车的司机咒骂了一通，然后穿过了十字路口。

这条路往前是迺摩杜町，保留着以往城下町的风貌，依旧延续着昔日的杏罗市街景。然而到了今晚，町上人家独有的虫笼窗也因覆盖大雾而无法看清，说不定此刻整个城镇，就连屋顶都包覆在雾气之中。

离开迺摩杜町，再走一会就到达一座名为穗纱桥的石桥之上。走过这座桥，桥的右手面乃是圣纪天皇的陵墓，此刻时突然自雾气中显现出来。在这般郁郁苍苍草木丛生的森林里漫步，忽然有种来到小原野上的感觉。

那里并没有起雾。自天皇陵墓关闭的正门往里窥视，铺设着华丽砂石道路一直延伸到黑暗之中。面前是一片被陵墓包围的黑压压的森林，然若巨大的乌龟在此静静蹲距着。

只有御陵及其周围没有雾气……

我也道不清其中的缘由，只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类似的畏怖的情感。隐约觉得这里流动着静谧的氛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安全区吧。

不过也不可在此地驻足太久，于是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正门。接着绕过御陵的左手面，趔趔趄趄地踏进了铺设在西侧堤坝下面

的泥泞小道上。

全身立刻就被雾气重新笼罩，就如行走在热带雨林浓厚潮湿的空气中。然而这里却并没什么热气，唯有被侵肌蚀骨的寒气所包围的感觉，无时不刻令人窒息着。

感觉自己并非身处于自然现象的雾里了，看不见的水滴粒子其实是无数的微生物，自己的身体正沉浸在这亿万正体不明的生物集合之中……甫一呼吸，谜样的微生物就会顺着口鼻进入体内……脑内一直被这种嫌恶的感觉所占据着。

御陵侧边的小路，构成了一条巨大的弧线，跟前却只有一盏昏暗的路灯，说实话即使放到平日也是个不怎么样的地方。然而比起翻过穗纱桥沿着大路往下走，这条小路才是捷径，故而我才选择了这条路。但狭窄的小路也令雾气的变得更加浓厚，以至于周遭都被雾所填满，视线完全被遮蔽了。

我一路拨开浓雾穿过小径，来到了廉峰町。这是自御陵西侧拓展出来的街市，有着一条自南向北延伸的坡道。在漫长坡道左手上方的小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个发亮的建筑物。这是有工作人员通宵值班的气象站，平日里都是灯火辉煌。不过现在由于浓雾，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丝光亮。我家就在气象站的门前，但我并没有进去，只是匆匆地从门口走过。

爬完坡道继续走了片刻，路就在某处一分为二了。在岔路口往右拐就刚好绕到御陵的北侧，也就是正门的正后方。由这里再次登上坡道，这一带除了一座名为“真如寺”的庙宇之外，民宅寥寥无几，不由得让人觉得半小时前车站热闹的光景宛如黄粱一梦。仿佛所见的一切，都是由狐妖幻化而来，四周弥散着这般诡异的气氛。然而，今夜却尤为不同，是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乳白色的雾、雾、雾、雾、雾……只有雾。

坡道一带属于竹暮町，右侧的房子全是背靠御陵建造的，飞鸟家就在那排房子的中间。

就如同进自己家门一样，我摘下门钩后便匆忙穿过主屋旁的院子，朝别屋奔去。信一郎自小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但就在他上高中以后，祖母搬到了主屋。最初祖母和孙子一起居住的别屋，原本是为了老人晚年幽居而准备的，现在却只供孙子居住。当然信一郎的双亲都还健在，而且都是亲生父母，故而他也就是所谓的祖母带大的孩子。这仿佛就是井上靖的《雪虫》[注1]中洪作所处的世界。不过据信一郎说，洪作并没有住在别屋，只能生活在仓库里，他倒是对此十分羡慕。

打开别屋门就能看到走廊往里面延伸，左手的走廊正对庭院 ，右手边则由入口开始依次排列着盥洗室——六叠间——八叠间——六叠间。原本是为了幽居而准备的屋子，所以全都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式房间。信一郎将前面那间六叠间作为藏书室，中间的八叠间作为书房兼起居室，后面的六叠间则作为卧室使用。

“喂，好大的雾啊。”

我穿过走廊，一面推开八叠间的隔扇，一面打了招呼，里面却没有任何回应。

进去一看，飞鸟信一郎正在书桌前的座椅子[注2]上盘腿侧坐着，看着之前提到的那本《迷宫草子》。

也许是因为和祖母一起生活的缘故，信一郎虽说年龄不大，却颇好和风，在家日常起居大都穿着和服。故而别屋所有房间都是和式房间倒也完全没有问题，反而与书架和书桌等的和式风格显得非常搭调。

“异常天气吧，新闻里什么都没说么？”

我在火盆边上坐下，再次提到了刚才异样的浓雾，信一郎却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既然特地让我回家时顺便过来一趟，那就似有什么要紧话要说吧。对此有些顾虑的我，试着将话题转移到核心的方面去。

“对了——”

“根本没有起雾。”

信一郎喃喃自语道，视线依旧没离开《迷宫草子》。

“诶……”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雾。”

和抬起头来的他四目相对的瞬间，我就意识到这非比寻常。

“什么意思？”

“能看见起雾的，只有我们两人而已。”

“你说什么？”

“注意到起雾是傍晚时候，我从白天就在翻译塞缪尔·桑德克的短篇《两根柱子》，所以并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吃完饭的时候还特地问了，如此大的雾是在午后就已经出来了么——”

信一郎以认真的视线窥视着我的双眸，虽说不知道用意何在，但和他常年相处的我还是轻轻点了点头，催促他快点往下说。

“反正就是说没有雾，不管是问父母，问奶奶，还是问明日香，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从来就没起什么雾……”

所谓明日香，乃是比信一郎小一轮的妹妹。可是，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当然了，这不可能是全家人对我的恶作剧。不过慎重起见，独处的

时候，我分别问了奶奶以及明日香同样的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雾’。”

“…………”

“反过来还让她们担心了——‘你没问题吗？’——‘哥哥你又读了什么国外来的恐怖书吧？’之类的。”

这是今晚头一次看到信一郎笑，但这是与他皮肤白皙宛若女性的容颜很不搭调的，自嘲式的僵笑。

“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比如那个气象站，也看不到这雾么？”

“无论气象站还是杏罗市的普通市民，除了你我二人之外，谁都看不到雾。”

啊，我忽然想到，刚刚差点撞上的学生模样的男人，还有从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司机，雾其实并不存在于他们眼中吗？对于他们来说，我便等同于在夜路的黑幕中横冲直撞男人，以及十字路口突然闯出的行人，反倒是我这边更加危险吧。

“但，但是……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信一郎，而他默默地递出了那本《迷宫草子》。

“这是……”

我一边露出迷惑的表情，一边接过了书。

“买下它的时候，不对，是在买之前，‘古本堂’的店主曾经跟我说过下面的一席话。”

信一郎自座椅上站起来，坐到书桌边上的书架前，忽然就开始讲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据说那本名为《迷宫草子》的同人志在旧书收藏界是本识货的人才懂的书。虽然外观制作粗糙，内容又是包含着不知道是小说还是笔者亲身体验的故事，作为旧书的价值自然是不大的。但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似乎是刚被人遗忘之际便会市场上出现。要知道按这种同人志的情况，是不可能只印刷、装订一本就作罢的。一开始起码也要印刷装订个上百部，但也只有懂行的人才会购买，而且经过的时间越久被处理掉的概率就越大。这种东西一般旧书店不收，只有和旧报纸一起被拿出去被当废纸卖掉的份。偶尔被好奇的旧书店主看上，就算被免费拿去也不算稀奇。因此有出现几本在市场上流通的可能也是有的。

“好吧……”

“但不可思议的是，这本书没有人同时看到过两本以上，甚至是同行的书目上都没出现过同时登录两本以上的事情。”

“把这样的东西列入书目？”

“正因为有我们这样好奇的人，实际上这书就是这么脱手的。尽管如此，用不了多久，这书就必定会再次出现在市场上。假如有个旧书店主——姑且称作A先生好了——是这么想的。一定是某人囤有《迷宫草子》的库存，市面上每卖出一本，他就处理掉手上的一册库存。”

“原来如此。”

“正好A 先生也入手了《迷宫草子》，并将它卖给了感兴趣的人。原本以为要等另外一本上市，结果很快又到货了。虽说与所谓珍稀书大不相同，毕竟也算是少见的书。本来只能卖给极少数爱好者，现在却成了旧书界识货者得的书，心存侥幸的A先生自然起初很是欢喜，但仔细看了这本《迷宫草子》脸就刷的一下白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这就是自己卖出去的那本。”

“自己回来了么。”

“’正因为这东西让A先生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将它转让给了我’——‘古书堂’的主人这么和我说道。”

“就是说这是一本大有来由的书么？”

我正想着这里是不是有些夸张的成分。按照A先生的想法，每当一本书售出时，某人就会处理掉手头的一本库存。一模一样的书又会回到他的手上，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听了我的话，信一郎点了点头。

“我认为这想法是合理的，起初A先生也有相同的想法。因此曾向同行中进过《迷宫草子》这本书的人试图打听过，结果大家经手的似乎就是同一本书。”

“不会吧……”

“正如你所见，像这种几乎都是手工制作的东西，细节部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都记得其中的某一部分。”

“…………”

“A先生在转让书之前，曾自己调查过，想追究清楚这本《迷宫草子》究竟是以何种形式被企划、编辑的，不过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一般来说，要调查书籍来源有两个方法，虽说在你面前讲这个好像有点班门弄斧，反正无非就是向出版社咨询，或者直接与作者本人联系。”

“嗯。”

“然而这本书却没有署名，对于同人志来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认为出版社的名字应该是‘迷宫社’，但实际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司。由于生意往来的原因，即使是小地方出版社的的社名，A先生也有所耳闻，但是这个名字却从未耳闻。出于谨慎，他又向同行咨询，结果依旧没人

知道。剩余的手段就只能是根据版权页，向负责印刷、装订的公司询问了。但基本上印刷、装订都是承包的业务，通过他们很难找到作者。”

“是啊，比较困难吧。”

“但依照同人志的情况，笔者本人既是本刊的代表人，多数情况下也是制作者。而且他直接与印刷、装订的公司共事的可能性也很高。因此，A先生打算循着这条渠道追查下去——”

信一郎正说着，意识却突然飞走了。他侧着耳朵微微歪着头，仿佛听见什么奇怪的声响一般。

“喂……”

我喊了一声，他这才忽然回过神来。

“不对——A先生想看《迷宫草子》的版权页，结果发现那里裁切不完全，纸都没剪断。瞧，你看看。”

我确认手头的《迷宫草子》，确实最后一沓书页似乎是由于裁切失误的缘故，仍连在一起呈现出袋子的状态。

通常情况下，一页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裁成某种纸型大小的，比如一本四百页的书，就不是用页数一半的两百张装订起来制作的。除非是特殊形制的书，一般都是把一张大的纸按正面八页、背面八页折叠成十六页。这十六页即为一沓，把若干沓组合到一起即是一本书。也就是说，人们会先在纸的两面分别印刷，再将其折叠成一页的大小，最后将每一沓按页码顺序排列装订成一本书。因此，在制作正反八页的排版时，不能按实际的页码顺序排列，是因为折叠的时候顺序会发生变化。因此要事先预测折叠好的体裁，进行名为“面付”[注3]的页面拼装工作。虽然很难用语言说清楚，但实际上将长方形的纸对折四次就能明白。顺带一提，若是二百二十四页的书，由于二百二十四除以十六等于十四，即由十四沓装订成册。

但是若以折叠的方式制作了一沓书页的话，就会形成袋状的部分，产生无法翻页的情况。于是还要将若干沓书页合成一本书的形状，要剪裁书籍的横切面也就是书脊另一侧的部分，以及竖立起来时书籍底下的部分。有些书偶尔会出现在书角处前后页联结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裁切时有一沓稍稍偏离了原来位置等一系列的装订错误所引发的。在最糟的状况下有时袋状的部分也会整个保留下来。

不过也存在一种被称作法式装订的书，以故意不裁切断面的方法装订。读者在阅读时，要用裁纸刀一页一页边裁边读。虽说这不是在上下班的电车上看的书，却也是能体会到阅读之奢华感的，非常优雅的书。

而《迷宫草子》就只有最后一沓书页呈现出所谓法式装订的状态，因为貌似是手工制作的图书，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吧。

“那裁开不就好了么？”

我给出了理所当然的回复。

“我想……是因为没法裁断吧。”

信一郎意味深长的回应道。

“为什么呢？”

“大概是……恐惧吧。”

“…………”

“在这本书快要被人遗忘的时候就会忽然出现在旧书市场里，而且似乎都是同一本，也就只能认为买家相继放弃了吧。”

“也是啊。”

“特地去买这种完全没有古书价值的册子，这样的买家肯定是出于真心的喜爱，要这种人随随便便就脱手是反常的。A先生也是怎么想的，他两次得到《迷宫草子》都是在持有者的家人处理藏书的时候。这样的进货方式是也不算稀奇。虽说本人喜欢收集，但家里人却丝毫不感兴趣。若是本人去世，那些藏品就只能化成徒占空间的杂物罢了，作为家人自然就想全部处理掉了。”

“但这不都是自己家的家事嘛。”

“嗯，这种情况下通常家里人是不知道那些旧书的价值的。只要是有良心的旧书商，都会仔细告知情况。但对方并不是想卖书赚钱，就是想处理掉而已。对于旧书店来说，就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货。当然，那些一文不值的书也必须全部收回，所以也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哎这种事情怎样都好，现在的问题是，这两次收到这本书都不是因为收藏者死亡，而是失踪了……就是这样的事实。”

“失踪……”

“据说A先生来讲，比起出卖藏书的理由，自然还是更在意藏书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并没怎么询问处分的原因。但自从他听说了关于这本书令人恐惧的传言之后，以已购买藏书为由与那两家人取得了联系，并暗暗地询问一下。于是才发现这两家身为收藏者的主人全都下落不明了。”

“但就算是下落不明，也用不着把当事人的藏书如此急着处理掉吧。”

对于素未谋面的两家人，我不由得心生愤懑。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旧书的收集是有些非比寻常，因为确切的说是属于怪异的世界。那两个收集狂一样的人，可能是在失去行踪之前就让家里人颇为困扰吧。”

“倒是有这种可能。”

“于是A先生力所能及地试着调查了其他的事例，即《迷宫草子》出现在市场上的来龙去脉，然后又发现两例也是混在处理的藏书之中，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但这在旧书圈子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吧，还是说……那两次也是因为持有者下落不明了么？”

“不，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的吧……”

信一郎虽这么回应了，但好像并不是随口附和。言下之意似乎是“要是那样就好了”。

“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信一郎和平时不大一样，我已经充分确认了这点。之所以要用这种近似责备的语气询问，硬要说明原因的话，可能是因为害怕吧。

“这本《迷宫草子》里包含着因缘——这就是‘古本堂’的店主想说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对这种类型的东西虽说不相信但也很是喜欢，所以就买下了。想来倒也有趣。”

“…………”

“上周六也就是前天刚买回来的时候，马上就喊你过来，那时你先读了《雾之馆》这个故事，说了‘倘若是亲身体验的话是有些恐怖，若是小说则想象力稍显不足’这样的感想就回去了。”

“是啊。”

“接着是周日、周一，随着时间的流逝，雾就冒了出来。”

“谁都看不到，只有你我二人才能看见的雾，就这么出现了。”

“喂喂，哪会有这种荒唐的事……”

“是啊，这真是有够荒唐的——可也不能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过实际上这雾只存在于两个人周围，要是说能想到的东西就只有这本书的话……你觉得如何？”

我将《迷宫草子》推给信一郎。

“假如，我是说假如，这场奇怪的雾真的是读了这本书才引起的话，那就别往下读，把它处理掉不是更好吗？”

“还有，那两个人真的都下落不明了吗？”

信一郎小声地嘟哝了一下。

“怎，怎么会……”

“的确是够荒唐的，虽说是很荒唐，但倘若这本书真的只存在一本的话，那又要作何解释呢？”

“诶？”

“假设这本书真的只有一本，而它的持有者都失踪了，那你又明白了什么？”

“什么啊？”

“失踪的原因。”

“原因……”

“准确地说，是建立一个可以被认为是原因的假设。”

“啥？”

“就是大家没有读完这本书，所以都下落不明了，这样的假说。”

“这样啊，连最后一沓书页还没裁开……也就是说，应该没有一个人读到了最后吧。”

“是啊。”

“但这和持有者下落不明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种事情又有谁知道呢，只是就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也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

本属于一笑置之言论，竟是从身为合理主义者的飞鸟信一郎口中说出来，这样的事实给予了我很大冲击。

“那，那你先在这周把整本书看完，然后再借给我，我周末一口气看完，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么？”

“不，那样的话或许已经太晚了。”

飞鸟信一郎轻轻叹了口气，斜倚在书架上说道。

“因为最后一沓书页还是袋状，所以肯定没人能读到最后。但那不是因为没读到，而是因为没能读到吧？”

“诶？”

“明明想读但没读成。应当是正读着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状况，于是无法继续阅读了……”

“什么啊？”

“比方说，出现了雾……”

“也，也就是说，读者受到了自己读过作品的影响……”

“没错，不过的确有够荒唐的。”

“那，那不就全然无用了是吧？只要稍稍阅读一下，不就没法回头了么？”

“当然这只是在常识上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假说。”

然而，我和信一郎都已经被逼迫到不得不承认这种荒诞不经的假说有可能成立的境地。

那是因为就在刚才，面对走廊的磨砂玻璃拉窗的另一侧，有什么模糊的东西，开始微微地蠕动起来。

“信一郎——”

“啊，时间已经过了吗？”

“什么？”

“听好了，已经没时间了，我就把剩下的假设全部说出来，你先听我说。”

信一郎离开了书籍，转向了我的正面。

“我觉得光读是没用的，读得越多，受读过的作品影响也就越深，恐怕无法保持到最后吧。”

至于无法保持之物究竟为何，我也没继续追问下去。

“所以这本书的读者都无法阅读到最后，那要怎么办呢？恐怕关键在于把谜题解开。”

“解开谜题？”

“其实昨天我就开始阅读第二话了，那不像是开篇那种幻想风的故事，似乎是某个事件的回忆录。但仔细想想，和那篇《雾之馆》也可以算同一种体裁的文章。我觉得剩下的故事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也就是说，都是些未解决事件的回忆录么？”

“硬要说的话，应该是的。”

“那么，只需解开那个谜题？”

“嗯。”

“但，若是解不开的话……”

信一郎挥舞着双手，将脸转向天花板，做出哑剧一般升天的动作。

“那是个有够荒诞的世界——但比什么都不做总归要好，看一下这

里。”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用手指着《迷宫草子》封面的某处。

“这是制作有够粗糙的皮革封面，怎么了吗？”

“这是外行人的手工作业吧？皮革本身就脏，而且没有伸展完全，所以皱纹的部分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内容。”

“嗯？你看到什么了？”

“瞧，这儿。”

再次循着信一郎指着的地方看去，那里确实浮现出像文字一般的皱纹。

“是‘无’……么？”

“是啊。”

“但这明显是图书制作时候的失误吧，只是在这种惨不忍睹的皱纹中偶然出现的而已，而且光一个‘无’是什么意思？完全看不明白啊。”

“一开始我也是怎么想的，那么反面你也看一下。”

“你说什么……”

慌慌张张地跳到封底，这次马上就发现了类似的皱纹。

“‘解’……吗？”

“连起来就是——无、解。”

“无解——。这本书的谜题是无解的，是这个意思么？”

微微点着头的信一郎露出宽慰的表情。

“正如你所言，这就是图书制作过程中的失误，只是凑巧能读出来而已。”

“但是……”

“听着，这恐怕就是普通的皱纹而已。但考虑到迄今为止说过的种种情况，既然看到了就不能抛开不管。对于这种根本无法以常识来理解的威胁——我觉得说成恶意可能更合适吧——若是已经卷入其中，我以为这书中所能读到的信息都应该尽量加以活用才是。”

“但是……这不就是说，要是接受了这些充满恶意的信息，不战斗便能分出胜负么？”

“无解。如果这么解释的话。”

“那另外该怎么解读呢？”

“‘无’和‘解’分别位于封面和封底，也就是说，分开来思考或许才是正确的读法。”

“哎，那究竟算什么啊？”

“反正就是这样，要么解出谜底，否则我们就都没了。”

“没了……是指‘消失，没有’的意思么？”

“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下落不明。”

回过神来的时候，屋内不知不觉雾气四处弥散，如同充满紫烟一般，似乎已经不是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那，那个《雾之馆》的谜题你能解开么？”

“那就只好先试试看吧。”

飞鸟信一郎重振精神继续往下说道——

“《雾之馆》中的‘我’只是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现象，并以他的方式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推理。这是挺不错，不过他总是沉浸在无法理解的各种事件的漩涡之中，所以他的看法无论如何都缺少客观性。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萌生了对于沙雾的感情吧。”

为了赶快得出解答，我也想参加进来。

“相比而言，我们就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希望还是有的。”

“但就连姐姐砂雾是否存在这件事，从这部作品中都无法判明。倘若不存在的话，就不能解释其中各式各样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完全没有存在过的痕迹。反正我是无能为力了。”

“我的推测是，姐姐砂雾确实存在，但并非在宅邸内。恐怕是在什么完全不同的地方，说不定正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老婆婆确实承认了砂雾的存在，但除此之外却未置一词。虽然不知是何原因，但我觉得宅邸里就只有妹妹沙雾和老婆婆。”

“那就是说他认为的姐姐砂雾，果然还是妹妹沙雾吗？但这样的话，他在二楼走廊上看到的那个少女又是怎么一回事？”

“嗯……”

信一郎一面抱着胳膊一面念念有词。

“怎么想都是他的错觉吧，正确的说，应该叫视觉错位才对。那时候走廊一片黑暗，而他踏上走廊之前，曾留意过沙雾的黑色礼服。在明亮的地方看到黑色的东西之后，立刻将视线转向黑暗处，黑色的东西就会照原本的形状以白色的形态浮现出来，这就是被作为视觉暂留的现象。”

“但在开门之前，他也曾走廊上感觉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大概是沙雾饲养的黑猫吧。他在走廊的昏暗处自背后看路过的猫，当然什么都发现不了。而且，倘若走廊上的少女是活生生的人类，既然他立马回头却什么都没看到，那就肯定是下楼去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听到楼梯吱呀吱呀的响声。”

“等等……要是姐姐砂雾并不在场，那个谜样的少女也是妹妹沙雾的话，究竟是谁杀死了那个沙雾呢？”

我一时忘记了想要逃离《迷宫草子》中种种怪异的初衷，不知不觉纯粹地陷入到了《雾之馆》的解密之中。

“姐姐砂雾是否存在姑且不论，反正至少她并未在这宅邸之中。老婆婆在不被大堂里的他注意到的情况下，没办法走上二楼，而他自己也不可能是犯人，否则就不可能留下这样的叙述记录了。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杀害沙雾。”

“话虽如此，但也绝不可能是自杀。”

“这样的话，剩下的唯一解释怎么想都只能是事故了。”

“…………”

“翻倒的椅子下面压着《黄色房间之谜》和《特伦特最后一案》，由于古典作品位于书架的顶部，所以沙雾应该是在取书时失去平衡摔了下去。然后运气不好，闹钟正好打在了后脑勺上。”

“后脑勺被打了一下，会那么轻易地死掉么？”

“这也是我的推测，她可能心脏不好。因为和作者仅仅走了半天就累成那样，我想这足以证明她不是健康人了。”

“等一下！”

话题突然朝着意料外的方向展开，我不免有些惊慌失措。

“确实照你现在的解释，能解开大部分谜团……不，不对。即便沙雾的死是因为事故，咖啡之谜依旧还在啊。而且倘若那个怪异的少女都是沙雾自己，为什么她要做那样的事？”

在我质问般的语气中，信一郎露出了微笑，这在今晚还是头一遭。

“这就是这部名为《雾之馆》这小说——哦不，应该称作记录才对——一个最为关键的地方。事实上，这个记录里的谜题，隐藏的秘密，统统指向一个事实。只是作者并没注意到而已。”

“一个事实么……”

“到底是谁冲了咖啡呢？既然并非老婆婆也不是他，那就只有沙雾了。但如果是她冲的话，等作者进入房间的时候应该已经冷掉了。所以

在此，他又进一步确认了姐姐砂雾的存在，然后他的推理就走进了死胡同。如果冲咖啡的时间不能动的话，那调整沙雾的死亡时间就好了。就是说，沙雾是在七点稍过冲的咖啡，然后遭遇了事故。”

“这样的话，闹钟就在沙雾耳边持续响了三十多分钟了。”

“当然了，因为她耳朵听不见。”

“你说什么……”

“作者恐怕是误解了什么，为何沙雾看他的眼神里，瞳孔会呈现出独特的温润呢？这应该是她双眸的焦点并不在作者眼睛上的证据。没错，沙雾并不是在看他的眼睛，而是在辨认他的唇语。”

“她是在用读唇术么？”

“吃晚餐的时候，为何只在作者身边放两盏烛台？暖炉前回过头的沙雾为什么会露出那样吃惊的表情？半夜穿过大堂的时候，为何对作者说的话没有反应？其一是为了解读他的唇语，其二是因为从背后被人搭话而深感不安，最后是因为根本没看见身处黑暗中的作者。”

“竟然是这么回事……”

“初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回应作者的道歉，以及无视他在卧室里的提问，也是由于作者的嘴唇处于她无法辨别的位置。散步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也就是说真实发生的就只有沙雾死亡的事故吗？其他的谜团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作者随意罗织的？”

“是啊，沙雾并没有任何意图，是作者一手把这件事推向了谜题。不过在他潜意识里，说不定已经抵达真相了。”

“怎么说？”

“就是文章一开始的记述，不是写了‘回想起那时的体验，脑海总会出现一个……悄无声息的世界’这样的话么。”

信一郎把《迷宫草子》中关于该处的叙述指给我看，视线却仿佛被其他什么事物吸引过去一般，在房间里来回扫视着。

“那么沙雾和老婆婆到底是什么来历？”

“这才是最大的谜团，是仅凭此处的记录无从猜测的，完全意义上的谜团。”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侧脸浮现出难以形容的表情。

我翻阅着《迷宫草子》里《雾之馆》的书页，目光停留在了描写部分，然后开始慌张起来，完全失神地说道：“喂，还有一个谜题没解释清楚呢！就是作者在森林里遇到的身着白衣的小孩，到底是人是鬼？”

信一郎依旧一面打量着四周，一面从书架上取下《世界不可思议百科辞典》这本书，稍微检索了一下就读了起来：

“狸猫腹部的毛色是白的，背上的毛色是黑的。狸猫自暗处站立时，喉部下方的毛酷似人脸，腹部的毛则好像白色的衣服，看起来就仿佛身穿白衣的小孩。当人类靠近时，狸猫会转身逃跑，瞬间就好像小孩瞬间凭空消失了一样。”

飞鸟信一郎又露出刚刚的笑容，而这次看起来似乎有点欣喜的意味。

“当然也有姐姐砂雾和山里的孩子都是二重身这种解释。”

“喂喂，这就难办了啊。”

“不对，应该不是这样的。”

信一郎回归到严肃的表情，摊开了双手，好似在说快看屋里。

雾——消散了。

我赶忙跑到走廊上，那里空无一物。接着推开走廊的拉门，雾气已然散去，只有冰冷的空气慢慢包裹着我的身体。

“散了！雾散了！”

我赶忙跑回房间，正想喊信一郎的时候停了下来。

他的样子很是奇怪，脸上浮现出似乎在窥听什么的表情，频繁地在意着周围的情况。

“怎么了？”

欢欣的情绪瞬间萎靡下去，不安的感觉即刻卷土重来。

“不，没啥，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把第二篇也读了么。”

我慌忙翻着《迷宫草子》，《食子鬼的起源》的标题随之映入眼帘。他应该是读了这个吧……

“那，发生了什么奇怪的现象了么？”

“唔……”

信一郎继续着奇怪的行为，转头对我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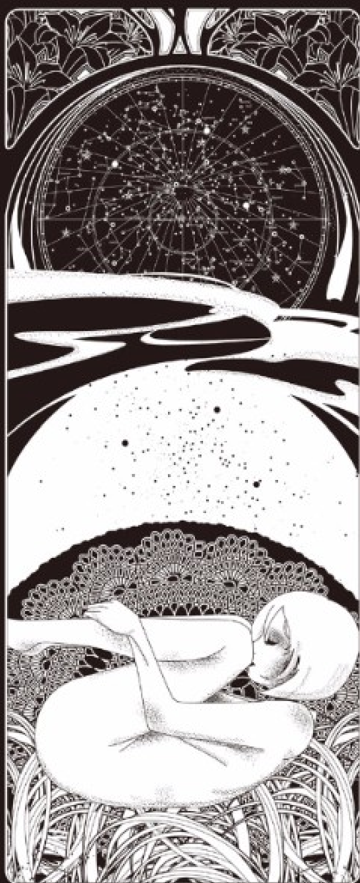
“在你来这之前不久，我就开始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了。”

[注1] 《しちばんば》，著名作家井上靖（1907~1991）于1960年创作的长篇自传小说。
[注2] 多在榻榻米上使用的日式无腿座椅，仅由座位和靠背构成。

[注3] 图书出版用语，是指衡量印刷、裁装订的情况，配置印版的排版及尺寸。

第二話　「子喰鬼縁起」

丁江 州夕



第二话 食子鬼起源

丁江 州夕

妻子去世了。

长期反复出入医院，在盂兰盆节的迎魂火，迎接本该是我们长子之前，自己就先与世长辞了。

所谓医院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即使患者去医院看病亦或住院，对于该科室治疗项目以外的疾病，是很难提前发现和预防的。新患的疾病正是因为去了医院才被忽略，这实在是有些讽刺。当然我也知道，这些事对于医院而言也是强人所难。但每当想到妻子若当时能去那家综合医院的别的科室看看的话……思绪还是会变得有些复杂。

如果孩子平安降生，今年也该二十岁了。所以妻子似乎想在这个盂兰盆节计划什么特别的活动，如今却未能成行，实在是相当遗憾。

即便如此，就连我们好不容易才有的独生子朔次，在妻子去世的十天后，也由于摩托车事故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不仅陪伴我二十多年的妻子亡故，现在连大学生的儿子也死了。唯一还算慰藉的是，朔次的死是在妻子病死之后。

每每回想起妻子对朔次十分溺爱，不过考虑到她从长子流产到生下朔次其间心境的变化，其实倒也可以理解。不过或许还是有些保护过度了吧。朔次因为早产，体格比同年龄的孩子较弱，我对此并未非常在意。但妻子却格外怜惜他，总觉得自己若不陪在身边，这孩子就会不行了一样。

都是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虽说这种想法十分恐怖，但我脑海中还是忽然闪过这样的念头，我们仅剩的儿子朔次也离开了人世，难道不就是被亡妻带走的吗？……

在小小的独栋的狭窄院子中，有专为孩子建造的供养塔。我凝视着这一切，讶于自己至今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人生……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孤独中度过，直到和妻子结婚有了家庭，虽被赐予了长子却仍让他死去。此后更精心抚养朔次长大，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在公司里也稍稍出人头地，接着却几乎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儿子。这到底算怎样的人生呢。然而，仅凭这些得不出答案，也不存在所谓答案吧。

为人父母到底是怎样的心境？我在妻子流产后，也曾一遍遍思考这个问题，但每到最后，都会变得空虚不已。我对自己说应该忘掉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然而用不了多久，又会被同样的想法所禁锢。就这样循环往复，那种纠结的情绪至今仍念念不忘。不过，失去长子这种彻骨的

失落感，如今却已全然淡薄了。

然而，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从那以后不知过了多少年——哦，大概过了十九年吧，我依旧难以忘怀。因为十九年前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一直烙印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果然就在那时，我们夫妇两人和妻子肚里的朔次，被食子鬼的邪气所毒害了吧。那个鬼的魔力一直残留到现在，还是从我手中夺去了妻子和朔次吗？这么说来，那对夫妇之后又有孩子了吗？还说是连他们也没逃脱食子鬼的诅咒么？

如今妻子和朔次都已不在人世，作为与那起事件有关的人，我将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虽说目前为止也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但现今撰写的这份记录，相信就是对妻子最好的祭奠吧。

思绪回到十九年前的夏天，那是和今年一样，灼热难耐的空气粘腻在皮肤上，一个令人窒息的酷暑之日。

*

那一年的朱雀神社夏日祭，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灾祸。

先是祭典的首日，喝醉酒的外地人纠缠上当地的女性。男子执拗地向身着浴衣的年轻女性求爱，半强迫地将其带入了神社内部，不过女性却以强硬的态度与男子对峙。男子一怒之下，把刀伸向一位带着孩子来逛祭典的本地中学历史教师，接着突然伸手抢夺她的独生孩子。一时间男人兴奋的喊声，婴儿的哭声以及母亲的叫喊声交杂在一起，神社境内笼罩着骚乱的气氛。幸好，在警察到来之前，男子就被当地的青年警备团制伏，婴儿的头顶上也只是稍微鼓了点包，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母亲身边。面对警察的审问，该男子说道：“本打算把婴儿当做人质，逼那个女的就范”——多么粗暴的动机。

接着当天傍晚，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一下子转成了大雨。就在稍微偏离参道的朱雀连山登山口附近，一棵伫立在那里树龄超过百年的古杉树忽然遭到雷击。结果杉树轰然倒下，完全堵塞了登山的通道。据一位在一之门附近经营土产店的老人说，过去神社周围的杉树也遭过几次雷击，但总是落在了圣域之外。落在圣域内的次数屈指可数，据说每当如此祭典活动中一定就会有人死亡。不过，当地的青年警备团对此一笑置之，在意这件事的就只有当地老人。

第二天上午雨也停了，大家都在期待着当天晚上的盂兰盆舞。傍晚时分，当地的一位老婆婆嚷着说神社境内的食子鬼起源碑上雕刻的鬼，把旁边玩耍的小孩捉住吃了。起初并没有人理睬，直到有一名游客证言道：“这么说来，刚才好像是有孩子在石碑附近。”既然有了诱拐的可能，所以警察也出动了，引发了大规模骚动。盂兰盆舞一度被迫终止，但由于未发现失踪的孩子，这个事件被当做痴呆老人的胡言乱语来处理了。盂兰盆舞也推迟了三十分钟，但据说那时当地的老人们还是露出了惴惴不安的表情。

以上这些事情，我都是从离一之门不远处的一家名为“白狐庄”的旅馆里，一个喜欢闲聊的女佣口中听到的。

朱雀之地是我出生的故乡，老家就在神神栉村。不过由于妻子说了“不想挺个大肚子去那里”，夏日祭我们尽管回乡了，但还是投宿在了旅馆。妻子大约在一年前初产，却很遗憾地经历了流产。从那以后，她反复出入医院，恢复后也患上了失眠。那时我带她回了老家一次，似乎被我母亲说了什么。而现在，妻子流着泪高兴地说“又怀上孩子啦”，但却无法否认精神上的不安。在这种状况下，是否要把她带回老家，讲实在我也觉得不大妥当。

妻子婚后开始兼职副业。是一份往皮球、塑料刀、面具等的表面粘漫画贴纸的工作。我则是在某制药企业的承包公司工作，当时虽然是万年股长，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故而我好几次都想让她放弃这份副业。尤其是在流产以后，无论如何都想让她远离这些只会徒然回忆起孩子的东西。妻子一向都很听我的话，唯独在这一点上坚持己见。大约妻子是觉得，若连这个和孩子有关的副业都放弃了的话，婴儿反而会更远离自己吧。看着她挺着肚子，双手在前面灵巧地粘着贴纸，笑着说“能做下去真是太好了”，我才迟迟意识到，这份副业也是一种精神安定剂吧。

之所以造访朱雀这个地方，是为了给妻子转换下心情。所以在最初的两天里，我专门领她游览了当地的一些观光名胜。而先前就算回乡，由于家里有各式各样特色的盂兰盆节活动，最终就变成了一味在帮忙而已。因此妻子表现出超乎预料的热情，貌似很享受这次观光。我们终于在第三天前往了最重要的祭典。

作为祭典舞台的朱雀神社，建造于朱雀连山霞之岳环抱的深处。因此，若不从一之鸟居所在的暮道镇的一之门开始，穿过长约两公里的杉木林，就无法到达奥社。自神社建立之初的很久以前，这里似乎便是山岳信仰的对象。而在参道周围被当做山野小道的路，据说就是遗迹所在。

我们在一之门行过礼后，便踏入了参道。门的周围各式各样的小摊和江湖摊贩鳞次栉比，就算进入参道后这一景象亦未有丝毫变化。密密麻麻分布在参道两侧的光景，简直就像来到了盂兰盆舞的夜市一样。原本在圣域内一切买卖都是被禁止的，到了江户后期逐渐放缓，而明治初期则一直开放到了奥之门前面。根据民俗学者藤森谷贤三的说法，明治以后朱雀之地圣域的面积正急遽变窄。

我一面叙述着朱雀的历史，一面以缓慢的脚步行走在铺满碎石子的参道上。妻子也尽量用双手捧着肚子，小心地迈着步。

“流产会有习惯性的……”

这是妻子大肚子以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谨慎的步伐也体现了这一想法。当然我也很努力地照看着妻子特殊的身体。

从一之门进入内部，小摊的数量也开始渐渐减少。尽管已经解禁

了，店铺数量多的地方也就一之门周边和奥社的境内，两者之间的那段路是比较寂静的。若前后方没有隐约传来的喧嚣声，寂静得不像是祭典高潮的模样。此外，因为有高耸入云的杉树林，参道的内部也与外面的酷暑无缘，凉快到就算走路也完全不会出汗。

为了让妻子开心，我特地去了一些看上去比较好玩的店，不知不觉间连我自己都乐在其中。就像是再次体验了小时候祖母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夏日祭时的感觉。当时开心的原因纯粹是祭典本身，路边沿着杉树林的小摊似乎无穷无尽地延伸着，自己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地一直走下去，就是这般的感觉。

忽然间发现妻子不在身边，我慌忙环顾四周，发现她已经走到很前面了。正和一对带着婴儿的，看上去比我俩要年轻些的夫妻一道走着。虽说平时有些怕生，但肯定是一看到婴儿，就忍不住上去打招呼了吧。我一路追上妻子，并对那对夫妻致以问候。

丈夫自称是梻尾，在东京的一家综合医院担任儿科医生，在回地处朱雀北部的老家“爱染”的途中，顺路来参加了下祭典。

“尽管我就住在邻镇上，可是被带去逛朱雀夏日祭典的次数却也不多，一般也就去去附近的地藏法会。”

梻尾似乎非常健谈，从我比较稀见的姓氏“丁江”为切入口，问我是不是神神栉村的人。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时，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儿时的回忆。夫人抱着婴儿，他就推着除了蓝色小毛毯和拨浪鼓之外别无一物的婴儿车。他夫人看上去是一位大方稳重的女性。也不知婴儿出生几个月了，貌似很安心的模样沉沉地睡着。

本想着尽量不要和人结伴同行，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夫妇。但看到妻子和梻尾的夫人相谈甚欢，梻尾也不停地向我搭话，所以我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结伴同行了。

“对了，你知道食子鬼的事吧？”

也许是关于回忆的话题告一段落了，梻尾又抛来了新的话题。

“嗯，小时候总是听到，说是什么做了坏事的孩子会被食子鬼抓走，从脑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掉。我想这周边的小孩子都听过诸如此类的威胁吧。”

“不管哪儿都一样，这种话被专门拿来教育小孩的教养。因此一般不会认真地去思考这类传说的内容。我作为一名医生，却喜欢各地流传的奇闻异事，且特别喜欢有关妖怪幻化之类的故事。若不是因为父亲强烈的愿望而从医，其实我是想学习民俗学的，学生时代曾精读了藤森谷博士的书。”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说食子鬼是真实存在的话，你会相信吗？”

从外表还有医生这个职业来看，桝尾一直给人以脚踏实地的印象。所以突然间抛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一时间竟无法作答。

“也难怪你会觉得困惑，但也还是请稍微听下我的话。”

他露出苦笑的表情。

“流传于此地传说中的食子鬼，被看作是以朱雀连山为巢穴的一种邪鬼。很久以前，它们会到村里来掳走儿童，吃掉他们的肉。直到某年有位高僧造访了这里——有一种说法是弘法大师，似乎有待考证——总之有传闻高僧把它们都赶到了雹之岳山脚下的岩洞里，和其他一些在朱雀连山横行跋扈的魔物一同封印了起来。位置应该就在朱雀神社的近旁，或者就在神社境内。”

“神社是更晚些的时候建造的吧。”

“当然。不过我感兴趣的是，此地从最初的山岳信仰到朱雀神社建立，唯有食子鬼的传说包含了大量佛教的内容。原本吞食孩子的恶鬼，不知何时竟成了祈愿孩子无病无灾的对象。本来日本人就是信奉多神教的民族，此地也有关于朱雀化身的传说，倒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唯独食子鬼的故事，总让我觉得不对劲。”

“哦，那么所谓真实存在又是怎么回事？”

虽说故事非常有趣，但感觉照这样聊下去大概会演变成宗教方面的话题，所以我不由得插了句嘴。

“其实在此之前，关于那个想法的依据，我想从神道教和佛教两方面来解释——”

“欸……”

“不过，说太多让你徒增烦扰也实在过意不去，所以就直接说结论吧，我认为所谓食子鬼并非怪物而是动物，应当是猴子的一种。”

“有把人类小孩当食物的猴子吗？”

一开始预想的是宗教方面的解释，却听到了动物的说法，我不禁目瞪口呆。

“不……我倒也并不这么认为。倘若真有以人类的小孩为主食的猴子，那就毫无疑问是妖怪了吧。食子鬼和猴子应该只是模样相似而已，给人的印象倒不如说是豺狼或老虎。”

“也就是说是肉食动物吗？”

“嗯，那野兽在饥饿的时候，跑到村子里来袭击孩子，于是就有了名为食子鬼的怪物流传下来。”

“原来如此。”

我大体上还能接受这一说法。榊尾也是一脸认真的表情，应该绝非玩笑。话虽如此，这也实在是过于离奇。

“但是，假设这种动物存在，而动物学家发现了的话，不就会变成相应的热门话题吗？”

“那你觉得人类曾在地球上发生过的事情，又有多少是为人所知的呢？连人这种生物，尚且有很多弄不明白的地方。即便有一两种未知的生物，应该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吧。”

他还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想必是认真的吧，虽说个人依旧无法完全同意就是了。

“你还是不相信对吧。”

他倒是并未感到不快，反而带着恶作剧的笑容对我说道。

“朱雀神社的宝物馆里收藏着食子鬼木乃伊的传闻，这你知道吗？好像还有人看到过实物呢。”

“不会吧……”

“话虽如此，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榊尾似乎接下去还要说些什么，却忽然思绪一转开始催促起来。

“快到中之门了呢。”

确实百米开外的正前方，中之门已然映入了眼帘。这道门正如其名，位于一之门和奥之门的中间。参道周围的支路都先在此处汇集，故而可以说是类似铁路换乘站一样的地方。不过，本该最重要的门就显得有些寒酸。或许一之门相当于玄关口，历经多次整修依然才气派如初，但中之门却还只是茅草顶，上面覆盖着青苔。倘若只看这里的话，仿佛是废弃寺庙的山门一般。

由于听榊尾的话太入神，一时间我将妻子置于了脑后。等到慌慌张张回头看时，两位女士正一边兴高采烈地闲聊，一边慢慢地走过来。而且妻子正将婴儿抱在怀里，用奶瓶喂着奶。看着这样的妻子，令人不由得心生怜惜。等到两人跟上来以后，我们穿过了中之门。

一穿过这道门杉树就从两侧一下子压过来，树木的密度较以前更为浓密。在这之前并不怎么意识到的杉木之息和蝉鸣之声倏然覆上了耳鼻，感觉像是忽然间迷失在山路上一样。

或许是察觉到食子鬼的话题令我为难吧，穿过中之门后，榊尾便开始谈起了工作的医院的事情。因为患者都是小孩，故而他应当比其他的医生更为辛苦吧。我因为行业关系经常出入医院，因此还是判断得出来，榊尾至少作为儿科医生时，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男性。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和太太是在医院认识的，还是夺人所爱之后

结的婚。不愧是儿科医生，外表显得很温和，但男女关系果然会改变一个人的吧。还有他竟能对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样的事，或是他不拘于物的性格使然么？

不管怎样，现在孩子也有了，他俩正处于最幸福的时刻吧。据说他从一之门推到这里的婴儿车，是为婴儿专门定制的。虽说是空车，不过沿着铺满大颗砂石的道路前进似乎也不容易。等穿过了中之门，砂石倒是没有了，但因为不是专门铺过的道路，以致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块和树根。要不是为了妻子孩子，他是绝不会推着这辆婴儿车的吧。

“因为平时已然和孩子接触到令人厌腻的地步，所以即便知道妻子怀孕了，也没有太慌乱。不过自己的孩子还是不一样的，冒昧地打个奇怪的比方，就算是同一个妻子所生，但倘若是其他男人的孩子，我想是绝不会牵挂到这种程度的吧……”

看着我盯着婴儿车的视线，他露出自嘲般的笑容。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是啊。我的事情姑且不论，我爱人其实有些地方很脆弱，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地守护她。”

虽然对方毫不忌讳地说着自己的事，虽说是医生，我并不想提及和妻子有关的包括流产在内的话题。毕竟是为了让她转换心情而策划了这次旅行，就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搪塞一下好了。

“也许大家都有一种误解，但怀孕真的不是生病，所以适当地正常活动下是最好的。”

幸好，�尾并没有深入这个话题。

终于到达了通往神社的石阶前，妻子们依旧姗姗来迟。这里的石阶弯曲为好几段，被称为“七曲之段”，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坡度。我们等待她们跟上以后，再一起开始攀登。

按照栴尾的提议，我和妻子并排走在前面，中间是抱着婴儿的栴尾夫人，而半推半抬婴儿车殿后的任务，就由他继续承担。但开始登山的时候，虽说也得照看妻子，这里面还是数我最轻松，故而想要给栴尾搭把手。但他固执地独自把婴儿车搬上来了。可能是为了扮好父亲的角色，不愿借别人之手吧。

由于抬着婴儿车登山，不知何时才能到头的迂回曲折的山路，喜欢闲聊的栴尾也变得沉默起来，只剩下四个人的喘气声在四周回响。之后时不时的，孩子们的欢闹声，江湖摊贩的吆喝声，众人的嘈杂声，自上方隐约传入耳中。

石阶到半路开始，就好似将两旁巨大的杉树缝合一般延伸出去。自朱雀连山登山通道的岔路口开始，周围的景致逐渐变成了岩质的山体表面。到达神社境内之时，犹如在成片的奇石怪岩中穿行一般。好似戏剧

般变化的风景，也是这条参道的看点之一吧。

走完石阶之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更加令人惊叹的景象。虽说是凿山劈岭之工，也不可能将万物置于一个完整的平面之上。于是，这里宛如梯田一般，被分成了上上下下好几个平面，并以小石阶相连，营造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空间。所有梯田的平面，都位于朱雀神社的范围之内，其内部竟拥有如此富有特色的地形，这是无论在哪个神社都决计见不到的光景吧。

自我们站立的最下方朝上看去，正中最宽敞的地方排列着盂兰盆舞用的船桨，最前面的位置可以看到奥之门。即便是以最短的距离走去奥社，也要作好长久登山的准备。而且途中的各个方向，都分布着各式各样的小屋，建造它们的工具和材料究竟是如何搬运到这里来的，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眼望去，杂技表演、乡间戏剧，见世物小屋[注1]之类的演出节目映入眼帘。拉客的手段也比一之门附近强硬了不少，都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走到奥之门，祭典的活力持续高涨着。

“等参拜完了顺路再来看吧——”

一面这样应付着拉客的人，一面总算直接走到了奥社。平安地结束了参拜之后，由妻子照料着婴儿，等待梻尾夫人如厕，我们沿着一段段台阶上上下下享受着观光。

“难得来一次，我们去食子鬼起源碑看看吧。”

听从了梻尾的提案，我们朝着通往石碑建立之处的台阶向上攀登。

“……故……所谓食子鬼……”

忽然听到了令人在意的话，连忙向出声的地方望去，只见那边伫立着一间见世物小屋。貌似是揽客的开场白——“即是父债子偿……”一个头上缠着头巾的秃头男子说着老生常谈的话。

我不禁靠近聆听，他正煞有介事地述说着有关于双头牛、熊男、鳞女、蟹女、蛇腹女等怪物的来历。澡堂前台般的地方站着揽客的人，其身后有着巨大的招牌，从头到尾都挤满了那些异形之物，画风虽幼稚拙劣，却总透着一股瘆人的味道。

一面不经意地瞄着招牌，一面侧耳倾听着开场白。在重新听到了和刚刚一模一样的台词之时，眼睛也在看板上描绘的奇形怪状之物中找到了混杂在其中的食子鬼，据说能在小屋中见到实物。

不知不觉中梻尾出现在我的身旁，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要进去看看么？”

看到他的笑脸，我猛然醒悟过来。不用多想，这些肯定都是骗人的东西。但听到那滔滔不绝的叙述时，不知不觉间，也就相信了那些东西的存在。

“虽说都是骗人的把戏，但多少也有些兴趣吧。”

为方才一瞬间的信以为真感到羞耻，我特地着重强调了“骗人”这个词。

“见世物这种娱乐性的东西有趣是有趣，就是对你妻子的身体不太好吧？”

他摆出一副医生的架势，关心起我妻子的身体来。

“啊，也是呢。”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妻子本人也说想要进去看看。

“虽说熊男蟹女之类是挺瘆人，但想看一下食子鬼。刚才在起源碑上读到过，说它是孩子的守护神，就算是为了这孩子也想过去看看。”

妻子一边抚摸着肚子，一边征求我和桝尾的同意。

“和丈夫一起去肯定没事的啦。”

大概是由于孩子的话题意气相投，桝尾夫人也立马帮妻子说话。

“那就大家一起进去吧。”

桝尾让婴儿坐上婴儿车，满脸笑容地看着我，仿佛在说见世物这种玩意本身也没啥大不了的。

“好，四位客人请——”

就在我踌躇不前的时候，拉客的人便敲着震耳欲聋的太鼓，用沙哑地声音招呼着，强行把我们当客人拉了进去。

在入口的老婆子那里付了门票钱，便以我为首，按妻子、桝尾夫人、桝尾的顺序往里走去。记得以前门票钱应当是在出口处付的，而且那会儿揽客的口才的貌似也比现在更好。“要看见世物就趁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呦”如此这般的话术，使得现场感高涨起来，心绪也跟着澎湃不已，不知不觉就被带入场了。还是说纯粹是因为那会儿自己还只是个小孩的缘故呢？

由于是从明亮处忽然进入昏暗的室内，起初伸手不见五指。等到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才慢慢看清了内部的模样。小屋本身是帐篷布临时搭成的简易房，即便有意恭维也没法说是气派或是美观。隧道一样的通路往内延伸着，通路的两边放置着各种展品。这样单纯地循环下去，似乎就这样一直延伸至出口。

但那个通道本身还是蛮有趣的，可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里边并算不宽敞的空间，在每个拐角都打进了桩当做柱子，柱与柱之间拉上幔布，构成了通行的道路。并且整个通道上都相当细致地设置了拐角，七拐八弯成了宛若八幡的迷宫森林般[注2]的通道。这样的设置与其说是见

世物小屋，不如说是鬼屋更为贴切吧。甚至有了些许漫步于迷宫之中的感觉。

也就刚开始那会还算有兴致，沿着通道一路走下去，闷热的空气与青草的热气交杂在一起充满了整个空间。周围挂着的那些不透气的布幔，亦使得屋内的空气更加浑浊。连同装饰在通道两侧的植物散发出的阵阵臭味，着实令人深感不适。

回头一看，妻子正用手帕捂着口鼻。

“没事吧？哪儿不舒服吗？”

正想要右转走出小屋，但栖尾却说在这样的屋子里是不允许走回头路的，既然已经入场了就只能从出口回去。加之妻子还是央求想看食子鬼，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继续前行。

老实说，此时的我正想以通风不好为由离开这里。虽说自己并不相信这些玩意，却依旧有种阴森森的感觉，同时也担心对妻子会有什么影响。正想着要回头就趁现在，没想到却被驳回了。虽说心中惴惴不安，却也只得沿着通道走到终点。然而当我刚看到最初展品的双头牛时，当即大失所望。

围栏里确乎有双头牛的标本，面朝这边四目齐睁地站在那里。旁边是布告牌一样的说明，记载着它何年出生于何地的何牧场。不过稍微定睛一看，就能发现脖颈处有缝合的迹象。刚好一头牛大小的颈部周围，明显留有着锯齿状的缝痕。

不过，这个双头牛还算是好的。熊男就是一个人熊的毛皮标本，立牌上大致写着它袭击人类致死的内容。蛇腹女的围栏里则是一条蝮蛇，所谓蟹女乃是装在水槽里的五十至六十厘米长的毛蟹，诸如此类的玩意。

我对于这种实可谓厚颜无耻的买卖，与其说是愤慨倒不如说是惊讶吧。栖尾似乎也是同感，每当来到一个展品前，都要发出一声不屑的讪笑。

所有展品的围栏，几乎都在通道的两侧交错陈列着，之间铺设着竹丛或草丛。虽说这导致了草木散出热气，但不管怎样也成功地营造出了异样的氛围。但是，作为核心的展品太过粗糙，反而把舞台装置衬托得更气派了。

“照这样的话，连想看的食子鬼也没法期待了吧。”

身后的栖尾这样说道。

“哎，既然都这么惨不忍睹，那个食子鬼又会是什么牵强附会的玩意呢，我倒是有些莫名的兴趣了。”

虽说看样子他的这种兴趣完全被辜负了。

食子鬼的围栏就在入口走进去大约三分之二的位置上——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在这一路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所有展品都是假货。虽说起初还觉得有趣，到后面就逐渐厌腻了。随着展品越来越敷衍，我的脚步也加快了。

不知走过第几个拐角的时候，一个漂浮着的女人的头颅猝然映入眼帘，冷不防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什么新型展品，结果只是一位先到的客人站在那里而已。那是一个身着黑衣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由于她手提着纸袋，想着究竟在热切地看什么呢，于是我朝里窥探围栏，发现那里正是食子鬼。不，准确地说是个木乃伊。

食子鬼的木乃伊，如五个月的胎儿一般大小，三头身，身长约二十至三十厘米。头颅酷似猿猴，上颚则异常突出，门牙和犬牙特别尖锐。全身覆着毛，单看身体的话，比起猿猴其实更像熊。手与足各有五趾，拇指和食指较其他更为粗长，爪子并非长在指尖部分，而是手指本身就长成爪子的样子。但最为奇特的是，它的额与眉间有个奇怪的突起物，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犄角一样的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可不能给孩子们看啊。”

先到的女性客人，喃喃自语着。

“是欸……”

我一面用暧昧的语气附和着，一面暗中窥视着她。

“感觉这个怪物，似乎是此地黑暗历史的象征。”

她正以一种空洞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食子鬼，不由得令人心生畏怯。

“这是真货么？”

兴许是没听到女性说的话，榭尾自围栏间探出身子，端详起木乃伊来。

“身为医生，你有何看法？”

幸好还有专业人士，我于是背对着黑衣女人向他询问。

“从方才展示品的情况看，不对，即便迄今为止出现的都是真货，这也毫无疑问是仿造品吧。”

榭尾做出如此断言后，出声朗读着立牌上的说明。但上面只是添油加醋地记载了那个传说，而关于木乃伊的相关信息却无任何记录。

“话虽如此，做工倒是挺好的。”

“据说神社的宝物馆里有木乃伊，就是这个吗？”

“不会吧，我觉得是不可能。”

“可是木乃伊会有好几个么？”

“哎，这我也不清楚。即便神社里真的有，也不会出借给这种见世物小屋吧。”

他依旧兴致高涨地观察着木乃伊，宛如在诊治病人一般，莫非是我的错觉吗？

“即使说它是孩子的守护神，这也未免太可怕了。”

妻子似乎后悔进了小屋。

“仿造品指的是什么？”

桝尾夫人貌似很在意丈夫方才说的话，一向沉稳的她，总算开口提问了。

“现在虽不清楚，以往可多得很呀。首先以某种动物为基础，比如把猴子活埋做成木乃伊，再以其他动物的牙齿、爪子、皮肤进行进一步加工，创造出河童、人鱼之类的架空生物。根据时间和场合的不同，也可以做成天狗和鬼等妖怪。”

桝尾意味深长地朝我看了一眼，接着说道：

“实际上，作为基础的动物，其实是人类的婴儿什么的，也是屡有耳闻。”

“欸……”

我不禁哑口无言，妻子也在一旁倒吸了一口凉气。

“根据藤森谷博士的说法，所谓食子鬼的原形不就是人类么，而且更令人讶异的是——”

他在中之门前说了一半的应该就是这件事吧。就在我心领神会之时，自不远处的前一条通道里猝然发出了一声惨叫。

我们面面相觑，惨叫声接二连三地传来。

“怎么了？“

桝尾慌忙折回通道。

紧接着，他“哇“的大叫了一声，“老公！”他夫人一边喊着一边跑了出去，我也催促着妻子紧随其后。

当我沿着通道往回走，刚拐过弯时，桝尾在竹丛前按着左肩站立的身影一下子扑进了眼帘。紧接着，我又看到了两位身着浴衣的年轻女性，紧紧依偎在一起，蹲在了他的身后。

然后，就在那三个人和我之间的蜘蛛女围栏里，有个酩酊大醉的建筑工模样的中年男子臀部着地跌倒在地上。嘴里还不停地嘟哝着什么，

右手边正握着凿子一样的刀具。

看来是那个烂醉的男子跑去纠缠浴衣女子，吓得两人发出了惨叫。这时，由于梻尾跑过去帮忙，和男子发生推搡，结果被砍伤了臂膀。另一方面，男子也被冲过来的梻尾撞飞，跌进了蜘蛛女的围栏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没事吧？“

我担心着梻尾的伤势，首先想要稳住那个男人。

“啊……“

突然感觉背后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回头一看，是先前那位黑衣女性客人，正直直地凝视着那个酩酊大醉的男人。

我方人数虽多，但除了我和梻尾以外都是女性，而且他还负了伤。对方的体格要明显大出许多，即便是正面对抗也毫无胜算。唯一还算幸运的是，男子正出于烂醉状态下。梻尾之所以能够把他撞倒，多半也是因为对方下盘不稳的缘故吧。这种情况下不管怎样，只得先让男子情绪稳定下来再从长计议了。我想到这一点，于是拼命地向他搭话。

也不知男子听没听见，他一边用异样的眼神次第打量着我们，一边不停地嘟嘟哝哝，嘴里念念有词。

像这样三者互相牵制的僵局，到底维持了多久呢？

“呜哇！”

伴随着叫喊声，男人站起身，朝这边猛地冲了过来。

（刺过来了！）

我们瞬间面无血色，躲到通道的一边，那个男的也不回头看我们，身影就消失在了拐角处。直到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意识到他已经逃跑了。

梻尾的左肩的衣服被划破了，渗出了鲜血。他先冷静下来自己诊断道：虽然担心出血稍多，不过所幸刀刃似乎只是掠过了皮肤表面而已。尽管如此，还是早点采取措施为好，故而决定让他先走，由我来负责善后。

刚被醉汉纠缠的两位女性是当地农家的女儿，白净的小个子名叫古叶，晒黑的高个子则叫做东谷。大约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两人还在微微颤抖着。询问后发现，她们似乎从没见过那个男的。这真是一场无妄之灾。

姑娘们三番五次地致谢，令什么都没做的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只得借着把醉汉碰倒的围栏扶正，来掩饰自己的羞愧。

“那么，我们走吧。”

等到她们的情绪逐渐平复，便由我领头向出口走去。刚弯过一个拐角，某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瞬间笼罩住我的全身。

（这是……？）

紧接着身后响起一声惨叫。栂尾夫人像是要把我撞飞似地，朝前方飞奔而去。

就在弯曲的通道中段，恰好是食子鬼木乃伊围栏前方的位置，栂尾夫妇的婴儿车孤零零地横在那里。一看到栂尾呆然伫立的模样，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方才那不详的预感是什么。

*

总算是写到这里了，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我就没自信能一模一样记录下来。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留下这份记录是我的责任。但是说实话，我是实在不想回忆接下去发生的事了。

在这之后，我也大体算是为人父母。正因为如此，才能更加了解父母对孩子所抱持的感情。等待前方的来自地狱般的哀鸣，只要是身为父母，谁都不想遭遇吧。

对于栂尾夫妇来说，十九年前的那一日，无疑是终其一生也无法忘怀的，充满了凄厉的恐惧和战栗的，简直噩梦般的日子。我和妻子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我们和那对夫妇一样背负着这个噩梦，一直活到了今年夏天……

确实我们有了朔次。深陷于那个夏日的恐怖漩涡之中，朔次能够平安降生，必须要谢天谢地吧。然而，有关那个噩梦般事件的记忆却无法消去。在妻子已然撒手人寰的今天，我必须独自与之相对峙。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栂尾夫妇。他们还活着吗……在这之后又有孩子了吗……

虽然那天我已然听腻了他们孩子的名字，如今却只记得是个男孩，完全忘记了他的名字。不过我是觉得这样最好，否则倘若留在记忆中的话，怕是直至今日我都会难以忘怀吧。可能会时常回忆起来，陷入黯然的心绪。要是那时正好在和朔次一起玩过的话，恐怕会很难受吧。

当初写这个记录的时候，是为了寄托对妻子的哀思。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明就里了。

为何我还在继续着如此艰辛痛苦的记述呢……

即便是搜肠刮肚也没有答案，不对，真的存在这样的答案吗？愈是烦恼就愈有种陷入死胡同的闭塞感。

那么就只能这样不断地写下去吗……

即便止步于此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不如就这么继续写下去，不去思考多余的事。直至全部写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好好思考吧。

总之，现在只能再次回到十九年前的那一日，那个充满灾祸之地，那个展开着地狱绘卷的场所。

*

婴儿自婴儿车上消失了。只剩下随意放置的浅紫色儿童小毯子和拨浪鼓，可爱的婴孩已经踪迹杳然。

（一定是那个醉汉为了泄愤抢走了！）

当我察觉到不祥预感的真面目而错愕不已时，树尾夫人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而且声音一声盖过一声，朝着通道的深处奔去。树尾也立刻跟着夫人跑了出去，把我们甩在了身后。

“以防万一，看看周围吧。”

虽然觉得无济于事。但我还是和妻子她们打了招呼，检查起了放置着婴儿车的通道。

包括食子鬼木乃伊在内，那里总共有三个围栏。沿通道拐弯，右手边是放置着河童头颅的盘子，中段的左手边是食子鬼，连接下一个通道拐角的右侧则展示着吸血蝙蝠的木乃伊。盘子里放置着的河童头颅到底是不是真货姑且不论，看来这里收集的全是木乃伊。

首先朝三个围栏里窥探了一下，放置木乃伊的台子，其造型仿佛是以前小学里用的，桌脚完全露在外面的木质课桌的加高版。即便是婴儿也根本找不到可以隐藏的地方。反倒是设置在围栏之间的竹丛和草丛，由于竹木生长茂盛，透着一股可疑的味道。于是我在那里弯着腰仔细地搜寻了一通，却依旧什么都没能发现。

（难不成不是在这里么……）

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再次环视着四周。这时，我忽然留意到了食子鬼前面那女性的纸袋。

（那个袋子不就正好可以装下婴儿了吗……）

不知为何，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真是愚蠢……如此怀疑人家又有何凭据呢？）

虽然我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但仍然想确认一下纸袋里面究竟为何物。话虽如此，也不能当面对人家说，请给我看看袋子里装着什么东西。正在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目光一下子和当事人对上了。

在我调查通道之时，她也曾给予了协助。只是几乎没有离开过食子鬼的旁边，直至现在仍站在围栏前。站的位置和出口拐角处附近的妻

子、古叶、东谷相距较远。

来不及多想，我打算先走到她边上再说，这时她身体刚好同时动了一下。就在这时，很碰巧地弄倒了她放在脚边的纸袋。我以极不自然的超快速度奔到纸袋边，一面捡起来交给她，一面快速窥视了里面的东西。里头就是些杂志、织了一半的袋状编织物、几个毛线球之类的东西。虽然想着大夏天怎么织起了毛线，不过我对她的不信任感立刻消退了下去。

（婴儿果然还是那个男人带走了吧……）

我以一种异常沉重的心情，和妻子们一起往出口处走去。再穿过两条通道便是出口了，然而在下条通道的竹丛中间，古叶找到了挂在竹子上的青色儿童小毯子。男子虽然连同毛毯一起抢走了婴儿，想必是在穿过这条通道时觉得碍事，就给扔掉了吧。在放置木乃伊的通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这条毛毯就可以说明一切。

出口处看守员的位置上坐着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男子。一走出小屋，就看到七、八个游客自出口往里面窥视，大约是早就嗅到了事件的气味吧。

由于没找到桝尾夫妇的身影，我们又折回了小屋的正面。于是就看到了桝尾正对着巡警和揽客的男子激动地述说着事件，而他身旁的夫人则反复喊着“求求你，快点找吧”。巡警只能一面勉为其难地应付着夫人，一面继续劝说桝尾让他冷静下来把话说完。

由于事情看起来并没什么进展，就在目击者向巡警自报姓名后，我简短地进行了说明。在古叶和东谷的协助下，巡警也终于似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让一旁看热闹的青年团中的一人连联络警局，并立刻组织了青年团在神社境内展开搜索。这是考虑到时间每流逝一点，婴儿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吧。

桝尾夫妇连同我和妻子，还有古叶和东谷二人，也被带到了举办祭典的事务所，即青年团的帐篷里。就在那儿等当地警察赶来，随后被问及了更详细的状况。

无论桝尾，还是他夫人尚处于前言不搭后语的状态——桝尾无视警察劝阻跑回小屋，将婴儿车搬来紧紧握在手上。夫人则依然重复着“求求你，快点找吧”——我就自然而然成了中心人物，不得不反复述说着事件。

自称叫辻浦的刑警，知道有人和当事人一起行动，且了解整个绑架事件的目击者的存在，确乎有些喜出望外。

在辻浦的催促下，我简单地叙述了最初和桝尾夫妇在参道上一起行动的经过，并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见世物小屋里所发生的事。辻浦中途并没有插话，只是时不时地哼几下以示附和。当他听我把话讲完后，接着又询问了古叶和东谷，最后还要求桝尾也做了说明。

此时我才意识到，之前在食子鬼木乃伊前面的女人，竟不知不觉销声匿迹了。我将这件事告诉了辻浦，他脸色一凛：

“还有其他的客人吗？”

辻浦在询问了她的详细相貌特征后，对一旁的巡查下达了指示。然后向我大体询问了女性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

大家都说完之后，辻浦环视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脸。

“我们把案发当时见世物小屋的状况梳理一下吧。”

“比起这个，还是快点先抓住那个男人吧。要是让他逃走了，可怎么办！”

在询问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焦躁的�尾夫人一下子爆发了。

“快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她近乎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无论�尾和我妻子怎么安慰都无法平息。不过她在持续哭喊了一段时间后，哭声逐渐变成了啜泣，最后只剩下呜咽。

“我理解夫人您的心情。”

辻浦向夫人投以亲切的目光，随后说道：

“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搜索男人和婴儿的踪迹，见世物小屋自不必多说，搜索范围自神社境内一直延伸到参道周边。因此，在这里等待报告的我们也不能这么空等着，必须让其中的事实关系更加明确才行。为了您的孩子，我们也必须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还请务必协助。”

虽说并不知道她是否理解了刑警说的话，总之夫人终于老实了下来。被坐在边上的栂尾半抱着，从一开始就一直垂着头。

看到她这副样子，辻浦正打算继续说些什么，这时走进来一位巡警。于是两人立刻出了帐篷，不多久，只有辻浦刑警一人回来了，大概是接到了搜索途中的报告吧。

“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让我们先弄清楚见世物小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似乎并不打算中场休息，辻浦继续说了下去。

“根据这里的诸位，小屋的揽客人员以及出口处看守人员的证言，证实丁江夫妇和栂尾夫妇四人进入小屋的时间，大约是二点十分。据说通常参观完那间小屋，只需要十五至二十分钟就够了。可是因为四个人行动比较慢，来到食子鬼地方的时间，大约是二点二十五分。另一方面，古叶小姐和东谷小姐进入小屋则是在二点十五分左右。因为参观得比较

粗略的缘故，所以也在二点二十五分前后来到了四个人所处的前一个通道那里。接下来是那个问题男子，按揽客人员的说法好像是跟在两位身后进去的，所以可能他一开始就盯上了你们。”

听到这里，古叶和东谷像是在瑟瑟发抖。两人面面相觑，露出比之前在小屋中还要畏怯的神情。

“那个男子向你们俩打招呼的地方就在栴尾先生赶来救援的前一个通道。你们俩无视他往前走了，但在下一个通道就被他追上了，还被凿子一样的刀具要挟。听到惨叫声后，对边通道上的栴尾先生过来营救，结果被那个男人伤到了肩头。听到丈夫的声音后，他夫人，然后是丁江夫妇也回到了那条通道。当时，另一位女性客人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对于辻浦的质问，大家都露出讶异的表情，不过我总觉得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那时候我只觉得莫名其妙，就立刻跑了过去……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前面的那条通道上。”

“这样一来，可以认为那位女性或许暂时停留在木乃伊的通道上，之后才跟了上来。”

我看了眼妻子，暧昧地点了点头。毕竟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什么意思？难道刑警先生想说是那个女人把孩子掳走了？”

终于领悟到辻浦意图的栴尾，一时间目瞪口呆。

“哪里哪里，说到底也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而已。事实上，并没有谁看见过那个男人从婴儿车上夺走了婴儿。只是就现场的情况看，那个男人的嫌疑无疑是很大的，因此才进行着大规模的搜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训导不懂事的小孩一般，眼神却一下锐利起来。

“从揽客及看守人员那里得到的情报，各位自今天中午开始——哦不，是说栴尾夫妇和丁江夫妇——在进入见世物小屋以前，入场参观的客人总共有三组及单独一人。虽说是中午的第一波，但客流量并不算好，所以两人都能完全记住进出的客人。据说第一组是中年夫妇，第二组是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的一大家子。他们进入小屋都是在一点半至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参观的时间没怎么错开。第三组是年轻的情侣，大约在两点过后。也就是说你们进去的时间点，他们正好交替着离开了。剩下的是那个问题女人，她一直留在小屋里面。然后直到两点半过后，在那个建筑工模样的男人跑出来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出口。”

“没错，现在是弄明白了进出的客人，但了解这样的事实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孩子从小屋里消失了，之前还是之后逃走的就只有那个男人——”

“是的，正如您说的……不过让人头疼的是，看守员的确是看到一个建筑工模样的男人跑了出去，至于那个男人是否抱着孩子，却说不知道。”

“什么意思？”

“看守员的职责是看住那些不花钱就想溜进小屋的人，一般不去注意那些离开的客人，所以他们的视线总是望向小屋外面。”

“那，那你是说，我的孩子有可能还在小屋里面？”

意想不到的希望，令桝尾的表情一下紧绷起来，身旁的夫人亦是如此。

“若是这么着急下结论的话，就有点为难了——”

委婉地避开了论断，辻浦继续往下说：

“问题的关键在下面，由于桝尾夫妇出去引起了骚动，其结果就是将事件发生后的小屋变为了一种密室状态。揽客人员也作证了，自尾随在古叶小姐和东谷小姐身后的那个嫌疑男子入场之后，就再也没人进入小屋了。并且先于各位进入小屋的客人，现在出入情况也全都得到了确认。也就是说，事件发生的时候，那间小屋里有桝尾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丁江夫妇、古叶小姐和东谷小姐，一位女性客人和嫌疑男子总共九人。若那个嫌疑男子并没有将孩子带走的话，那又是剩下的七个人中的哪个呢？”

听完辻浦的话，帐篷里一下鸦雀无声。可以看到桝尾明显露出了愤慨的神色，夫人脸上也写满了对辻浦的不信任。

“你，你究竟想说什么——”

看到桝尾已然处于爆发的边缘，我赶忙进行调停：

“我能理解刑警先生的意思。单纯作为可能性来说的话，的确是这样。不过，当时我已经检查过周围，在前往出口的途中，也留意通道的两侧。然而，哪里都没有看到孩子。我也觉得那里并没有能够隐藏孩子的地方。就算被七人中的某人偷走，也无法把最为关键的孩子从小屋里带出来。”

虽然如此断言了，我却忽然感到不安。

“还是说，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证明孩子还在小屋里？”

辻浦露出了令人有些不太愉快的谄笑，说道：

“其实我刚才收到了来自巡警的报告。据说他们对小屋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结果哪怕是一只猫一只老鼠都没找到。”

“那样的话，果然还是被那个男人带走了吧？”

就连我也有些发怒了，声音也变得有点粗暴。

“嗯，这是最自然的想法，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辻浦似乎想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只见一个警察非常惊惶地冲了进来，辻浦又和他一起去了外面。和先前不同的是，归来的辻浦脸色明显有些发青。迄今为止无论别人说什么都能气定神闲的他，多少显得有些狼狈不堪。

“非常感谢，事情的状况已经了解了，请大家暂时先前往警署。”

辻浦唐突地通告我们，并单手按住了欲起身抗议的椨尾。

“目前警察、消防队和青年团正在全力展开搜索，还请在警署稍加等候。”

不知是否是我的心理作用，感觉辻浦表面装作若无其事，视线却一直回避着椨尾夫妇的样子。

“请问我和妻子也需要同行吗？”

虽然感觉现在说这样的话有点薄情，但我还是委婉地说出了口。

“请告知您的住所就可以了。”

感觉辻浦心不在焉的，冷淡地回应道。

老实说，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但到底该和椨尾夫妇说些什么呢？感觉只有我们逃离这里，心里实在有些难受。与方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样，这也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把你们牵扯进这件事，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在烦恼之时，却被椨尾的道歉弄得一下慌了神。

“要是再给你添麻烦，影响到你太太的身体就不好了，还是请回去吧。”

可叹的是，我竟一时间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抑或抱歉的话都没能说出口，逃也似的离开了帐篷。

想必此时神社境内一定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吧。虽说这么想，但实际情况与进入见世物小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反倒是祭典行将结束的冷清已然开始弥漫开来，总觉得处处渗透着悲凉的气氛。

我和妻子自然而然地走向了食子鬼起源碑，或许是因为太累了吧，妻子的脸色并不太好。希望这件事不会危害到她的身体……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偷偷观察。妻子大约是察觉到了我的心情，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强装没事一般。

见世物小屋似乎业已停止营业，揽客吆喝的男人和看守入口的老妇

都已不见踪影，周边较其他地方更为冷清。

或许是一站在食子鬼起源碑前，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觉得这个碑本身就象征着某种邪恶之物。呃，因为就在这座碑的下面，封印着以食子鬼为首的所有魔物，未必是荒诞无稽的。或者说，封印住那些魔物的地方，是在朱雀连山的深山之中吗……这里的石碑，只是记载着事件的起源吗……

如同被真正的魔物迷惑住了心神一般，我身子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石碑。

“啊，宝宝……”

忽然，妻子发出绞痛般低沉的悲鸣，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向下蜷身。

（流产会有习惯性的……）

妻子说的话倏然在脑内闪过。我也慌忙蹲了下去，一面抱着她，一面用手摸着她的肚子。就在那一瞬间，手上传来了什么触感。

（这，这是……）

好像被腹中的婴儿踢到了手……就在这瞬间，我一下子恍然大悟。

接着，脑海里一片空白，之前她流产的记忆开始慢慢复苏了。

这之后能拥有一个名叫朔次的孩子，是当时的我所不知道的。故而在察知这一切的同时，我已经做好了觉悟……

*

写到这里，感到真心无法继续了。原本是把它当成对妻子的悼念，但不管怎样还是想就此搁笔。

自那之后已经过了十九年，但这样写着写着，记忆便徐徐复苏，当时的情景逐渐鲜明地浮现出来。无论如何都不想回忆起这之后发生的事，对于再次体验那令人窒息般的痛楚，实在是令我无法忍受。

不过，关于见世物小屋事件后续的发展，我还是想简单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未被警察再次传唤，最重要的是照顾小孩本身就筋疲力尽了，故而事件的原委我主要是从报纸和周刊上了解到。

那个男人的身份很快就弄清楚了，他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员工，名叫“山鹿”。由于被搜索队追赶，他似乎逃进了朱雀连山。自第二天早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山行动，但直到第三天傍晚，在霰之岳的一个名为“有去无回”的岩壁下面，山鹿才被人发现了。据说山岳有关人员很是纳闷，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居然能够走到那儿。就如那个地名一样，他陷入无法返回的状态，自岩壁坠落，摔成了可怖的尸体。

山鹿的身体上有着貌似是被动物抓伤和拖拽到岩壁上的痕迹。围绕

这这种动物的真实身份，曾有过一阵激烈讨论，但最终无果。因为已经明确了直接的死因是坠落时头盖骨骨折引起的脑损伤，故而关于这谜一样的动物，警察似乎也没认真探讨过。

而最重要的婴儿，在山鹿遗体的现场周边，以及参道的登山口至“有去无回”岩壁的路上都没有找到。尽管之后继续扩大了搜索范围，但最终仍一无所获。

距事件发生一周后，《周刊日话》独家报道了一个事实。据说山鹿在祭典的第一天也纠缠过一年轻女性，由于未被理睬想要泄愤，就从附近带着娃的母亲手中抢过孩子，引起了骚动。然后被当地青年团制伏，扭送给了警察。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就被释放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报道。

详细背景杂志上也并无记述。据说山鹿所在的某公司是承包某个重要公共工程的建筑公司，某个政治家在背后运作。诸如此类的传言，终究也只是些不确定的消息，即使报道上也只能嗅出这些端倪而已。

但我总算明白了，当时辻浦脸色铁青是由于警察告诉他，被他们释放的男子和见世物小屋事件的嫌疑犯是同一个人。而且，山鹿在这两起事件里都纠缠了女性，也都抢走了婴儿。这样丢脸的事情倘若公之于众，辻浦自不必说，就连署长的位子也要丢掉。因此，他不禁露出惊惶的神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山鹿被发现时成了一具尸体，婴儿被认为是被他遗弃在了山中。而且与祭典一开始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联也很含糊，事件就这么了结了。由于当年的下半年接连发生了几起大事件，社会对其关注度也急遽淡化。仅有《周刊日报》刊登了后续的报道，不过也没什么新发现和独家消息，不久以后就彻底沉寂了。

不过，从那以后过了十九年直至现在，我依然无法摆脱那个事件的咒缚。呃，恐怕栫尾夫妇也是如此。对于那起不祥的事件，他们才是绝对难以忘怀吧。

我逐渐明白了我为何要写这篇记录。那是为了忘却，为了逃避，为了克服，一定的必须之物。至于到底有没有效果……接下来就把这个记录供奉给妻子好了。

读了这个，妻子会作何感想呢……

[注1] 多见于日本，　以稀奇古怪乃至猥亵的东西作为卖点，展示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物品、技艺等的演出摊位，类似于马戏团，但更注重奇异的观感。
[注2] 原文“八幡の藪知らず”，为千叶县八幡市森林的通称。自古以来就被认作禁地，有一旦涉足就再也无法出去的传说。

星期二

第二天傍晚，我在公司一楼最里面的仓库里。

钢制书架上整整齐齐码放着本社出版的书，也可说是公司图书室一样的地方，本该称之为资料室吧。但由于室内都是剥落的冷冰冰的混凝土墙壁和地板，总给人以一种仓库的印象。

实际上，编辑部的人有事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说：

“我去下仓库。”

这么说也无可厚非。或许在此之前，这里真作为仓库使用过吧。

推开入口的门，便可看见高高的钢制书架自左边的墙壁开始向右排列，宛若多米诺骨牌一般。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各个架子间的夹缝非常狭窄。只能勉强挤进一个人，感觉相当的局促。因此，想要找本书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要说架子间的距离为什么这么近，我记得刚调到编辑部的时候听老职员说过，多放一个架子就为了多收纳一些书，有一本算一本。仔细想想，本社的书只会越出越多。即使绝版后从书店下架，作为本社的资料，至少也要留一本入档。而且，我供职的公司或许是位于京都这个地方的缘故，会出版佛教、书法等各专业领域的全二十卷、全三十卷的大型系列套装书，钢制书架无论几层都不够放。

当时的我，正在找某几本书。若是工作中需要调阅资料，上司、前辈以及公司的同事都会拜托自己帮忙寻找。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即便是为了上班偷懒，基本也没谁会想进去。空调什么的自然是不会有了，因而这里如地狱一般冬冷夏热。由于窗户少，即便白昼也笼罩着阴恻晦暗的氛围。不仅如此，就连灯光也很昏暗，有时还会忽闪不定。大多数女性职员确乎不喜欢独自前往。

所以我刚说要去下仓库，马上就有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都想要拜托我顺便帮忙找书……

我一边看着记录着所需书名的笔记，一边自入口附近的书架往里走去。身高虽有一米六七的我，已然够不到顶端数下来第二排的书架了。就连第三排小开本的书若是放在靠内的位置，拿起来也都有点吃力，这时就要用到梯凳了。不过正如前所述，架子和架子隔得很近，若是一面搬着梯凳一面在一条条通道间移动，寻找书籍亦是步履维艰。虽说书是按各自的领域分门别类的，但由于分得并不严谨，若只是笨拙地拘泥于分类，甚至可能找到天荒地老都一无所获。

幸运的是，我的寻书之旅进行得还挺顺利。正在暗自窃喜感觉照这

样下去，就能提早返回编辑部了，没想却栽在了最后一本书上。就在最里头书架前方的通道里，我踩着梯凳进退维谷，某个同事拜托的那本书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毕竟就剩一本的话还真不好办，倘若就这么回去，事主一定会会想“怎么就我没有”。

哎呀呀……

昨夜的体验，已然在脑海中渐渐淡薄了。一如既往地出勤，一如既往地工作，一如既往地和公司的人交谈。总之，越来越觉得不过是起了些雾而已，自己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

这雾确乎不同寻常，这我也承认。不过这雾就只是雾而已。没有像恐怖电影《鬼雾》[注1]中那样，一百年前的亡灵从雾中现身；也并非詹姆斯·赫伯特的《雾》[注2]那样令人类陷入癫狂的雾；亦不见史蒂文·金的《迷雾》[注3]里那般在雾中徘徊的怪物。也就是说，这只是雾。对，就只是雾……

想到这些，好不容易才抹消的昨夜的恐怖开始一点点地复苏，吓得我毛骨悚然。手足无措的我为了改换心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目光再次聚焦于在昏暗的书架上。赶紧找到最后一本书，走出这阴晦的房间，早点回到大家所在的明亮的编辑部吧。一心只想着这个，我就心无旁骛地找起书来。

然而——

吱……倏然传来的的开门声，一下令我分了神。

是谁来了？

以为是某个稍微空下来的前辈亦或是同事，半玩笑半真心地过来帮忙了，不过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

仓库门打开的时候，确实会发出声音，但会分为两阶段。正好打开约一个头能进入的时候，先发出嘎吱的声音。接下去直至将门完全打开，则会发出唧唧的声音。但是如今，我就只听到了前半段声音，无论等多久后半段却依旧无声无息。

脑海中浮现着的是一个关系较好的先辈的身影，他就只把头探进来找我。但是，这想法悠地消散了。因为我马上听到了“咣当”的关门声。

真是怪了……

我很是纳闷。即便是过来看热闹取笑的人，一般也会打个招呼吧，不会只是看一圈仓库就一声不吭地回去的。难不成是因为没看到人，就以为没人在吗？但灯是亮着的啊，要真误以为忘记关灯了，也会把它关掉吧。何况我也并没有回去，如果是编辑部来的人肯定是知道的。除非是别的部门的人在窥视？倘若这样，一言不发就更显怪异了。

虽说有些令人不适，总之也只能先找书。当我把目光转回书架时，

忽然身躯一凛。

现在好像有什么别的声音……？

为了听得更清楚些，我把脸侧了过去。可以看到前方书架间通道尽头的墙壁上，有一扇逼仄的亮窗，夕阳自那里照射进来，化作深棕色饱含悲哀的光彩浸染着架子上排列整齐的书。

这间仓库最令人毛骨竦然的并非黑夜，而是傍晚。假使太阳完全落山，虽说昏暗，尚有电灯的光亮可以倚靠。但就在半晦半亮的阳光自小窗射入的黄昏时刻，自然光与人工光相抵，创造出了难以言喻明暗浑沌的可怖空间。

到了这令人厌恶的时间段啊……

我略显焦躁。但越到这种时候就越要慎重地寻找。越是焦急，两眼就越容易滑过书脊难以聚焦。这里最好是自书架最上层开始一本本地确认，才能尽快找到。

啪嗒……

某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于是我收回了仰起的头，再次竖起耳朵。

啪嗒，啪嗒……

果然能听到。这到底是什么声音？似乎是什么柔软的东西落在地板上，抑或撞上去的感觉。

啪嗒，啪嗒，啪嗒……

一阵连续的声音钻入耳朵的瞬间，脊背一阵恶寒，那是因为这声音听起来仿佛在朝这里靠近。

啪嗒，啪嗒……

这是……难不成……怎么会……

正当非常令人厌恶的，非常难以置信的想象自脑海中一闪而过之时，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在这冷到吐气都能凝成白雾的晦暗的室内，虽说十分微弱，但确乎有婴儿的啼哭声回响于此。

双腿开始咯嗒咯嗒颤抖。不，与其说是颤抖，不如说是开始抖动。梯凳就咯嗒咯嗒摇晃着，自己根本无力控制。我不由自主地双手紧握住钢制书架的最上端，眼看就要从梯凳上跌下来了。

食子鬼起源……果真是这样吗，是《迷宫草子》的原因吗？是因为读了那本书，故而出现了真正的怪异吗？昨夜的雾也是这么如此吗？不过，这也实在太离谱……

啪嗒……

那个声音还在持续着。

啪嗒，啪嗒……

而且越来越接近了，果然没错。怎么办……

昨夜，在信一郎为《雾之馆》画上句号后，我在他家的别屋读完《食子鬼起源》后就回家了。觉得只有信一郎看过的话，可能会不大好。

而且就在今夜，我俩预定要解开《食子鬼起源》的谜题。若要发生什么怪事的话，也应当在回家路上吧。如昨日遇到浓雾一般，前往飞鸟家的半途可能最为危险，我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而且是在仓库这种无路可逃的地方……

呜哇哇哇哇哇哇……

哭声再度袭来。有那么一瞬，我觉得可能是猫。不对，我希望是猫。不过若真是猫的话，是不可能发出那样的脚步声的。再这么自我宽慰搞不好会没命的。

那样的脚步声……？

于是我察觉到了那个声音中怪异的地方。倘若是婴儿的话，应当在地板上爬行吧。若真如此，岂不是会发出更为迥异的声响么？而我现在听到的啪嗒，啪嗒声……感觉却并非如此。

那是直立行走的声音……

想象一下还在吃奶的婴儿以不自然的状态直立，一步步逼近的光景，我吓得差点哭了出来。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已经走到室内一半的位置了吧。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当场解开《食子鬼起源》的谜题了吗？然而，却办不到。从昨晚开始，我就时不时地思索着答案，完全一头雾水。最主要的是，在这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状况下，根本就没法进行推理。

啪嗒，啪嗒，啪嗒……

怎么办……？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

突然，微弱的脚步声停止了。侧耳倾听，四周万籁俱寂。

消失了么？

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自梯凳上看去，可以看到书架和书架间延伸出来的通道前方的地板上，落了一个小小的影子。看来它已经到达了我面前

的一个书架的后方的位置。

我立马望向通道的另一边，目光聚集在了亮窗上。窗口正好可以通过一个人，应该可以想办法逃出来。窗扣是可开闭的月牙锁，虽说离地相当高，不过借助梯凳应该够得到吧。

瞬间做出判断的我，正想从梯凳上下来，却一脚踩了空。跌落在狭窄的过道上，小腿狠狠地磕到了梯凳的踏板上。剧烈的疼痛令我不禁失声，当场抱着那只小腿蹲了下去。

呜哇哇哇哇哇哇哇……

通道的尽头传来了那个东西的啼哭声。幸亏我背对着它，所以没看到它的身影。然而脖颈忽然汗毛直立，仿佛被冰水浇灌脊背似的，一阵恶寒陡然袭来。

我一跃而起，抱着梯子，沿着书架间的狭路一瘸一拐地跑向通道尽头的墙壁。

啪嗒，啪嗒……

婴儿已经走进通道了！这样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嗒，嗒，嗒……

身后的脚步声加快了，它好像也跑起来了。

我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在被追上之前，必须爬上那扇窗户。但是抱着的梯凳却不停地撞击左右的书架，根本无法前进自如。

嗒，嗒，嗒，嗒，嗒……

脚步声紧迫在我身后。

直到我将横抱的梯凳竖起来，才得以顺利脱离通道。居然连这么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到，真是完全处于恐慌的状态了。虽说也就几秒钟，却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跑到墙跟前，将还没有拉挺的梯凳直接抛下去，使之支撑起来。然后一口气爬了上去，伸手想去掰窗户的月牙扣。然而，大约是长久没开闭的缘故，窗扣纹丝不动。

我奋力地摇晃着整扇窗户。

打不开！

又加了把劲把窗框摇得喀喀作响，“咔嚓”一下打开了。我猛地推开窗户，双手抓住窗框，正想一口气爬上去时，忽然意识到室内很寂静。

欸……？

我略微停顿的瞬间，它爬上了我的左脚。

呜哇哇哇哇……

我用力蹬了一下梯凳，同时将力量灌注到双手，将身子一口气拉到窗框上，接着翻了个跟头似的跳出了窗外。

万一运气不好头冲下就麻烦了，不过还好奇迹般地脚先着地。赶忙看了下左脚，所幸没沾上什么东西，好像是从窗户出来的那一瞬间，把它给甩落了吧。那天晚上和飞鸟信一郎提及这件事的时候还在感慨，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还真能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结果，我两手空空回到了编辑部，一本书都没拿。不过倒也没被训斥，只是被要求写了请假条。同时被嘱咐道“今天早点睡，好好休息”，几乎是被强制下班了。

第二天，碰巧有事从营业部过来的同期入职的“樱井”告诉我说：“昨天的三桑，真的是面如死灰啊。”估计编辑部的同事们也被我异常的脸色给吓到了吧。

然而，我实在没精力去揣测别人的想法了。叫我写请假条我就去写，叫我回去我就按指示下班了。在到达杏罗之前，整个人都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无论别人说什么我肯定都会照办的。

我在杏罗站狼狈不堪地坐上了出租车。虽说太阳尚未完全落山，但倘若步行的话，走到半路夜幕就会降临，而且实在也是没心思徒步去飞鸟家。要是再让我孤身一人的时候听到那种哭声，一定会吓疯掉吧。

我家也不回直奔飞鸟家而去，在他家吃了晚饭，也和明日香稍微玩了一会，就早早地和信一郎去别屋闭门不出了。

甫一进屋，我就仿佛洪水决堤般把今天的体验一股脑地说给了信一郎听。他只是“嗯嗯”地附和着，叉着手盘腿坐在书桌前的无腿靠椅上，就这样默默地听到了最后。

我尽量把身子靠近两人中间的火盆，气也来不及喘地一口气讲完，才筋疲力尽地倚靠在了自己的椅背上。即便火盆近在眼前，但是身体的最深处，还是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寒意。只是兴奋地说了一通后，大概是由于一直被炭火映照的缘故，只有脸特别烫。

“跳窗逃跑的时候——”

我停了一会，继续说道。

“我稍稍抬头，仰望了下窗户，然后就看到了哦。从窗框露出这么一点，像是小手指一样的东西……”

“是么。”

虽说就这么一句话，还是莫名地令我心安。刚刚我絮絮叨叨说完，信一郎依旧一言不发，应该是他察觉到了我还有一些体验没说出来吧。

“你这里还好吧？”

事到如今，我终于有余力去担心信一郎了。作为如此没用的朋友，自己实在是感到无地自容。

“嗯，看样子都是你独自为我承担了，我这里并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怪异。”

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怪异——也就是说，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或许是觉得再次惊吓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我并不太好，故而信一郎并没有说具体发生了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终于可以说，关于《迷宫草子》的可怕传言，是真的吗？”

虽然语气轻巧，但是转向我的眼神却很认真。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反正都受到威胁了。不，与其讨论这个，应该赶紧先把《食子鬼起源》的谜破解了再说。”

虽说现在是没遇到什么怪事，但一想到昨晚浓雾的威胁以及今晚婴孩的恐怖，就觉得不可以掉以轻心。

“你是怎么看那个故事的？”

信一郎一拿起《迷宫草子》就问道。

“如若这是真事，那么由于该事件丁江夫人第二次流产，而桝尾夫妇则失去了长子。不过，这以后丁江夫妇又有了名为朔次的孩子，倒也不算太坏。问题是桝尾夫妇，就如丁江所担心的那样，如若一直没有孩子，那就无法可想了。虽说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从父母的立场考虑，任谁都承受不了吧。”

尽量将注意力集中在《食子鬼起源》的内容上。与其追究传言的真假，还不如优先考虑解开这个谜团——才是确证传言的依据。

“原来如此。这是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事是解开这个谜团。。”

信一郎的口吻像是再次确认了一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虽说要解谜，但是到底存在迷团吗？丁江也说过，在那种状况下只能认为是山鹿掳走了婴儿吧。”

“可辻浦有不同的想法，但由于警察那边的丑闻，所以也就没办法深究下去了。”

“那么除了山鹿之外，到底谁能把婴儿掳走呢？”

只要解开婴儿消失的谜团，那个东西就不会再出现了吧。

“我认为不该一开始就把绑架犯是谁，这一想法固定在某个人身上。应该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成立的解释，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摆脱《迷宫草子》的怪异。然而，信一郎倒有点像是在享受着解谜的乐趣，对此我也没法子。当然，只要他能解开谜团，从而消除怪异的话，我倒也无所谓——

“首先整理一下事件发生时见世物小屋里面的情况吧。”

信一似乎未能理解我我复杂的思绪，开始研究起了事件。

“以辻浦对事件的调查为基础考虑的话，绑架应该是两点半左右发生的。此时将古叶、东谷两位女性及山鹿所在的通道标记为A，丁江夫妇、桝尾夫妇和婴儿，以及身着黑衣的女性所在的通道标记为B。随便一提，那个不知道姓名的女人，为了方便起见，姑且就叫她‘黑井’[注4]好了。事件发生的前后见世物小屋里没有任何人出入，故就如辻浦所说，除了这九人的动向以外，没必要考虑其他人。当然婴儿在被掳走之前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故而实际上需要探讨八个人。到此为止，没有异议吧。”

我无言地点点头，他继续说了下去。

“那么，如果山鹿没有掳走婴儿的话，那还存在什么可能性呢？换句话说，就是山鹿从通道A到通道B之前，到底谁有这种机会呢。婴儿车被放置在位于通道B中间的食子鬼木乃伊的围栏前。由于山鹿，东谷，古叶都在通道A，故而碰不到通道B的婴儿的哪怕一根汗毛。另一方面，位于通道B的五人呢？虽说这里全体人员都有作案机会，但都是处于其他四人的眼皮底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机会。那么，是不是某人有独处的时间段呢？这么一想的话，那就是山鹿在通道A引起骚动的时候了。”

“你说的这些，辻浦不是也想到了吗？因为通道A的骚动，首先是桝尾，其次是桝尾夫人，接下来是丁江夫妇相继离开了通道B。虽说时间不长，但黑井能够一人独处了。”

虽说也能够理解信一郎有条不紊的说话方式，但现在是这种从容不迫的时候吗？故而我忍不住插嘴问道。

“也对，黑井是最可疑的。”

“可疑么——即便是黑井有机会，不是也没办法把最关键的婴儿带出小屋么？警方在事发后对小屋内部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发现婴儿。倘若黑井是犯人，应该会把孩子带出小屋。那要怎么做呢？”

面对我的质问，信一郎笑眯眯地说：

“只有一个方法能让黑井把婴儿带出去。”

“不会吧……”

“就是她随身携带的纸袋，丁江不也一度怀疑过吗？”

“但是丁江也看过袋子里面，确认没有婴儿。”

“那是魔术里面的展示环节。”

信一郎像表演哑剧似的做了个魔术师指空箱子的动作。

“黑井考虑到了纸袋可能会成为怀疑对象，所以自己故意将纸袋弄倒，让丁江看到里面。这是因为一旦被排除嫌疑，别人就不会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上面了。”

“但是，把婴儿放进纸袋带离小屋的这段时间里，黑井会把婴儿藏在哪里呢？丁江和三个女人把附近都找遍了，通道B里面即使是小婴儿也没地方可藏吧。此外，黑井也没有机会把婴儿藏到通道B以外的地方。”

“嗯，是没有。而且其他的通道只是所展示的展品不一样，构造都是一样的。故而其他隐藏的地方的可能性确实很低。”

“那就更没可能了。”

完全不明白信一郎在想什么。

“丁江的确是把通道找了个底朝天，但他的大脑完全被寻找婴儿的念头占据着，故而他的视线肯定朝下，上方的位置岂不是被疏忽了呢？”

“你是说？”

“就是竹丛里的竹子。黑井将毛线缠在婴儿身上，往竹丛上一扔，将婴儿挂在竹梢上面。等到丁江放弃寻找，大家都被催促离开小屋的时候，自己则留在原地。接着把展示见世物的台子拉出来，爬上去将婴儿从竹子上取下装进纸袋，在丁江等人发现之前，追上他们一起穿过出口，找个空档躲藏起来。”

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滔滔不绝的信一郎。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

“祭典的首日闹事的男人和山鹿是同一个人，这样的事实对警察来说恐怕是噩梦般的偶然。不过从山鹿的样子看，他再犯也是必然的吧。这个暂且不提，其实在这个事件中还存在着一个被人忽视的偶然。”

“还有一个偶然？”

“是啊，这偶然就是被山鹿在祭典首日抢走孩子的母亲，其实与黑井是同个一人。”

“欸……”

“第一天被抢走的婴儿，头上肿了个包。名为黑井的女性，虽是夏天

却身着黑衣。她伫立在食子鬼木乃伊前，纸袋里装着袋状的，织了一半的编织物。她在看到山鹿的时候，不由叫了出来。根据以上情形，可以推测出什么？”

“也就是说，是不是这样？本以为平安归还的黑井的孩子，最后却死在了母亲的身边。故而她才会穿黑衣，拿着为婴儿准备的编织物，看着据说是孩子守护神的食子鬼木乃伊。此刻山鹿再次引发了事件，黑井情绪发作掳走了婴儿——”

“真是绝妙的推理。”

信一郎应声道。

“卷入事件的母亲是当地中学的历史教师。在食子鬼木乃伊前和丁江说话的时候，黑井有一段似乎对朱雀的历史很是了解的发言。而且，她看着木乃伊，喃喃自语说决不能让孩子们看到。据说历史教师的孩子是独生子，那么孩子们这种复数形式，不就指的是学生们吗？”

“原来如此……确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不过最为关键的作案方式是不是太过怪诞离奇了。”

我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是啊，与其说是怪诞离奇，倒不如说是极其不自然。”

意外地听到了信一郎自我否定的回答。

“不自然？这不都是你说的么，但究竟有什么不自然的呢？”

“婴儿从来都没有啼哭过。”

“…………”

“婴儿即使再怎么睡着，被那么一折腾的话肯定会醒过来，一般情况下不是会哭起来吗？”

“那么最后还是山鹿把婴儿掳走了？是你要指出了在山鹿逃走之前有作案机会的人，现在却又自说自话把这个可能性给否定掉了。”

我略带讽刺地回了一句，但信一郎毫不动摇地说：

“这我承认。不过在山鹿逃走之后还有机会下手的人，我可还没指出来。”

“之后？”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总觉得所有人——其中也包括警察在内——都有一种奇怪的既定观念：若不是山鹿掳走的，那又是谁在他逃走之前把婴儿掳走了。”

“那是因为山鹿逃跑的时候，在通道B看到了婴儿，快速地把他带走

了吧。”

“就是这。他为何非要把婴儿带走呢？他那时明显是在逃跑啊。祭典的第一天他确实抢了婴儿，可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山鹿要对婴儿下手，那也应该是在小屋里把婴儿当挡箭牌的时候。若他只是尽早逃跑，那婴儿之类的岂不是累赘吗？”

“可山鹿逃走之后，大家不都在一起么，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啊，不会是.....”

“是的，只有一个人有机会。就是为了处理伤口，先行离开小屋的梻尾。”

“怎么会……不可能啊。那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啊。有哪个父母会拐走自己的孩子？首先，做这种事要怎样才能瞒过所有人呢？从条件上说和黑井一样，不对，是更严苛吧。”

连我也已经完全沉迷于解谜本身了。

“在这个记录里提到的食子鬼，乍一看似乎是故事的核心。但是看完之后，只留给人以一种陪衬的印象。但事实上，它很可能含有暗示意义。”

“怎么说？”

“关于食子鬼的解释有三。其一是传说中的魔之物，也就是架空的存在；其二是实际存在的动物；然后其三就是人类。我也读过藤森谷博士的著作，遗憾的是除了博士以外，很少有人做过有关朱雀地区的研究，直到现在他的研究仍是最有影响的。虽说对于日本的民俗学而言极其冷门，不过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博士的《民间传说资料集成·四　　魔之物》里所叙述的关于食子鬼的解释，说的是食子鬼就是人类。而且，多数情况都是牺牲者的孩子的双亲。”

“但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孩子……”

“就是弃婴啊。在过去，这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这种事实演变为这样的传说流传于世，也是常有的现象。”

“但是这和梻尾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于食子鬼的解释是很有趣，但这和现实中的事件完全扯不上关系啊，对此我很是焦虑。
“所以说是暗示性的呀。不过根据梻尾的情况，这并不是他的亲生孩子——”

“你说什么……”

“看看梻尾和丁江的对话吧。”

信一郎指着《迷宫草子》里相应的段落说道：

“就是这。梽尾谈到妻子产子时说道‘冒昧地打个奇怪的比方，就算是同一个妻子所生，但倘若孩子是其他男人的，我想我也是绝对不会牵挂到这种程度的吧……’在此之前，丁江也写道‘他和太太是在医院认识的，还是夺人所爱之后结的婚’，真是意味深长啊。”

“也就是说，孩子其实是梽尾夫人结婚前交往过的男人的骨肉，然后梽尾发现了这个事实？”

我将信将疑，但马上又歪了歪头。

“但即便如此，他就会对孩子做那种事吗？”

“这对于既没配偶也没孩子的我们来说，还真是挺难想象的。只是，人在犯错的时候，在进行所谓犯罪行为的时候，并非都有令大家理解的理由的。”

话虽如此——

“恐怕驱使着梽尾的是我们和在场的丁江都无法理解的动机吧，但事到如今我们能做的是以这份记录中读取的信息为材料，来探究见世物小屋事件。别无他法。比起猜测难以捉摸的作案动机，还不如思考最容易推测出的机会，才是最为合适的推理方法。”

“原来如此，就是说有那种机会是黑井和梽尾吗？”

“只是，黑井即便有作案机会也没有作案手段。”

“那梽尾就有了？”

倒也不是怀疑信一郎，我继续往下说：

“的确梽尾和黑井一样有作案机会，这点我也承认。但他能成功的条件应该比黑井更为严苛。按黑井的情况，山鹿事件发生以后，若她留在通道B上是能支配一定的时间的，毕竟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通道A的山鹿身上。虽说梽尾有可能比大家先从通道A回到通道B，但由于没过多久丁江他们也去往通道B了，所以能用在婴儿身上的时间，几乎也没多少。”

“是啊，时间是很紧张。”

看到信一郎坦率地承认，我也就一个劲儿说下去了：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隐藏的地方，何况搞不好就算是孩子的爹，婴儿也会哭出来。在这种状况下，还能说是梽尾把婴儿掳走了吗？”

“有个不用花多少时间，不会弄哭婴儿，大家也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难道……”

“不仅是丁江他们，就连对于警察来说也是盲点的地方，只有一

个。”

“是哪？”

“就是婴儿车里。”

“你说什么！”

我以为他在寻我开心，但又好像并非如此。

“就是因为婴儿不在婴儿车里，才引起这么大骚动的吧。”

“正因如此，所以谁也不会想到去搜查婴儿车本身。这不就是最安全的隐藏的地方吗？”

“虽说婴儿就在婴儿车里，但桝尾却假装没看到引发了骚动。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是这样的。这虽说也是个办法，但行不通。首先桝尾夫人查看过车子里面，而且丁江和警察应该也会看一眼吧。”

“那么……”

信一郎举起一只手制止了我理所当然的提问，

“那个条件下作案动机、机会和手段全都具备的，就只有桝尾了。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创造出这样的场景的呢？”

“嗯？是说桝尾有机会能掳走婴儿的场景——的意思吗？”

“对。”

“事到如今你又想表达什么？是因为山鹿引起的了骚动吗……这样啊，不管是桝尾还是谁，都不可能预料到见世物小屋里会发生那种事。因为太过理所当然反而忘了。”

“也就是说，桝尾一开始就打算遗弃婴儿，才来祭典的。无非是利用了偶然发生的山鹿事件而已。”

“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用双层底的婴儿车就行了。”

“欸……”

信一郎信手翻起了《迷宫草子》。

“丁江也写过，婴儿车是桝尾特别定制的。在桝尾把婴儿车搬上台阶的时候他曾想搭把手，也被坚决拒绝了。事后又是桝尾从见世物小屋里强行带来了婴儿车。”

“桝尾本是计划在混乱的祭典中，利用婴儿车的特殊装置来编造出婴

儿被拐事件吗？后来遇到了山鹿事件，他急中生智想到可以利用起来，故而改变了计划。”

“在通道B后面的区域，古叶发现了蓝色的婴儿毛毯。正如丁江所述，这原本是婴儿车上的东西。但已然不见婴儿的婴儿车上，却留下了淡紫色的毛毯。那么，这淡紫色的毛毯是打哪冒出来的呢？”

“…………”

“恐怕这淡紫色的毛毯原本是填充在婴儿车底的空隙里的，婴儿被放进去之后就被替换来了。桝尾原本是打算处理掉淡紫色毛毯的，结果却误拿了蓝色的毛毯扔到了通道B的对面。”

“即使这样，也马上会被找到啊。”

“桝尾最怕的其实是夫人发现本不该存在的毯子，所以在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又无法扔到夫人们所在的通道A，总之只好把毯子扔到通道B对面了。对他来说很幸运的是，夫人因惊慌过度根本就没注意到毯子。”

“最关键的婴儿车，定制的时候不会引人怀疑吗？”

“双层底什么的听起来是有些犯罪的味道，但只要说这是用来收纳奶瓶、尿片之类的地方，也就不会让人起疑心了。而且桝尾谨慎起见，想特地在另一个地方制造诱拐案，这方面我认为他考虑得很周到。”

我一度还想插嘴说些什么，但听到最后觉得他讲的也有道理，最后也就接受了。

但信一郎的样子忽然变得很奇怪。

“极具暗示性的舞台设定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极具暗示性的……”

他一面循环往复说着相同的台词，一面像是窥探着什么一样把头一偏。

“怎么了？”

他对我的说话毫无反应，当我想再开口询问时——

“嘘。”

他把右手食指贴着嘴唇，凝神屏气地倾听着什么。

“开始了吗？”

还没来得及问是什么，紧接着我也注意到了。

沙沙沙沙沙……

别屋外有奇妙的声音。

“那，那是什么？”

“其实傍晚开始就听到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但不久就和星期一那样，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伴随着脚步声，在别屋外面一圈圈盘桓着……”

之前在仓库里的恐惧突然间复苏了，脊背如触电般震颤不已的同时，感情仿佛也被惊怒的阴霾所笼罩。

“但，但谜不是已经解开了吗？”

虽说这么不讲理的事令人愤怒，但所谓怪异本就迥别常理。何况我也清楚自己的反应就是恐惧的另一面罢了。

“对啊，是暗示性的。而且，当时的朱雀神社里还有另外一样只能说是暗示性的存在——”

“你到底想说什么！”

围绕在别屋周围周而复始的脚步声，似乎正由一个大圈逐步变小，似乎每绕一圈就靠近一点的样子。

“怎么回事，解释出错了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没有其他推理吗？”

“与其说是推理，这不如说是我的妄想。”

“妄想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先给我先把谜解出来吧！”

我忍不住叫了出来。

呜哇哇哇啊啊……

仿佛一应一答似的，外面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或许是身处别屋之内的原因吧，感觉和仓库那会儿相比，此时听到的声音略小。然而，其实也无关声音大小。顷刻之间，我全身寒毛直竖。

“信一郎！”

我大声呼喊着。

“栫尾有作案动机、机会和手段。”

但是，他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这副样子。

“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是因为他原本就计划伪造婴儿诱拐案，到这儿能理解吧。然后因为偶然发生了山鹿事件，栫尾急中生智利用了它。但这是以山鹿事件为中心的考量，如果从栫尾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显得极其不自然。”

“为什么？”

总之现在必须加快他推理的进度，我催促着他往下说。

“桝尾若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完全没有必要在最后关头才顺道利用这种偶发事件。更何况若逃跑的山路被擒获，伪造诱拐的计划马上就会露馅，实在没必要冒这种风险。按桝尾的计划，前来祭典的杂沓而众多的游客里，很难确定谁是犯人，这才是该计划最大的优点。故而即便知道山鹿一定会逃走，桝尾也绝不会把他当做犯人。”

“也就是说，真凶另有其人……么？”

“是的，而且真正的犯人利用了偶然的山鹿事件。”

“究竟是谁？”

“是丁江夫人。”

“…………”

我凝视着信一郎，一时无语。

“她就是掳走婴儿的犯人。”

“但，但她不是没作案机会吗？”

信一郎真的了然于胸了吗？真的把谜全部解开了吗？能否给这个怪异现象画上终止符吗？已经不能再失败了，恐怕……

“的确，按顺序黑井，山鹿，桝尾有作案机会，而他们三个以外的人想要掳走婴儿，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丁江发现了妻子的行为并给予了协助吗？”

“不，不是的，对于妻子目无法纪的行为，丁江一概不知。因为这个记录是按当时的时间轴来记载的，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情以及周围发生的事完全没有一丝欺骗误导的成分。”

“那就更没可能了嘛。”

“虽说听起来很微妙，不过倘若她真有机会的话，也只能考虑是在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

“当山鹿引发了事件，大家都聚集在通道A的时候。”

“可是……”

“听着。事件发生时，首先是桝尾赶到了现场，接着是听到他惨叫声后，桝尾夫人赶了过去。照理说再往后是丁江夫妇，丁江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我亦催促着妻子紧随其后’。也就是说，他以为自己的夫人也跟他在一起对吧。不过倘使丁江夫人留了下来，原先被认为留到最后的黑

井才是先到的，那又如何呢？作为证据，丁江在通道A回头看到的不是夫人，而是黑井。他写过‘回头一看，是先前那位身着黑衣的女性客人，正凝视着醉酒的男子’。”

“能够作证的黑井，在事件之后就消失了，所以才没法确认。但为什么她会选择逃走呢？”

信一郎似乎并不在意。

“姑且不论她孩子是否已经死亡的说法，但我觉得有一个解释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黑井和祭典首日被山鹿夺走孩子的母亲是同一个人。故而不想再和山鹿扯上任何关系的她，就悄悄溜走了。”

“原来如此，黑井的事是弄清楚了。梻尾虽说具备所有的作案动机，机会，手段等条件，但在那个场合实行起来会显得很不自然，这样说法我也懂了。我也理解山鹿为何会被排除在外，并承认了剩下的人里有机会下手的就是丁江夫人。”

“很好。”

“但夫人为何非要掳走婴儿？在那种情况下又是怎么成功诱拐的呢？”

别屋外的包围圈似乎慢慢缩小着，即使身处屋内，亦能切身感受到那不详的气氛。与之相应的，令人嫌恶的哭声也越来越响。

或许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信一郎，到底怎样？”

“是的，除此以外有机会的只有丁江夫人了。那么，她为什么，又是怎么掳走婴儿的呢？也就是说动机和手段。”

“能解释的了吗？”

“对她而言，有趣的是作案动机等于作案手段这一事实。”

对我的焦虑不安熟视无睹，信一郎仍旧埋头沉迷于解谜中。

“当我指出梻尾是犯人的时候，曾说过现场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婴儿车的内部。”

“嗯，是的。”

“修正一下，其实还有盲点。”

“在哪？”

“婴儿车内部之所以会成为盲点，是因为那里是婴儿消失之处，是婴儿本该存在的地方。”

“那一瞬大家都深信婴儿在别的地方，所以没在婴儿车里找。但问题

是栫尾不是犯人吧。”

“嗯。丁江夫人也不可能知道婴儿车的机关。”

“那样的话……”

外面传来的哭声，相比于婴儿的啼哭更粗野，仿佛野兽一般的嚎叫……

“比起婴儿车，有更适合藏婴儿的地方。”

“到底是哪啊！”

为了消除那令人恐怖的咆哮，我大声喊叫起来。

“丁江夫人的肚子里。”

“…………”

“说实话——”

信一郎全身心投入在解谜上。

“在认为这个事件的犯人是栫尾的阶段，我觉得几乎已经解开了事件的谜团。然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点难以释怀。太过茫然，一点头绪都没有。”

“知道了吗？”

“就是这份记录。”

“…………”

“丁江写作的动机和记录的内容中并无刻意的谎言，这我觉得这毋庸置疑。但你没觉得哪里不自然吗？”

“怎么说？”

面对信一郎的提问，虽说只是瞬间，我忘记了别屋外环绕的怪异。

“好吧。丁江夫人有孕在身。尽管如此，丁江和栫尾相识以后，就任凭妻子在铺着大颗砂石的参道上独自行走。虽说是和栫尾夫人在一起，但毕竟是头胎流过产而再次怀孕的妻子，让她走在这种本来就容易摔倒的道路上，他会置之不理吗？在攀登石阶的时候，他也只想帮栫尾搬运婴儿车。在见世物小屋里，对夫人的动静也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作为有过流产经验的孕妇之夫，是挺不自然。”

“而且丁江在中之门回头看到妻子用奶瓶给栫尾的孩子喂奶的模样，感到无比怜惜。倘若她真的怀着孩子，马上就要生产的话，这样的感情不是有点奇怪吗？”

“那是对失去孩子的妻子的感情吧。”

“而且她要是真怀着孕的话，应该会有孕妇特有的尿频。但实际上在上厕所并不方便的参道和神社境内，她却完全没有表现出那样的症状，甚至是楙尾夫人去厕所的时候也没有同行。”

“丁江夫人是假怀孕，是她自己装的么……”

“是的。而且丁江这个人，看上去性格一丝不苟的样子。”

“诶？”

“仔细阅读这记录就能知道，他从头到尾也没写过一句话说妻子怀孕了。他明知道妻子在演戏，只是配合着她而已。”

“啊……”

“恐怕是由于流产的打击导致了严重了神经衰弱，所谓反复出入院肯定也是在精神科。丁江担心妻子身体不正常的地方并不是指怀孕，而是指精神。”

“是一种假象怀孕吧。”

“她在事件之后生下了朔次，即使是从他事故死亡的年龄开始倒推，夫人在造访朱雀神社时，也应该有孕在身了。但两个人都未注意到这点，所以在写下这份记录的时候，在丁江的意识里应该有种后悔的想法，要是早点知道妻子怀孕的事就好了……‘就是在那时候，我们夫妇两人和妻子肚子里的朔次，果然是被食子鬼的邪气所毒害了吧’，这样的记述也有清楚的体现。”

“真是讽刺啊。要是再晚点遇到楙尾夫妇，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恐怕当时的她，岂止是从未自神经衰弱中恢复过来，反而逃避到了空想世界中。明明流产了，却还在继续从事着制作儿童玩具的副业，果然有点不同寻常吧。以下是我的想象：她会不会利用工作之便把玩具球拿来切掉一半，往里面塞一条淡紫色毛毯，放在肚子前面扮演孕妇呢？”

“那毯子就是从那里来的吗？”

“故而在食子鬼起源碑前，当她坐在那里捧着肚子喊着‘宝宝’的时候，丁江很是担心。是因为怕受到事件的不良影响，妻子的精神会越来越不稳定。即使是假怀孕，她也还是会说‘流产是有惯性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当他抱着妻子摸着她的肚子时，自己的手被婴儿踢了一下。这一瞬间，他就明白了一切。”

“…………”

“一想到他当时的心情，就觉得毛骨悚然。”

“同感。”

“正因为如此，他无论如何也没法接着往下写了。”

“也就是说她抢走婴儿完全是冲动的行为。但为什么婴儿没有哭呢？难道说被她亲手杀死了吗……”

我一面说一面分心向外看，不知不觉间脚步声和啼哭声好像都戛然而止了。

“丁江用手感受到了婴儿的动作，应该没在小屋里做过什么。或许是妻子给婴儿投喂了微量的安眠药吧。”

“怎么做到的？”

“用奶瓶给婴儿喂奶的时候啊。”

“…………”

“妻子流产后一直在诉说失眠。在医院开过安眠药处方的几率很高，而且丁江在制药公司工作，如果夫人强烈要求的话也会得手的吧。这样一来，从她看到桝尾的孩子开始，应该就有了抢夺的念头了吧。而且在见世物小屋里，因为偶遇的好机会，在冲动的驱使下就做了诱拐的事。或许她也有过这是自己孩子的妄想，但真正的动机，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吧。”

“呼.....”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精神恍惚地看着信一郎。从刚刚开始就竖着耳朵，但外面依旧寂静无声。

“你觉得婴儿后来怎样了？”

总算有了一点余裕，于是我试着讯问了后面发生的事。

“是啊……。从丁江的立场考虑的话，在离开朱雀之地以前，是不希望孩子引人注目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一直藏在妻子肚子里，所以可能放进包里了吧……”

“太过分了。”

“总之，在这盛夏里，一直把婴儿置于通风不良的空间里，而且必须要藏相当长的时间。以防婴儿忽然哭出来，也有可能继续喂了安眠药。鉴于各种情况，不得不遗憾地说，婴儿的存活几率是微乎及微的。”

“也不能说是自然死亡，或许就这样慢慢衰弱而死了吧。”

“嗯……。令人在意的是丁江家庭院里的供养塔。”

“那不是流产的孩子的吗？”

“或许是如此，但这份记录却只是说是为了孩子。比如妻子好不容易自流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此重新建了孩子的供养塔。要是这么说的话，在现在的世道上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么说起来倒也是。”

信一郎斜楞着眼睛看着已然心服口服的我，似乎还在思考着什么。

“对了，桝尾肯定是知道的！”

“什，什么？”

“他可是儿科医生，丁江夫人假怀孕的事怎么可能没注意到。”

“那，那么他……”

“看到这种奇怪事情，他一开始也可能诧异。但由于他自己肚子里也打着小算盘，所以才不想惹麻烦。”

“事情发生之后，他很快就识破了真相。”

“但幸运的是，一切都顺水推舟地变成了这样。”

于是信一郎像是停止了一切思考一样，扑通一声靠在椅背上，仰望着天花板。

“最终，进入见世物小屋的九个人里面，山鹿、桝尾、丁江夫人这三人，内心都孕育着某种邪气。说不定就是食子鬼木乃伊，凭借缘起碑上残留的魔力，使其增幅放大了。当时，任谁是犯人都不奇怪的氛围，肯定也一直弥漫在现场吧。”

“得救了……啊。”

我也边抬起头来，边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道。

“嗯……”

信一郎回应的声音也仿佛抽干了所有力气一般。两人就这么怔怔地持续盯着天花板。

耳畔只剩下御陵的树海随风起伏的沙沙声。包括飞鸟家在内的竹暮町一带，全是一片沉寂。

风似乎渐渐变强了，伴随着阵阵低鸣，别屋外盘桓着的那个沙沙的脚步声，又出现了.....

“喂，喂……”

就在我猛然自靠椅上起身，瞪着信一郎的时候。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别屋的玄关处响起了啼哭声。

“信，信一郎！”

“…………”

“还，还没结束吗……”

哭泣声已经传到了走廊。

“你的解释有误吗？”

“…………”

“还有什么其他的真相吗？”

“…………”

“信一郎！”

信一郎慢慢地朝我转过身来，用平静至极的语调说道：

“那个婴儿就是朔次。”

[注1] 《The Fog》，美国导演约翰•卡朋特于2005年执导的恐怖电影。
[注2] 《The Fog》，英国恐怖小说家詹姆斯•赫伯特于1975年发表的恐怖小说。
[注3] 《The Mist》，美国著名惊悚作家史蒂芬•金于1980年创作的中篇恐怖小说。
[注4] 黑井（kuroi）与黑い（kuroi）发音相同，意为黑色的。

第三話　「娯楽としての殺人」

泥　重井



第三话 为娱乐而杀人

泥 重井

愿有一人

引而戮之

君乃一人……

……故友将至

欲杀一挚友。

究竟自何时起竟被这种想法所愚弄的呢？被梦野久作的猎奇歌所触发乃是一切之肇始，又抑或这本是经年累月深埋心底的冲动，被这首歌唤醒了而已。虽说如今已全然无法分辨孰是孰非，仅能知晓这一念头正日复一日愈演愈烈。

欲杀一挚友——

而此时此刻最要紧的是，我从未觉得我对某一特定好友抱持杀意。亦可以说，只要确为好友谁都无妨。我是对“杀死挚友”这一行为本身乐在其中，如今这种兴趣已然化为一股不堪忍受的冲动，自内心深处喷涌而出。

欲杀一挚友——这种行为竟于何处诱惑着我？

我身后是栖身之屋唯一的窗户，曾几何时外面肆虐着的暴雪，仍在纷纷飞舞着。墙上挂着的古董时钟的指针即将指向凌晨一点。适才沐浴完毕，身体便已萌生了寒意。熄掉屋内的灯，拉开窗帘向窗外望去，伫立在街巷旁边的路灯隐隐绰绰的光芒，辉映着不断寂寂坠落的雪花。如此这般如梦如幻的景色，缓缓呈现在我眼前。怕是城里所有住宅屋顶的黑瓦，悉数被粉刷得雪白无暇了吧。

于是拉上帘子亮起灯，再次将脚置回被炉，斜倚在窗边的桌案上。

孤身一人于雪花缭乱漫天飞舞之夜，竟心心念念“杀死挚友”的自己，乃是精神上的异常者么？

杀人行为大略有二。其一为临时起意，始于嫉妒、怨愤之一念，诛戮被害者的激情型犯罪；其二为对于被害者的自卑嫉妒种种思绪徐徐积聚，乃至精神上纷乱如麻，最终陷于非杀被害者不可的心理状态，并判断此即上策的危机型犯罪。

单自分类看，我将为之的杀人或可纳于危机犯罪。然而我欲杀挚友之心，却绝非精神纠结所致。诚然我论断杀死挚友乃是如今自身所能做的最善之举，然则我也绝非处于如不行动则会身死形消，最后不得不尔的精神状态。与此相对的，我仅是为了自身愉悦，为愉悦而杀人。

眼前的被炉之上置有一书，乃是推理相关书籍里闻名遐迩的《Howard Haycraft： Murder for Pleasure》。此书即我思忖如何谋害挚友时，经常翻阅的书。固然我也知晓这书的内容不过是有关本格侦探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却是我花了对学生而言可谓重价的金额，于一家专贩西洋书的旧书店购得。正因为此书译名为《为娱乐而杀人》，本身即涵括我所欲实施行为的真意。

换言之我随即所要做的，便是为杀人而杀人，一种纯粹的杀人。但并非谁皆可戮，无论如何，惨遭屠戮的人物非我的挚友不可。是的，于我而言，此人务必是我真正的挚友。只须众人尽皆承认的关系即可，具体是谁并无妨碍。有限条件中所包罗之无差别杀人的特殊性，乃是令我所醉心不已 的杀害挚友一事，所抱持的最大特征。

那么我杀死挚友所获之愉悦究竟为何？不对，其实愉悦一词并不足以状之。能理解这一无法言喻的诡谲精神症状之人，究竟是否存在于世？即便信而有之，一定也鲜有深究吧。毋论如我一般欲付诸实践的，怕也是举世无双。虽对真实情形了然于胸。然则如此充满魅力的杀人本身，早已令我目不转睛了。

譬如你深夜造访好友寓所，他正独自一人耽溺读书中。其余房间的住客或就寝或外出，并无外人打扰。寓所之中清醒着的仅有彼此二人，此处即是二人的专属时空。 两人除了议论文学以外并未言他。万籁俱寂的夜幕之下，萦绕耳际的唯有彼此间的呢喃细语。暗夜徐徐张开漆黑的大口，笼罩着二人所在的空间。内中唯有两人的絮语在虚无地回响不已。

正当其时，你是否会乍然心血来潮——

（此时此刻就算杀了他也未必有人起疑……）

从未对那位朋友抱持着嫉妒心抑或自卑感，自然可完全不见杀意。非但如此，眼前之友人也是众人共认的挚友，两人间也一概未有过利害关系。此友之死丝毫不能为我带来任何利益，两人间并无一切利害关系。互相联结的仅是精神上的朋友关系而已，唯此构结而成的所谓挚友的存在。 如此种种条件愈是彻底，杀死这个挚友才愈有意义。

假设你已决心加害某人，当其为计划性犯罪的境况下 ，除了熟虑自己可以为之的杀人手段及犯罪时机外，如何令自己如何置身嫌疑人范围之外，亦是可令人殚精竭虑之事吧。

然则由于多数犯罪者普遍是受激情驱使的冲动型犯罪，是以犯罪之时未有分毫考虑的余裕 。鉴于这些人在杀人之后至多会急中生智耍些狡计，故只可谓拙劣不堪， 也易于被警察勘出端倪。倘若如此为之亦可逃

脱法律制裁，便只可谓是上天保佑自求多福了。

不过倘若说有计划的犯罪者绝对安全倒也未必。毋宁说要冷静地制定计划，将自己置身于嫌疑圈外，使杀人事件如入千节百扣的迷宫，抑或让他人顶罪将事件带入虚假的结论里，如此天衣无缝的犯罪计划，仅凭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能力绝对可谓天方夜谭。

虽说有悖论之嫌，但愈是深思熟虑滴水不漏的犯罪计划，愈是因其缜密性，反而极有可能成为不完全犯罪。那是由于在犯罪之时，无可确保所有物事能按人类预设之谋如期而至。 无论何等天衣无缝的谋划，亦无可能将偶发事件编入计划之内。正因为设计得毫厘不差，但凡有一点突如其来的情况怕是马上会危及性命。关键是一个经验全无的人思考出的完全犯罪计划，自专业的警察和搜查官等的视角看，无疑皆等同于纸上谈兵而已。

况且即便成功，归根结底是自单个头脑所诞生的谋划，即便这个犯人是当世无双的天才罪犯，在复数 头脑乃至集团的搜查活动面前，犯罪计划都只能悉数宣告瓦解。有时甚至无需兴师动众，倘若有一个坐拥天才侦探之眼的人物登场，或许一切便会尘埃落定。

因此，虽与上述结论矛盾，如若真存在杀人之后免于拘捕的完全犯罪，绝无可能是计划性的，而是蕴含较多偶然因素的激情型犯罪。偶然发生之事，即便是天才侦探也无从进行逻辑推理。换言之，若想实现完全犯罪，如此极端相悖的因素乃是不可或缺的。

故而此处回到原来的话题，有关杀死挚友这一 满是魅惑的念头。杀害方法无须特别讲究。由于全无杀人事件中所谓杀意，因此 是大可不必拘泥手段的。非说一二的话，还是希冀尽量奉行艺术性的杀人吧 。此外关于杀人的执行日期，亦不宜制定繁复的计划。一面做好随时杀人的筹划一面伺机行事，一旦水到渠成便坚决执行，当有这般心态即可。然后只需谨察目击者和残留的物证 ，余下的细节最好是当场临机应变。万不可事前安排得过于细致，否则稍有疏忽便会由于杀人的兴奋打破原有之计划。

一旦发生杀人事件， 警察就会有各种搜查行动。其中被害者之人际关系，会在怨恨、金钱、爱憎等方面进行彻查，尽其所能以犯罪动机为契机使嫌疑人浮出水面。

然则我却并无可疑之处。由于自常识的角度考量，我毫无动机。作为受害者的挚友，我又杀之何益？起初我便完全隔离于嫌疑圈外。 纵然存在于 我极为不利的证据，只要动机无解，就可保绝对无虞。

或许会有人在此说出此等愚不可及之言：

“若是如此，不如不杀挚友，起首就杀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岂不更妙？与其虽说几无动机地 杀戮身边的人，不如无差别地杀戮毫无瓜葛的人，如此岂非更加安全？”

而我则欲大呼其谬，如此杀人魔般的杀人做派，着实愚不可及。此类低级的杀人了无意义，乃至不值流一滴血。诚然那样更为安全，也更易于使调查陷入迷宫，但我所追求的绝非血腥残忍的杀人。

坦诚而言，我对众多留名犯罪史的杀人犯——开膛手杰克、HH•福尔摩斯、浴缸新娘事件的乔治•J•史密斯、杜塞尔多夫的怪物彼得•库尔登、新奥尔良的斧头男、波士顿的扼杀者阿尔伯特•迪萨尔沃、艾德•盖恩、泰德•邦迪[注1]等，皆有着无可言喻的共鸣与留恋。不过即便这些念头已然在我脑内漫溢，也只好将其看做另一世界之事。虽说我对绝世杀人犯所持有的，犯罪之凄惨与淫靡，怪异的残虐性及疯狂性等神往不已，但倘若将那些具体的形式付诸于眼前　，却只会令我感到无限的作呕与不悦。

此处冒昧地提一下，我的房间是四叠间。虽说在此地就是寻常的学生宿舍，却是毋庸置疑的逼仄。入口是毛坯房一般的空间，房间自此处往内延伸。 甫一进屋，便有种恍若进入鳗鱼巢穴的印象。入口对面是唯一的窗户，入冬以后置于窗边的桌案便可替代被炉的靠背。

凭倚桌案环顾室内，抑或钻入被褥张目谛视，自有一种荒谬绝伦的压迫感。尽管是如此狭隘的房间，右侧墙壁自地面至顶棚都堆砌着汗牛充栋的书籍。并且书不单排排向上累积，亦层层往前堆放着，正所谓两层三层的书壁巍然屹立。这些书大体以古往今来的侦探小说及怪奇小说为首，自犯罪学、异常心理学乃至于黑魔法之类，广义而言皆为推理相关的书。

藏书之中从无比煽情的犯罪故事，乃至非常客观的犯罪记述，包罗了以众多以现实事件为题材的书籍。然此于我而言皆为“故事”。虽说此类确凿发生的事实固然亦可激发某种兴奋，却也并非可以超验抑或退化出虚构情节的范畴。 作为杀人故事，我也仅是接受了那些故事而已。

行文至此似乎有些文不对题，还是回归本位，继续商酌杀害挚友之计划吧。

我并非单纯为了享受谋杀的行为，倘使真有这样的冲动，此刻或许已然手执利刃，穿梭于夜晚街巷的阴翳之中，制造着种种连环杀人事件了。

若只是滞于想象，猎奇杀人或也不赖。然则令我感觉无比兴奋　却并非杀人行为本身，而是刺杀之前以及罪行达成尔后。

所谓之前即此时此刻，思索着如何杀戮挚友的无上幸福之期。在不久的将来的某日，　　在与我决意要杀的挚友对峙的刹那，两人攀谈的时刻，窥探出杀机的一霎，以及决断实施杀害的瞬息——啊，彼时我的精神状态又是如何呢？如此仅是在脑海中描绘出想法，便已心醉神迷了。

继而在实际杀害之后——沉溺于挚友被害而悲伤不已的我；从挚友的立场，未尝有任何怨恨和利害关系而置身在嫌疑圈外的我；作为挚友向受害者遗属和友人表达哀思的我；在接受警察的问询之时，谈到完全

未有犯人线索的我。一想到事件之后的自己，便会徐缓地涌现出类似性兴奋的欢喜之情。

再次比较杀害挚友的前后，较之蓄势待发之前，果然还是事成之后更具魅力吧。毕竟事后的我所到达的世界，怕是充溢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异质之乐。

迄今为止我与堪称挚友的人于深夜会面时，曾几度被这种不知何谓的欲望结成的异样冲动所侵袭。和对方交流的时间愈长，交流的气氛愈融洽，就会愈加不由得从我内心深处涌现出来。

（此时此刻就算杀了他也绝对不会怀疑至我……）

此念几度闪现脑际，趣味的是接下去我所思忖的总是自己已将挚友置于死地之后的言行。我丝毫未尝想象过杀戮的场面，故而我对杀人的行为并无嗜虐的趣味，这岂非最有力的证据么？

重新在此记述下吧。我所抱持兴趣的乃是杀害挚友之前以及尔后的自己。为失却契友而悲叹，憎恨犯人乃至恨之入骨，衷心劝慰遗属，期望能为警方的调查提供帮助，始终讲述着有关亡友回忆的那个我。

然而杀害他的犯人是我，世间公认的身为被害者挚友的我，实际上竟是杀人犯。这是何等出乎意料的犯人啊。并且，对于被害者而言毫无动机的这一事实却成为了为动机。这在犯罪史上空前绝后极具意外性的杀人动机，招致了这位好友惨遭杀害。几曾有过如此完美的杀人动机呢？

每每思绪至此，我的胸腔便高鸣不已，注定无眠。　我整夜未曾合眼，一面聆听着心脏的跃动，一面目不转睛地凝睇着顶棚上浮现出的奇妙晕染。近来由于终日睡眠不足，意识持续陷入朦胧不清的状态。尽管如此，在思忖如何杀害挚友时，脑内某处亦有清醒着的感觉。虽说太过愚昧而未尝一试，我的这般状态，近似于某种药物的反应。

那么，迄今为止都在说明着杀害挚友的事，但将这一行为推进下去时亦并非毫无问题。 事实上最后仅剩了一个棘手的课题，这便是我是否能将杀害挚友这一具体的行为完全付诸现实。

倘若将至今为止的原委都诉之于他人，如今再提出这样的疑问的话，会遭人传为笑柄的吧。明明不曾有杀死对方的决意，又岂能实行所谓的为娱乐而杀人？被如此议论也是无法可想的么 。

但还请静听我把话说完。我曾反复强调，这场杀人事件对于受害者不抱任何杀意， 它是与普通的杀人事件大相径庭的异质杀人。丝毫未曾积累过杀意，有的仅是利用杀戮挚友这一行为获取自身精神的净化。

因此，等到执行阶段，某个念头便会理所当然地淆乱大脑——我确能杀死挚友吗……

关于杀人行为的执行云云 则需思虑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是否会为

勉强杀害挚友而心存顾忌；二是为能否染指杀人这一血腥行为而忐忑不安。

就我的立场而言，前者实为无稽之谈。那种想法起初就从未在我心中存留片刻，至少时至今日，我并未对人际关系抱持过任何想法。即便有，也不过是处世术之类的表面文章。这从记事以来都一贯如此。 我所求之物在健全的人际关系是绝对无法企及的，只有在幽闭的梦里，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中才能闪现妖异的光彩，亦可谓暗中之虹。那是在此等乏味的现实世界里无可窥及的，被令人惊诧的唯美主义装点的世界，在彼处美妙空间的扭曲体验 。

我常自思索，究竟如何才能涉足彼处，仅此而已。因此欲在现实中缔造那个世界而施行杀友行为的我，是不可能对当前的友人抱有任何怜悯之心的。

不，关于这点我想无论空费多少唇舌，普通的人类究竟是不会理解的。我也只能认为是自己先天缺乏爱情与友情，同情与怜悯之类的情感。

另一方面，我是有常人决计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该如何表达呢——这是一种独特的情感，通俗来说就是能敏感地觉察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乐趣。耽溺于这种奇妙的愉悦，最终浮现出的便是杀掉挚友，这一令人战栗的满溢着兴奋和欢喜的绝妙想法。

问题在于后者。方才我也提过，我所憧憬的惨剧世界是绝不属于这个世界。即便是真的流血，也必然不能是那种在覆满尘土的肮脏现世中流淌出的褪色的血，而是能烙印在眼底的拥有鲜明色彩的朱红。就仅凭流血一项便是如此。故而觉得现实中的杀人与我而言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倘若这是概率杀人，那么我也虚无烦恼吧。但若只是为了无差别杀人而布置陷阱的话，就无须特地选择好友了，那样无论是谁都好。

而杀害挚友却并非如此。唯有我亲自手刃友人，才能催生出后来的我，这样的我才能被赋予意义。因此绝不能逃避杀人行为，既然如此，只能是在杀人之前不作他想了吧。

话虽如此，一旦到了实施阶段，或许大多也船到桥头自然直。之所以忽作此言，是鉴于近来我觉得这种冲动自心底喷涌的次数愈加频繁。撰写这样的原稿，亦是为了对此加以抑制。

那么，应当如何甄选最为关键的受害者呢？应当选擢何人来当那个光荣的挚友呢？

我以为最理想的方式便是像久作的猎奇歌一般，向恰巧造访的友人下手。但无论何人都无法拥有诸多堪称良友的人物。即便偶有朋友上门拜谒的机会，若并非很亲近之人，就全无杀戮的价值。换句话说，自然得从一定的范围内选定候补者。

而我已然框定了候补人。倘使是他，则具备了遂心如意的条件。他是一个与我嗜好相仿的人，两人独处时总爱谈些玄之又玄的话，不过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充当听众。尽管如此，还是能和他相谈甚欢的。这么说来将久作的猎奇歌相授于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了。当他听完我杀死挚友的故事，知晓自己被选为谋杀对象，或也会深感欣慰吧。 嗯，肯定如此。他定会以此为荣的。既然如此，这已非我一人之事了。

想到此处我的身躯就如罹患疟疾般战栗不已，难以言喻的快感自下腹附近腾涌而上。

未知何时，悬挂于书山对面的时钟已然指向凌晨二点。

此时若他一如既往地造访，隔着被炉与我相对而坐谈笑风生的话，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我想我一定会笑容满面地和他说：

“你来得正好，真是恰逢其时呢……”

窗外似乎仍在飘雪。正当世界为此般寂静所笼罩之时，雪之气息携着冷气，透过窗玻璃源源不断地流转而来。

不知何处传来响声，是来源于玄关么？侧耳倾听，走廊上“啪嗒啪嗒”的拖鞋声传入耳畔。正是不断靠近的足音……

片刻之后，叩门声响起，万籁俱寂的宿舍仿佛也感知到了微微的震颤。

*

“为娱乐而杀人”

最初我以为这篇用A4纸打印的原稿只是一篇拙劣的小说而已，直至和那个事件联系到一起……

N年前，就在十九岁的那年，我搬来了“茄叉兔”这个鲜有人知的小镇。

按我爹的说法，我的处境是“女孩子家家的，复读一年竟连志愿的学校都没能考上，最终只能离京沦落到北国的四流学校”。但终于得以远离烦人的双亲，我是纯粹地为此感到高兴。这兴许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年华吧。

唔，这么一想，现在的生活还真是可怜……我的工作为什么会是这样——哎其实怎样都好。由于我是在东京出生成长的，所以要和小学、中学、高中时期的好朋友分手，实在是相当落寞。但我也体味到了那种并不痛苦的解放感。一想到父母的干涉将烟消云散，就忍不住开怀大笑。但在住所上我只想举手告饶。

“让年轻女子独居，简直荒唐透顶”，愤怒的老爹通过特殊关系找来

的，是姑父的朋友的前辈的同事的妹妹的丈夫的姑妈所经营的池和莊。

这与委托当地的房产中介恐怕并无区别。不对，这也能算托关系么？还不如去房产中介，说不定还能找个更好的住处。至少倘如不满意，起码可以回绝。

但是，所谓姑父的朋友的前辈的同事的妹妹的丈夫的姑妈所经营的，便只有破旧的出租公寓池和莊。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也没得选择，而且就连房间也是我爹自作主张定下的。以“女生住在靠近玄关的房间不安全”为由，让我住在了一楼的最里面。

“住一楼不是很容易被痴汉和内衣小偷什么的盯上吗？”

我这么一说，他就严肃地反驳道“二楼万一着火了逃都逃不掉”。我是觉得比起火灾，还是痴汉和内衣小偷更贴近现实一点吧。

本来么，与其说女生住在靠近玄关的房间不安全，其他寄宿的全是男性才是问题吧。虽说加起来总共也就四人，都是我入学的那个四流大学的学生，但都是男性没差，而且还都是年轻男人。在这种状况下，让我这样的妙龄少女独自入住，与其苛责靠近玄关的房间会如何如何，这里才明显更有问题。

但我爹却是一个在奇怪的地方特别有包容力的人，他觉得“寄宿的地方是熟人经营的,所以没关系，而那里的住客应该也都能信任”。当他得知一楼玄关附近的一号房里住的是一位名叫真户崎的国文科　大二学生时，甚至还觉得特别踏实。压根儿没考虑到那个男生也有化身为色狼可能性。

嘛，我的长相是不受男性欢迎的，而且打小就在我那四个混小子 兄弟的包围下成长，虽说也没想太多，可爹妈居然心大到这种程度也着实让人目瞪口呆。

只是当时的我，怀抱着独自生活的喜悦，故而大多事情都能一笑而过。他们还说什么既然新生活所需的家电和家具也没有完全备齐，反正也不是出嫁，干脆把老家用过的的东西带去得了。话是这么讲，其实也就是把用旧的电饭煲之类硬塞给我。这当然是因为我妈想买新的了，对此我也就莞尔一笑，照单全收了。

然而，连如此宽宏大量的我，在看到池和莊以及被带领参观内部的时候，也只能震惊道“不会吧……”

首先踏进玄关便是土间，左手边有个宛如失败作品的手制鞋柜。换上拖鞋后，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条延伸至二楼的楼梯。在左前方　的位置，有个上半部分半透的玻璃门。一开始还以为是仓库什么的，可门的构造却很微妙。打开后吓了一跳，这竟然是浴室，而且内部连更衣室都没有。也就是说，无论洗澡前脱衣服，还是出去后穿衣服，都必须在玄关进行。我自然是打定主意去外面的澡堂解决了。

浴室的对面没有门，直通厨房。角落里放着洗衣机，故而那似乎是

池和莊住客唯一可以交流的共享空间。厨房靠左手边最深处，突然有个好似张着大嘴的昏暗空间。我差不多怀着把头探入洞窟的心情走了进去，然后发现右手边的空间是走廊，即使白天也昏暗不清。池和莊的一楼部分的左手面有两个大小便兼用的单间厕所。不过那里却弥漫着某种无以言喻的恐怖气氛，着实令人尿意全无，或许只是单纯的脏吧。

沿着走廊往前面走去，右侧从前到后依次为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四号房空缺——五号房。总之这条走廊是真的暗无天日。仔细看去，左手面的墙上有窗，却完全不见阳光。而后察看了一下公寓的四周才知道，就在后方有一家蔬菜店，将池和莊的南侧遮挡得严严实实。

由于一号房和二号房有人，我便看了三号房和五号房。我爹自作主张决定了里面的五号房。不过从结果看，无论选哪间都没多大差别。

推开横向滑动的移门，是铺着地板的水泥地模样的空间。铺着榻榻米的房间自那开始一直伸展到对面的窗户。嗯，伸展这一表达准确无误。房间出奇的狭长，左右宽度和纵深距离明显失去了平衡。

虽然比走廊好一点，不过由于窗户开在北面，室内也一样昏昏暗暗。五号房虽然是位于拐角的房间，西面的墙上却没有窗户，或许是和邻居家挨得太近的缘故吧。水泥地的一侧与其说是壁橱，还不是说是由一块木板分隔成上下两层的空间。反正也没有门，不如挂个窗帘算了。连我都讶于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

诶，难不成真要住这儿吗？

到底还是迷惘了。顺便说一句，房门的锁还是坏的，所以必须去买一把挂锁 装上。

通常看到这里，十个人里会有九个——大概总有那么一个怪人吧——会立马出门去找下一间住处，更别提女性了。不过于我而言，打一开始就没选择权，加之总算能够独自生活的解放感，于是决定就这么得了。其实在此之前，我爹就早已签好了租赁合同。

顺便也去二楼参观一下吧。

走上楼梯在其左手面，也就是一楼浴室上方便是库房。只在冬天使用的暖炉等物，似乎都存放在这个房间里。自楼梯的右手边，依次排列着六号房、七号房、八号房、九号房和十号房。与一楼不同的是，厨房上方的位置是六号房，因此多出了一个房间。由于屋后的蔬菜店比池和莊略低，阳光得以自走廊的窗户射进来，自然比一楼要亮堂些。虽说只有这两点区别，但走廊间的明暗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二楼明明有房间空着，却偏偏跑去幽暗的一楼住……

我在心底把我爹咒骂了一通。

那么，来说说池和莊的住客，不是说物以类聚么，净是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

〖池和莊的住客〗

一号房——真户崎・国文科大二学生。

二号房——滋原・中国哲学科大二学生。

三号房——空房。

五号房——我・国文科大一学生。

六号房——户部・国文科大三学生。

七号房——空房。

八号房——空房。

九号房——福利元・社会福祉科大三学生。

十号房——空房。

女性新生似乎很稀见，直至暑假之前，我还是没能融入到池和莊的气氛中。其中一号房的真户崎和六号房的户部，由于分别都是国文科的前辈，所以关系要稍微亲近些。特别是真户崎，与其说他是最正常的一个，倒不如说是其他三人都很怪异，因而我也不大和真户崎同学以外的人交谈。并非融入不了，而是根本没法融入 。

包含我在内，池和莊的五人共同点是都爱看书。毕竟其中三个是国文科的，所以倒也不是什么怪事。然而只有我和真户崎同学是普通的读者，其余三个都是推理狂。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想肯定会遭到那三人的激烈抗议吧，所以在此还是准确记录一下吧。

二号房的滋原是包含纪实文学在内的犯罪小说系的爱好者，六号房的户部是本格推理系，九号房的福利元是恐怖系。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藏书也很充实。而且三人都在从事小说和评论的创作——虽说也只是兴趣的水准——据说将来也有成为作家的打算。

总觉得这像是漫画家们在成名之前共同生活的，那个“某某莊”一样，但滋原、户部、福利元这三人丝毫没有同好之士的意识，表面上挺要好，内心却蔑视其他两人，连我都看出来了。

在小说方面，真户崎同学是不囿于领域广泛阅读的类型。只是最爱推理类书籍，那方面的藏书很令人瞩目。或许是因为他的阅读倾向以及作为后辈的立场，三人都把真户崎当作知己。而同年级的滋原是个复读生，故而年龄上要大一岁。真户崎同学经常接受他们的拜访，倾听他们的诉说，但他却未曾露出丝毫厌烦的神情。果然真户崎同学很了不起。

直至近夏，时间过得飞快。由于大一新生的缘故课也比较多，还有

就是在初来乍到的土地上所见所闻都是新奇有趣的，一有空就会出去到处逛逛。

我在此并没交到什么女性朋友 。原本这就是一所女性稀少的大学，而且几乎都是以社团活动为中心的小圈子。所以什么社团都没参加的我，确实是有些浮泛的存在。一起吃午饭，借笔记本之类程度的朋友倒有几个，再也没有更深入的交往了。话虽如此，反正现在也过了中学生的年纪，也不想再交往什么好友了。

这么说来，或许自己和真户崎同学真的可以算关系比较好，当然并不是男朋友的意思……

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因为女性太少，我也很受欢迎。以至很多女学生产生了误解。明明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不足的缘故，但自从成为大学生后，她们似乎觉得自己魅力焕发了。

哎……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所大学不也挺棒的吗？

也罢，不过考虑到这些男生们殷勤的举动很快就消失了，或许是周围的人以为我和真户崎同学在交往吧。

北国大学的暑假较东京等地要短。因为寒假很长，所以调整之后似乎变短了。话虽如此，毕竟也有一个半月，所以大家都早早回家了。感觉去旅行和打工的学生也很多，但留在茄叉兔的人却少之又少。茄叉兔湖虽说是一个兼做避暑地的观光地，但大多数游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对学生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娱乐活动的乡下地方。

不过，池和莊的住客们却不一样。滋原、户部、福利元三人留下来“搞创作”，好不容易才远离爹妈的我也不可能回去，于是就去了面向夏季观光客的民俗资料馆做导览工作。真户崎同学也丝毫没有要回乡省亲的意思，和大家一道留在了宿舍。

我问：“你不回去吗？”

他笑笑说：“回去的话就会被迫去帮忙看店。”

他还说自己就如同不愿继承店铺而去了东京的横沟正史，所以多半是个体产业的继承人。虽说我俩关系不错，但其实也就到这种程度罢了。

进入暑假之后，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着打工。本来还颇为小瞧这种乡下的民俗资料馆，以为不会有什么客人来，但没想到从第一天开始就忙得不可开交。仔细一想，这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避暑之地。虽说可以优哉游哉地度过，但还是会觉得无聊的吧。即便如此这里也没什么名胜古迹，故而他们不停地造访资料馆。有着大把时间的避暑游客，不停地向作为导览的我刨根问底。拜其所赐，原本并不想知道的，关于这个地域的历史，现在也慢慢地明晰起来。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盂兰盆节之前，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已然筋

疲力尽，晚上都不太熬夜直接睡了。而滋原、户部、福利元貌似都在夜间搞着他们的创作活动，故而比平时更难照面 了。这些倒是没所谓，不过去真户崎同学房间里玩的次数也变少了，终归有些寂寞。尽管如此，还是在盂兰盆节前拼命打工，因为资料馆的人说过：“一过盂兰盆节，来馆的避暑游客就会难以置信地急遽减少。”

的确如此，盂兰盆节一结束，客人马上就绝迹了。让人怀疑之前的手忙脚乱算什么？这真是让人沮丧的变化。

因此，我一整天都得以已“馆内巡逻”的名义，移动资料馆各处的折叠椅，剩下的时间就是坐着看看书，享受着这样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

八月十六日是资料馆的庆功会。以“夏季特别展”为名的展览将会持续到八月底，而我打工的时间也是到月末为止。貌似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开庆功会。临近月末由于特别展的整理工作，职员们又要忙碌起来，故而在来馆者络绎不绝的盂兰盆节结束后，就早早地举办了犒劳会 。

资料馆的职员大多都是叔叔阿姨，没有年轻人，所以我受到了盛情款待。因此明明不怎么能喝 ，却不知是不是兴奋过度了，就这样突然倒在了宴会厅沉沉睡去。直到被人叫醒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然将近深夜，着实吓了我一跳。

沿着杳无人影的道路朝着住处走去。虽说是乡下，平常总能看到三三两两外出的学生。或许是因为暑假的缘故， 现在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终于到了住处，发现一号房、二号房、六号房、九号房的灯都亮着。大家真不愧是夜猫子，都这个点了还不睡。经过一号房的时候，自纱窗的对面传来了的絮絮的说话声。三人中肯定又有谁来叨扰真户崎同学了。

喝了酒兴致高涨的我，忽然想要敲窗，一副“真户崎同学我来帮忙啦！”的架势。

可目光蓦地被玄关旁的垃圾堆吸引过去。定睛一看，那里放着许多捆报纸和杂志。

“明天是旧报纸和旧杂志的回收日吗……”

我一面嘟哝着，一面摇摇晃晃地靠近垃圾堆，开始探寻那一大推的杂志。真户崎同学的事已然被我抛诸脑后。意识里就只有《书店街的书店》的九月号，这一主要介绍新刊行书籍的月刊。

事实上，我喜爱的作家之一津口十六人，自这本杂志的今春号上开始了一本名为《有关××小说的九十九个故事》，实为既非推理小说也非怪奇小说的连载小说。不过，平时就没有实时追着阅读连载小说习惯的我，应该会一直等到单行本出来吧。

但搬进公寓的时候，我无意中浏览了户部想要扔掉的《书店街的书店》四月号连载的第一回。于是无论如何都想要继续读下去。本来么买本杂志也就好了，可多年养成的习惯却积重难返。与其在杂志上花钱，还不如买文库本，又或者存够钱直到能买单行本为止。

出于以上原因，从五月号开始我就拿户部的二手书看。只是他经常会忘记给我，就这么直接把它扔在旧杂志里了。因此，在回收日注意搜寻杂志，已然成为了我的惯例。

习惯早上晚起的寄宿生们，扔垃圾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扔厨余垃圾的话，会招房东阿姨嫌弃，但她也似乎放弃干涉了，反正总比积攒在公寓里好。

那天许是因为乘着酒性的缘故，我稍显粗暴地在旧杂志山中搜寻着目标的杂志。虽口口声声说着“推理、恐怖”等，但说到底还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们。杂志的小山堆中接连翻出了满载着泳装、内衣和裸体的小姐姐们的漫画杂志、周刊杂志甚至色情杂志。

“真是灰暗的青春啊……不过真户崎同学就不一样了。”

我边喃喃自语着，边翻看着书山。就在此时，我找到了这份《为娱乐而杀人》的原稿……

第二天一早，真户崎的尸体被发现了。

目击者是房东阿姨。据说十六日下午，她代管了真户崎同学的家乡寄来了邮包，由于当日太忙而未能转交，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拿过去了。

这位阿姨的口头禅是“每个寄宿生就像是我的孩子哦”，她总是想方设法地照顾我们。虽说也有感激的一面，但难得离开爹妈身边过得身心畅快，这样一来多少有些郁闷。她有一个高中生的独子，正值厌烦母亲的年龄，故而她几近是被无视的状态。因此，更多的“爱”便转而倾注到我们身上。

但这样的爱是单方面的，说到底还是阿姨的一厢情愿。一开始由于是乡下公寓的缘故，所以谁都不锁门。没想到上完课回来后， 房间被打扫的清清爽爽，这自然是阿姨的功劳。男生的房间一般都像是垃圾场，要说帮上忙么倒也确实不假，然而自己不在的情况下被擅自收拾，也是件很头疼的事。

特别是滋原、户部、福利元三人，因为总会撰写些什么原稿，桌上也好，榻榻米上也好，都是散乱放置着的资料等，然而一转眼都失踪了！ 他们还以为是被扔掉了，吓得脸色苍白，后来才发现是阿姨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整理在了书架和桌子上。虽说在别人看来是觉得很乱，但本人最清楚哪里有什么。因而被人擅自收拾了一番，大家都很苦恼。话虽如此，毕竟也是好意，总不能说“请别再打扫了吧”。听说打那以后便开始上锁了。

真户崎同学因为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就没有蒙受“损失”。不过无法进入其他三人房间打扫的阿姨，便把打扫的对象聚焦到了真户崎一人身上，所以逼得他也只好锁门了。

要说这样阿姨就不干涉了吗？才没这样的事。当自己在厨房里做饭时，阿姨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身后，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要做的料理和原本想的差了十万八千里。阿姨的“恩惠”还在继续着。据真户崎同学说，自从我成为第一个女寄宿生后，她露面的次数显著增加了。暑假期间造访学生的房间，尽管时间是在“常理之外”的早上七点半，也还是把从家乡寄来的包裹带去了真户崎同学的房间。因为阿姨平常就是这个样子，这倒也没啥好奇怪的。

阿姨在房间前方多次呼唤他的名字，但完全没有回音。一般来说只要把包裹放在门口折返就好，然而稍微一碰，门就自己开了。

后来全体寄宿生都被警察讯问道“真户崎人在房间或者睡觉的时候，会从内侧把门扣上吗？”顺带一提所有房门的内侧都配有简单的挂锁。福利元回答说“不清楚”，滋原和户部好像是说“应该扣上的吧”，我则是清楚地回答道“像他这样一丝不苟的人，肯定会扣上吧”。

开了门之后，阿姨又拉开了面前的窗帘。真户崎同学在水泥地和铺榻榻米的室内边界处挂了窗帘，就如内门一样。在其边上相当于壁橱的空间前面，也挂着同款的窗帘。这是他独有的室内装饰，我也得效法一下。

据说阿姨抱着包裹，说了句“拉开了哦”便掀开了帘子，接着发现了趴在被炉上的真户崎。开始还以为他在睡觉，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桌面上的呕吐物。于是慌忙跑过去，却已经没有呼吸了。即便如此还是叫了救护车，直接去了医院，然而依旧回天乏术。

由于前一晚的豪饮，迷迷糊糊地只觉得口渴，所以那天清晨我处于半睡半起的状态。因此当耳内传来“真户崎君！”这一阿姨的惊叫声时，我赶忙跳起来，第一个冲了过去。

救护车到达了以后，真户崎被送上了车，阿姨也一起去了。在目送车辆离开时，我只是以为他得了急症。

然而，之后没过多久警察就来了，开始调查一号房。与此同时，还有一组刑警在各个房间巡查，于是我才知道真户崎已经去世了。

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体会到“悲伤”的实感。公寓里相识的人死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虽然有些冷漠，不过既然是真情实感那也没有办法。倘若是一两年前的话，或许还会萌生出不一样的情感。

嗯……当时的我有过那样的预感吗？

算了吧，已经是既定事实了。考虑这种没可能发生的事也毫无意义。

那么真户崎同学为何会死呢？

刑警们细致地询问了他在公寓里的生活以及大学里的情况。对于反向的质问却一概不予回答。唯一知道的就是“真户崎同学死于非命”。如果是死于非命的话，就是说存在他杀的可能性吗？

后来从房东阿姨的口中得知，他似乎服了毒，种类不明。从房间里留下的咖啡杯中检测出了毒物。杯子仅有一个，没有别人的痕迹。不过门没有上锁，窗也是纱窗，房间处于出入自由的状态。

警察相当执拗地多次盘问了我们几个寄宿生。不管怎么说，我们住在事发现场的公寓里，暑假期间的事件发生当天也都在房间里，倒也难怪。毕竟几乎所有学生都没有留在茄叉兔。

我爹听说此事打来电话说“这种公寓还不快给我搬出去”， 根本用不着他这么说，就在我正急忙忙准备搬离这里的时候，警察发表了他是死于自杀的消息。

完全找不出抱有杀害真户崎同学动机的人，连嫌疑人都没一个。现场和遗体上也找不到证实他杀的痕迹，似乎确实如此。那么他就有自杀的动机了吗？这点也不大清楚。只是听说他为了大学毕业以后是否继承家业的事，与父母发生了争执。

也就是说，虽然详细情况不明，但也可以看出这当中某些微妙的事态成了诱因。好像还提到了文学青年中常见的厌世观什么的，那种评头论足的说明。

房门开着的情况，被解释成了他希望房东阿姨尽快发现尸体的心情。他本人也知道前一天自家乡寄来了包裹。也就是说，第二天早上房东阿姨会拿着包裹前来造访，他是早就预料到了。

如果是自杀的话，那就没必要换住处了吧？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又接到了我爹的电话“快从这个死过人的地方搬出去”。但是，那个时候搬家的想法业已淡泊了，何况还有剩下的打工，就一直拖着住在那里。

只是房东阿姨好像深受打击，忽然就不再出入公寓了。这样一来，女的就只剩我一人，而且另外的住客又是那三个人。其实读《为娱乐而杀人》的时候，我正考虑着是否搬走比较好……

一转眼已是九月。打工结束后大学也开学了。

自事件发生以来，我爹隔几天就会给我打一通“催搬家电话”，但我就答复他“直到民俗资料馆的工作结束为止都不行”。虽然那份打工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我也没必要特地通知他。

刚开学时，真户崎的死自然成为了话题，不过没过多久就消失了。虽然国学系也举行了类似追悼会的会，但或许是考虑到他死于自杀吧，办得非常朴素低调。

回到从前大学生活的我，总感觉没有了真户崎的宿舍，似乎少了点什么的。在大学里或者外出的时候倒没什么，一旦回到公寓就有种奇妙的寂寞感。

那晚也是如此。最喜欢的书也不读，电视也不看音乐也不听，也不去预习明天的课，只是浑浑噩噩地躺着。正当我想到《书店街的书店》的十月号差不多该被拿去作为旧杂志回收的时候，脑海中便浮现出了那本怪异的原稿。

当时我以为是这三人中的某人写了这篇拙劣的小说——正因为本人也有这样的自知，所以就当垃圾扔了。虽说这纯粹是出于恶趣味的兴趣而偷偷捡来的，但由于真户崎同学的死，被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也并不是特别想看，但现在这种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的心情，说不定反而可以通读下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把它找了出来。“欲杀一挚友”——冷不防这样的文章跃入眼帘，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诶……？”

我匆匆忙忙从头读起，结果就这样一直翻到了原稿的最后。并不是因为有趣。倘若这是小说，我恐怕提不起半分兴趣。

倘若这是小说？这其实并不是小说吗？！

嗯，恐怕不是。这不是小说。我认为这不是小说，正因为有这种感觉，我对它才如此感兴趣。

这篇原稿上所写的“我”的感情，不都是货真价实的吗？而且我很可能就是池和莊中的某人。原稿中对于房间的描写明明就是这间公寓本身。也就是说，滋原、户部、福利元三人中的某人是“我”，“挚友”便是真户崎。

在原稿中，“挚友”来到了“我”的房间。可是若杀死来访的“挚友”，尸体就会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我”那天晚上拜访了“挚友”的房间，就如同经常前来拜访一样……

恐怕“我”一边说着与平日无异的话，心里却重复着相同的话——

（此时此刻就算杀了他也未必有人起疑……）

然后就真的杀了他……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真户崎同学的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那时凶手可能就在他房间里。

咖啡杯也有“我”的那份，实施犯罪后就清洗了。若是擦拭干净的话，应当就不知道咖啡杯是什么时候用过的了。

等下……真户崎同学的死亡推定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回到住处时是零点四十分左右，搜寻了一通杂志后，回到房间大概是凌晨一点前，而房东阿姨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在七点半稍过一点。即大约凌晨一点至七点之间的时间段里，真户崎同学遭人毒杀。

由此推断，依据合理性将犯罪时间再压缩一下，大约是凌晨两点至五点左右。因为要是读过《为娱乐而杀人》就能知道，犯人在杀害真户崎同学之前，一定充分地享受了和他的临终对谈。

犯人究竟是何时造访真户崎同学的房间的呢？不会是八、九点，最早也要十一点或零点左右吧。完成犯罪最少需两到三个小时，尽管如此，他也想在黎明前完成。也就是说，凌晨两点至五点是最有可能的时间段。

就算去问警察也不可能把死亡推定时间告诉我，所以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岂不是很厉害？说不定挺有侦探的才能。

据我的推理，真户崎同学遭毒杀应当是在凌晨四点至五点之间。考虑到那篇原稿里反映出的“我”的性格，应该会用尽量长的时间和受害者攀谈。话虽如此，在外面开始变亮之前，犯罪行为是非结束不可的。

但遗憾的是，难得的名推理却是无用功。就如前面所述，三个人都是夜猫子，故而在这个时间段全员都醒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自一开始就没法根据犯罪时间来确定犯人。

在此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对于这个事件，自己究竟能够采取什么手段呢？

无论是有关死亡推定时间和住客的不在场证明，还是调查毒药以及获取途径等，警察早就在调查了。结果就得出了“自杀”这样的错误结论。然而警察不能的，我能，警察没有的，我有。

是啊！就是《为娱乐而杀人》啊！

基于那篇原稿的“讯问”，就在那三个人里面逐个进行好了。那个“我”并不知晓我读了原稿，这一点相当有利。通过“讯问＝对话”，找出与原稿所写内容的交点——即有无相通的想法和思想，如此也许就能查明“我”的真实身份。

自翌日起，我一有空就去图书馆。之前在真户崎那里已经对三人的兴趣爱好有所耳闻，于是就读了他们各自感兴趣的犯罪、推理、恐怖类的书，开始做好“讯问”的准备。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详读各领域的书了，因此我以指南类书和研究类书为中心进行了通读。

在九月和十月的两个月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连期中考试备考都是草草了事。真户崎同学的死亡已经过了一些时日，为娱乐而杀人已经成功了，“我”也会因此开始疏忽大意 。

然后在十一月的第一个周五 ，我终于开始了“讯问”。

对了，在此之前关于三人的顺序我还是稍有烦恼。虽说他们彼此间交流甚少，但当我开始了对第一个人的“讯问”，说不定就会传到另外两人耳里。如果“我”就在这两人之中，恐怕会产生微妙的戒心。

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良策，所以就决定依照我自己认定的嫌疑顺序进行排序，即滋原、福利元、户部的顺序。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滋原喜欢的犯罪小说，与现实中的案件最为接近。位列第二的福利元喜欢恐怖，户部喜欢推理。虽说都涉及杀人，但就对现实的影响而言，我觉得恐怖类的更大一些。这也是仅我个人的观点。

接下去棘手的就是切入点。其实我和这三个人都没好好说过话。虽也有见面打招呼，在厨房里也会聊聊天，但这都是同样身为住客的社交辞令而已。像真户崎那样亲密的聊天是一次都没有过。即便如此，还能进行突击“讯问”吗？

此时帮了大忙的，是真户崎曾说的话里所显现出的他们的性格。绝非是厌恶他人的偏执，在某些场合下还会表现出容易亲近。但前提是有人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并认同他才行。也就是说，都是些以自我中心的阿宅，这些单纯的地方也值得好好利用。

至于造访三人的名目，仔细想了下还是虚实混合比较好。

以真户崎的死为契机，开始对死亡主题的小说感兴趣。进而想起曾听真户崎在生前说起过，○○先生对此类小说造诣很深，故而请求赐教。

首先需传达这一层意思。

说实在，这都是些假到不行的借口，乃至潜台词都显而易见。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觉得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么，以下是对三人进行“讯问”情况的汇总记录。

敲了敲滋原所在的二号房的门，却完全没有回应。因为事前隔着窗户确认过他已经回来了，所以不可能不在家。

顺带一提，“讯问” 的时间我选择在白天至傍晚。其实在晚上并且是深夜和他们搭话更容易些。但我好歹也算女孩子。要我与可能是犯人的男人——而且可能是随时可能会失控的男人——单独在夜间谈天，到底还是缺点胆量。

又敲了敲二号房的门，边说“打扰了”，边将手搭在门把手上，门一下就开了。我就这样进入了房间。

一股闷热的空气包覆住了全身。这个地方每到十一月，早晚相当冷。差不多是到该开暖气的时候了，但是白天开还有点早。然而滋原或许怕冷吧，从傍晚起就开着煤油暖炉。

话说如此，这般令人作呕的空气又是什么鬼？

环顾室内，不仅仅是因为暖炉的热气，反正就是乱到惨绝人寰，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房间里杂乱无章，整个环境的卫生状况可谓一塌糊涂，总而言之就是脏！

在这样的垃圾之家里，滋原一直背对着我，面朝窗边书桌上的台式电脑。胖墩墩的他敲打键盘的样子，几乎就像是要把电脑紧紧抱住似的。貌似是因为头戴耳机的缘故，所以没听到敲门声。

从我的左手边看去，房间的墙壁边摆放着一整排书架，密密麻麻塞满了书。但与真户崎同学不同的是，他完全没整理过，看上去只是一味地往里塞。从室内的状况来判断，此人的整理整顿能力为零，这一点任谁都一目了然。

通览了一下书架，果然有很多犯罪小说及犯罪心理学相关的书。虽说只是个人的看法，房间里的杂乱无章就如同滋原深层意识的表现，又一次感到毛骨悚然。

稍许观察了下室内的状况，我稍微提高声音再次打了招呼。

他突然以惊人的气势回过头来，一面伴随着“哇”的一声无比失礼的惨叫，一面想抽身逃跑。不过身后就是桌子，结果只是手忙脚乱却什么也做不了，想必是相当震惊吧。

待他冷静下来以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了出来。由于我相当勉强地以女孩子的口吻，用装可爱的语调说话的缘故，连自己都觉得不大舒服，甚至感到了自我厌恶。这样谎话连篇的说明根本没可能通用。这样的实际感受也是导致情绪低落的原因。

但是，滋原却轻而易举地盲目听信了我的话。虽说一开始很乐观，但实际说出口来，才觉得内容简直愚蠢之极　　，蠢到我自己都快绝望了……竟然如此单纯……这人是白痴吗？

尽管如此，起初还是觉得有些可疑。不过可能是我始终以请求赐教的态度跟他套话，所以他立刻就打消了这样的怀疑，开始忘我地说了起来。

“所谓悬疑和恐怖事件中出现的杀人呢，都是胡编乱造的事情。”

对客人连“请坐”都不说一句，忽然自顾自地说起来，真令人吃惊。实在没法子，只好迅速地整理了一下自己所站位置的周围，设法腾了可以坐的地方。

待会得好好洗手！

“那种话完全没有现实感呢。”

在这期间，滋原的演说仍在继续，整个人都是圆滚滚的他竖着圆溜溜的食指，一边挥舞一边强调着。感觉每挥动一下，混有他汗臭味的精华就会飞散而出——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来真户崎同学提到过滋原不

爱洗澡——我只得稍稍向后缩了下自己的身体。

“推理的话，被杀的人不过是谜题的演出道具。没错，并不是人类，如同棋子一般的东西。恐怖的话，则是惨遭杀害的消耗品呢。也就是说，两者都属于杀害人类这一最为严重的罪行，却丝毫感受不到真正的杀人所附带的沉重感呢。”

他忽然说了一些貌似很厉害的话，但或许就是在暗中批评户部和福利元而已。

“这一点看，犯罪小说或者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杀人纪实，确实是以死亡本身为主题，深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呢。”

“死亡的深度吗？”

这里暂且先插句话吧。

“对，是呢。比如说，有关杀人的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

可我并无思考的闲暇。

“推理和恐怖中的被害者不过是个棋子和消耗品，并无法超越杀人者和怪物之间的关系呢。但实际并非如此，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力学关系在起作用呢。”

老实说，我完全不明白滋原在说什么，但他好像误解了我的表情。

“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呢。”

他就这么自以为是地继续着他的讲话——

“也就是说，　你想说的是，如果是力的作用，那么加害者之于受害者，当然是指杀人的一方对被杀的一方。确有可能是这样，但其中也有‘受害的加害者’以及‘加害的受害者’这样的例子呢。这是在杀人之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立场发生了逆转的情况——”

“就是门德尔松[注2]的‘比加害者更负有责任的受害者’吧？”

滋原还没说完，我就先讲了出来。

“……知，知道得很详细呢。”

他不由一怔，似乎很意外的样子。

如果抢白的是别人——尤其是户部和福利元的话——他肯定会怒火中烧吧。正因为是我的缘故，他才会坦率地感到惊讶。

能充分活用图书馆学到的知识，这让我颇为自得。

“原来如此，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杀人这一行为，加害者之于受害者间的力也在起作用吧。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力即是杀意。”

“不，力并非指的是杀意呢。”

滋原那张圆溜溜的脸庞上，满是令人作呕的笑容。他难不成是认为替代真户崎同学的知音出现了吗？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但眼下姑且可以利用这点，没办法就由他去好了。

“所谓的力，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就会存在，如字面所示的力学关系呢。因此，我以为在这种关系中，从社会上到经济上、肉体上、乃至精神上的因素都有存在。而且，我对这种力的作用方式及破坏平衡之后就会导致人自相残杀的事实，都颇感兴趣呢。”

这不就是和《为娱乐而杀人》的内容很接近的话么？

这么一想，陡然变得剧烈起来的心跳声震荡着耳膜。滋原不知道我隐藏的兴奋，露出一副出神的表情。

“可是最近，我开始思考这世上应该还存在一种完全没有作用力的，更为安静、更为温和，比如所谓‘崇高的杀人’呢。”

果、果然如此。所谓“崇高的杀人”，不正是“为娱乐而杀人”吗？

Bingo！头一个就撞上了那个身为犯人的“我”。

我拼命地压抑着变得粗重的呼吸。

“这就是所谓的纯粹杀人吗？”

滋原露出一副教师看到认真回答问题的差生而喜上眉梢的表情，一面点头，一边“嗯嗯”地回应道。

“是啊，也许是可以这么说呢。只是自己是否正确把握了纯粹杀人这一概念，还是抱有一些疑问呢。”

看到事情进展地很顺利，我心满意足地一笑。

“我不知道这在犯罪学上该如何定义。难不成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也就是说无动机杀人么？”

“确实是指无动机杀人。我也一直在想，即使是通常所谓的无动机杀人事件，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怎么说？”

“也就是说我不禁想到，在无动机的情况下，动机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应当只是基于人的欲望和感情一类的东西呢。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在无动机的杀人和引发骚乱的事件中，对犯人而言也是有相当的动机呢。只是因为动机过于愚蠢，让人觉得居然是以这样的理由杀了人，所以才被称为无动机的呢。”

滋原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加个“呢”。一开始还觉得挺别扭的，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我也全身心地沉浸在谈话之中。

“原来如此，虽然说法有些奇怪，总之就是指不为世人所接受的动机么？”

对于我的问题，滋原点了点头。

“一般来说，不为人所接受的动机都有些什么呢？”

“是呢……”

滋原抱着胳膊思考着，兴许他脑海中已然浮现了“为娱乐而杀人”这几个大字。

“虽然详细情况已经忘了呢，但在出名的事件里也有过那样的动机呢。”

他以热忱的语调说道——

“我记得有个美国的高中生，他自父亲那儿得到了一把作为生日礼物的来福枪呢。他的生日不是周六就是周日吧。然后他在周一的早上，接连枪杀了上学途中的学生和上班途中的职员，其动机是‘星期一实在无聊透顶’呢。”

“只听动机的话，实在是太疯狂了。但在这样事件的背景中，居住的地域、一起生活的家庭、所就读的学校等，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是否是其潜在的原因呢？”

当我做出类似电视上的知识分子的反应时——

“不能一概这么说呢，但这就是无动机杀人可怕的地方呢。”

滋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接着开始介绍回忆起来的其他几个事例。

“洛杉矶有个从行驶的汽车上，拿霰弹枪打死孩子的男人，貌似对他来说射杀孩子与射杀鹿、雷鸟都是一样的呢。在墨西哥，一名男子朝着站在母亲身旁的两个孩子开枪射击，他说这是为了抑制人口急遽增加而采取的措施呢。在亚利桑那，一名十八岁的少年射杀了五个女性和两个孩子，说起动机则是‘想要出名，想要人尽皆知’。虽说不清楚前两个例子的详细情况，但据说至少亚利桑那的少年在学校里是模范学生呢。”

“不管动机为何，他们不是都没违抗想要杀人的冲动么？”

我一说原稿里的‘杀人的冲动’，他就显得有些急躁。

“我想是这样的，关键在于动机的本质，也就是动机的内容呢。”

虽然我嘴上说着“滋原同学所说的是‘崇高的杀人’吗？”但是内心却想要自信大喊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为娱乐而杀人’吧！

“是的，现在正在想有没有最接近的例子呢……”

他貌似在脑海中一本一本地搜索自己的藏书，并未注意到我微妙的变化。过了不久，他好像找到了目标的书，回忆起了内容。

“利奥波德和洛布事件就是个例子呢。他们是芝加哥法学院的两个有才青年，以实行成功的完全犯罪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了富裕的企业家之子的事件呢。在当时被称为有才青年的杀人实验，引发了很大的骚动呢。之后，帕特里克•汉密尔顿[注3]将该事件拍成舞台剧，另外希区柯克[注4]将其改编成的电影也很出名的呢。”

接着滋原一鼓作气继续说道——

“对对，还有这样的例子呢。有个女性和相熟的男人开车兜风的时候，开枪打死了那个男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真的就只是单纯的熟人呢。据说其动机是‘想知道自己的良心会不会痛，所以就杀个人试试看。’呢。就我而言，比起有才青年的杀人实验，还是这个更能引起共鸣呢。”

“心理学上说不存在无动机杀人，应该确实如此吧。且不说是否能被社会接纳，就犯人而言难道不是有不错的动机么？”

我将图书馆学到的以及从滋原的对话中得到的信息总结了一下，他浮现出了非常满意的表情，然后继续他的发言——

“如果真的存在无动机杀人的话，那也只能是生理上的原因呢。近年来，国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脑功能不全，也就是脑部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情感的流露。其中无法抑制愤怒和欲望，及反社会行为的冲动之类，被认为是家庭暴力、虐待幼童、自杀以及无差别杀人等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也就是所谓的疯魔么？”

“就说原因在于脑部的疾病呢。”

“呃……主要还是疯了，这点不会变吧？”

“不不！”

他边摇头边说——

“假使脑机能不全是无差别杀人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犯人从一开始就去往了别的世界，即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脑部没有任何疾病而发疯的人，不对，是有可能发疯的人，总是停留在现实世界里，有时还会有很棒的想法。而且是常人想不到的好主意呢。”

我认为第二次机会已经到了。但想归想，却一时不知该如何深入下去。因而会话在一瞬间出现的空隙。火急火燎的我，不知不觉将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那就是所谓的‘崇高的杀人’吗？”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滋原貌似下定什么决心般抱着胳膊，依靠在身后的桌子上。

“要说我对迄今为止所罗列出的事件的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动机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他又开启了话匣子：

“虽被称作无动杀人，但也知道犯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呢。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动机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呢？只是因为无聊而朝人射击的冲动，以及为了确认自己的良心而射杀他人的想法，不能一并称之为疯狂呢。的确，无论哪一方都是出于本人自私的动机而去杀人。虽说看似并无差别，但是从杀人的意义这一观点来讲，明显是很不一样的呢。”

“也就是说后者的动机更为崇高吗？就像拉斯科利尼科夫[注5]一样。”

“是呢，看样子你理解我了呢。不过要是在社会上这样说的话，真会被当做脑子有问题，会被档疯子看的呢。那些坚信自己才是有良知的可怜虫们会纷纷不平地指责道——你把人命当什么了！不过任谁内心都有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吧，剩下的也就是动机孰好孰坏的问题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动机越棒，对这个人的疯狂程度评价就越高了是吧？”

“是呢，真希望那些自以为有良知的人好好想想，在战争这种无差别的大量屠杀面前，这种疯狂的杀人是多么的有意义呢。”

不知不觉间，滋原已然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我一面观察着他的样子，一面用颤抖的语气这样询问道：

“那么滋原同学所能想到的，基于最好的动机的杀人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认为被称作无差别杀人的案件中绝大多数犯人，都是为了认清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的呢。”

他一边说，一边蓦然站起来。

“自己为何出生？自己为何活着？这其中到底存在什么意义？为了寻求这些答案，犯人不过是选择的杀人这一手段，作为接近这个答案的途径之一呢。”

他边说着，边慢慢开始在我和书架间走动，好似要绕到我背后一般。

“话虽如此，这中间肯定存在着极少数的人，他们正视自己，与自身

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相对峙呢。但是，这世上存在着即使是他们也难以企及的领域，换做常人肯定更是遥不可及的呢。”

配合着他的走动节奏，我仅仅将头别过去——明明想着得赶紧逃离这里——却抛出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那么，滋原同学心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我那以极不自然的角度歪曲着的脖子跟他身躯一道同步停止了转动。

滋原那毫无表情的脸甚至有些可怕，视线朝着别处。

“想要杀死毫无恨意的朋友呢。而且是将那个被称作挚友的人……”

他这么说着，猛然动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关于这之后的事，我实在不愿多写了。

总之房东阿姨火速赶了过来。

阿姨冲进二号房看到的景象是，跳到窗边的桌子上，双手伸向外面全身僵硬的我；以及试图拿书架上的青铜书立拍打墙角的蟑螂结果却功败垂成，张大着嘴朝我投以恐怖目光的滋原——万幸的是，此时户部和福利元还没从大学里回来。

事后向房东阿姨和滋原辩解说，我是因为看到了蟑螂才发出惨叫。滋原表示接受，阿姨却并没有，她像是怀疑滋原袭击了我。此后每次和她照面的时候，她都会一脸严肃地说“如果有啥难处，就找阿姨商量吧，因为我是你的同伴”。

第一次“讯问”就这样收场了。哎，真是的……

滋原的脑回路确实很奇怪，而且还说了“杀死挚友”的话。但是，从他看到我惨叫落荒而逃的表情来看，我并不认为他能杀得了人，相反他更害怕被我袭击。

实在无法可想，故而我决定继续“讯问”。不过老实说我很沮丧。正因为我曾一度确信滋原就是犯人，所以得知错怪他时，还是挺受打击的。另外那个搞得鸡飞狗跳难看之极的场面，也成了我极度自我嫌恶的原因。

本来滋原就没理由杀我，更不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搞什么袭击，这种事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想明白吧。我深受打击，大概是之前觉得自己太有侦探的才能了……

不过永不烦恼正是我的长处，还是重整旗鼓再度开始“讯问”吧。

话虽如此，我还是把“讯问”的次序从福利元调整为户部。虽说仅是

我自以为是的贸然判断而已，但差点被滋原杀掉的经历，似乎唤起了我对恐怖小说＝惨杀的印象。故而即刻对喜欢恐怖小说的福利元表示敬而远之。

也许是因为一旦到大三排课变少了，福利元和户部两人相比我跟滋原，待在宿舍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对滋原进行‘讯问’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在，真是太过巧合了。

我首先确认滋原不在这里——虽说在也没什么关系，但不在的话心理上要轻松些——然后走上了二楼。福利元貌似在房间里，但因为六号房和九号房之间隔了两个房间，所以也没太在意。

我敲了敲门，得到了“请进”的回应。稍微深吸一口气，说声“打扰了”便打开了门。

房间的正中是被炉，户部就在对面。可以看到他瘦削的上半身和戴着眼镜略显神经质的脸，貌似在看书的样子。正感觉有些妨碍到他了，但他微微一笑。一面靠在座椅子上，一面招呼着我——

“呀，有何贵干？”。

“嗯，其实……”

我尽量不掺杂感情地将对滋原说过的内容重新传达了一遍，因为在进入这个房间的一瞬，我就觉得还是这样做比较好。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法正视户部的脸。只能将目光落在放置于被炉上的东城雅哉的《九岩石塔杀人事件》上。

户部大致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了声“请坐吧”，接着将背后的坐垫递给了我。

我一边道谢，一边坐了下去，尽量把腿放在被炉外面。和滋原比起来，他的房间可以说是相当干净了。所以并没觉得被炉会脏，但无论如何也不想把脚伸进去就是了。

书架和滋原一样，设置在进屋后左手面的一面墙壁上。但和他大相径庭的是，上面排列的书非常整齐地按照出版社、开本、作者进行了整理分类。与其说的爱读书的人，不如说是爱惜书的人吧。

“你说的我大致懂了，那么具体想要我说些什么呢？”

户部的态度显得很绅士。但在我看来总觉得他很想卖弄自己渊博的学识，其实明明说什么都可以的。

是不是我把他想得太坏了呢……

本以为这可能是偏见吧，但观察得越仔细，就越没法不这么想。

“所谓的推理——”

也许是我窥视户部表情的那副样子，看上去像是答不上来，于是他就姑且开了口。这也显得有些惺惺作态。

嗯，我的感觉或许没错……

简直就像是在说“在我说着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的时候，你先把想问的问题给我考虑清楚吧”。

“在文艺中也算是一个高雅的领域。的确多数都是以杀人为题材，但并没有如同现实事件那样栩栩如生、悲痛欲绝的要素；也没有像恐怖小说一般血流成河。总归是知性的、优雅的。特别是本格推理，是拥有良知的成年人的娱乐。”

户部终究还是一上来就把那两个人的兴趣委婉地批判了一番，不过这倒也没什么。

“在现今的日本，说到推理还是会有种被轻视的感觉，然而在英国等地，很早之前就有了作为知识阶层读物的认知。”

滋原每句话的后面都加个“呢”的说话方式固然让人讨厌，户部一副我乃知识分子的调调也着实令人汗毛凛凛。

哎，果然还是真户崎同学最正常啊。

“话说在一八四一年。”

我也不合时宜地沉浸在对真户崎同学的追忆之中。户部则开始谈论杜邦[注6]如何如何，玛丽[注7]又如何如何。

不，不行……再这样下去会重蹈滋原的覆辙的。

焦急起来的我开始思忖如何改变对话的走向。我不认为在专业的话题内自己能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好，这里就正面突破吧！

“不好意思，请问有没有动机奇怪的杀人事件？”

我突然说出了正题。

对于我的提问，户部“诶”的一声僵在了那里。恐怕是对原本想滔滔不绝说上一个小时的推理小说历史突然被打断，一下受到了打击吧。但觉得自己是绅士，故而不能对身为女性的我动怒。

这样的话就能速战速决了！

对滋原的“讯问”虽然失败了，但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我立刻活用起那个——

“所谓的推理小说的杀人，也就是户部同学所说的本格推理中的杀人事件，动机都比较明确吧，遗产继承啦复仇啦什么的。但我说的不是这

个，是更奇怪的……也就是……怎么说呢……貌似没有动机……为杀人而杀人……对了，没有纯粹以杀人为动机的杀人吗？”

当我说出“纯粹杀人”时，户部吃惊似的“哦豁”了一下。与此同时，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说话对象，非常愉快地开始说道。

“不，不是这样的，如你所例举的那样，任谁看了都一目了然的动机确实很多。这是因为推理这一文学类别大致是经过了Who done it、How done it、Why done it的阶段成长起来的。所谓的Who done it即谁是犯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推理小说主题的中心。How done it即如何杀人，也就是犯罪方法——关键是诡计——相关的部分。这两者长期以来都是推理小说主题的主流。当然其中也有Why done it即为何会犯罪，这般重视动机的作品。只是从主流推理的历史潮流来看，从Who done it和How done it朝着How done it过渡的过程则是——”

这、这、这都是些什么话啊……

户部无视我迷惑的表情，还在继续着他的说明。照这么下去，大概会渐渐偏离我的问题。

“呃，不好意思，那个……我想问的是具体的事，比如说有这样动机的……”

我甫一插嘴，户部又楞住了。看来他只要自己的话稍被打断，那一瞬间就会停止思考。

哎呀哎呀，真是棘手啊……

正这么想着，他突然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唔，如果非要说出什么动机的话，就会把作品剧透，这样的行为是违法推理小说的读者礼节的。”

礼、礼节吗？

只顾自己畅所欲言的男人，现在又说出这种自以为是的话，真是气死我了。

“是呢，比如说——”

但户部似乎忘了刚才的发言，打算举个具体的例子。

果然还是想说的啊……

“范•达因[注8]有一部名为《主教杀人事件》的作品，是依据鹅妈妈童谣[注9]的歌词来杀人的童谣杀人事件，但在此事件中犯人的动机，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发神经’吧。”

那部作品我未曾读过，标题倒是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看到过。曾经在日本好像也是评价相当高的一部小说，应当还有另外一部《格林家杀人事件》。尽管据说动机是发了疯，但照我说的话，当他欲按照鹅妈妈

童谣的歌词杀人的时候，已经疯到不能再疯了。

不，这种事其实怎样都好，但没读过这本书的人不就完全听不懂了么？

“本格推理原本就是一种游戏性很强的文学艺术，所以会存在相当一部分现实中不可能有的动机。”

这样下去又要跑偏了，我得保持警惕才行。

“心理悬疑之类的又是怎么样的呢？”

户部立马一脸不悦的表情：

“那种是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以欧美为中心流行起来的，现在在日本也甚嚣尘上。但那种作品要是写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单纯的心理读物和悬疑读物。要是写的好到也罢，但也有很多作品只是一味地描摹犯人的异常心理，净写一堆和推理不相干的东西。首先，心理悬疑什么的被当做新生事物般被人挂在嘴边，其实本格推理中登场的犯人，很早开始就有很多被称作精神变态的人物形象，要我说这些都早已有之。但即便是心理悬疑一类，如果和叙述技巧相关联的话——”

户部似乎是正统本格推理的爱好者，因此稍有脱离本格推理的作品，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他那种偏执狂的想法已然完完全全地传达出来，实在是太可怕了。

真让人困扰……

滋原那会还是比较顺利地把握话题的走向，但户部却不好对付。这男的不管什么内容，最后都能把话题带到本格推理上去。

如今他依旧没把我当回事，似乎一直都在强调，即使是心理悬疑，如果运用叙述技巧的话也能成为本格推理。却也没给我举出具体的例子——这就是所谓的礼节哦——恕我无法理解。

尽管如此，我还是佯装在听的样子，一个劲地等着说话的时机。若是插嘴的话，倘若又他弄石化了感觉也不大妥当。

“请问！”

户部刚松了一口气，我马上举起手来。

“啊，请说。”

他也条件反射一般，自然而然地认可了我的发言。也许是多亏了接受六年小学义务教育的缘故，所以没法无视举手提问的人吧。

“作品名称就不需要了，能告诉我几个户部同学所知道的奇怪动机吗？”

“只说动机……吗？”

“是呀。”

“比起诡计，如果是动机的话，有时倒也不会剧透吧……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说特别异样的动机的话……”

看他的反应似乎想说这女的到底想搞什么啊。正当我以为他又要扯什么礼节的时候，户部忽然大喊着站了起来。

“哦哦！”

也许是因为之前滋原的事，我一边移动双手，一边保持着坐的姿势，连同坐垫一道溜到了门口附近。也就是说我整个人从榻榻米上滑了过去。

然而户部并没有袭击我，而是站到了书架跟前。

诶……？

定睛一看，他从第二层书架的最里面取出装帧漂亮的套盒书，如同贵重物品一般双手捧着，坐回原来的座椅子上。

“江户川乱步的评论集中有本名为《续•幻影城》的书，就是它了。”

当然，户部在把书放到被炉上开始介绍之前，我迅速地连同坐垫一起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其中著名的《分类诡计集成》是把推理小说中使用的各种诡计，按字面意思分门别类的诡计辞典，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劳作。”

他一脸怜惜地解释着，大概是很喜欢这本书吧。

“此外，本书中有一章名为‘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奇特犯罪动机’， 这部分单独写了动机。”

喂喂……既然有这么方便的东西，一开始拿出来不就好了。

我真想发句牢骚，不过户部貌似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形，神情恍惚地继续说明着：

“其中乱步参考了弗朗索瓦•福斯卡的《侦探小说的历史与技巧》，将奇特犯罪动机大致分为四类。一，情感犯罪；二，利欲犯罪；三，异常心理犯罪；四，信念犯罪。为进一步详细说明加以括号各自记述吧，情感犯罪为（恋爱，怨恨，复仇，优越感，自卑感，逃避，利他）；利欲犯罪为（物欲，遗产问题，自我保全，保守秘密）；异常心理犯罪为（杀人狂，变态心理，为犯罪而犯罪，游戏性犯罪）；信念犯罪为（基于思想、政治、宗教等信念的犯罪，迷信犯罪）。”

诶，乱步竟然做过这些事。

我顶多知道怪人二十面相和少年侦探团，惊讶的同时又真心叹服。

据他所言，我觉得“异常心理犯罪”分类下的“为犯罪而犯罪”和“游戏性犯罪”就相当于“为娱乐而杀人”。此外，“情感犯罪”中的“优越感”也可能是“为娱乐而杀人”隐藏动机的一部分。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想到乱步，这里正好有个好例子。”

户部高兴地说道。

“乱步的一部名为《天花板上的散步者》的作品，因为是一种倒叙推理，所以透露诡计也好动机也好都都没关系。对了，倒叙推理原本是在奥斯汀•弗里曼[注10]的《歌唱的白骨》——”

接下来是一场关于倒叙推理的内容及历史的讲义，从《歌唱的白骨》开始，直至连我都知晓的《神探可伦坡》，中间究竟过去了多长时间呢？

根本谈不上速战速决好吧。

话虽如此，倘若不把户部的这个话题听完，他也可能因为欲求不满而爆发。

“那么，《天花板上的散步者》则是——”

说了这么一大堆还能回到原来的话题，真是了不起啊。总之这样就好。

“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乡田三郎这一人物。乡田觉得这世上除了无聊还是无聊，无论做什么都会很快厌腻。工作也好玩乐也好，都没法长久。幸好父母每月都有寄钱，倒也不愁吃穿。正因为是这样的男人，故而为了寻求新环境而反复搬家。经过几次搬家之后，他来到了名为东荣馆的公寓。在那里他遇见了明智小五郎，从已然作为业余侦探活跃着的小五郎那里听到了犯罪和侦探小说的故事，为世间竟然有如此有趣的东西而狂喜不已。不久，乡田就不单纯满足于仅听听故事或看看书了。”

——话说，这个家伙是打算把整个故事都讲完吗？不过《天花板上的散步者》好像是短篇，也算万幸了吧。

总结一下户部所说的话：乡田的猎奇兴致高涨，一次偶然的机会登上了公寓的顶层后，就总是窥探着各个房间里住户的生活。不久，便瞄准了一户叫做远藤的牙医助手的房间，透过天花板的节孔投毒，企图杀死正在睡觉的他。就是这样的故事。

有趣的是，乡田未有丝毫杀害远藤的动机，杀戮的对象不是远藤其实也无所谓。乡田只是想染指犯罪而已，但这不能是挥舞菜刀杀人的野蛮行为。例如，从天花板上投毒，落在已然密室化的宿舍中正在睡觉的男人嘴里，伪装成自杀。这是考虑到自我保护的极端猎奇的犯罪。对一个叫乡田三郎的男人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的。

这不就和（此时此刻就算杀了他也未必有人起疑）的“为娱乐而杀人”非常相似么。

我兴奋起来，怀疑户部提到《天花板上的散步者》到底是不是偶然。

这家伙是《为娱乐而杀人》的“我”吗？

然而，不知何时他谈论起了日本房屋相关的密室犯罪。依旧一厢情愿地继续说着《D坂杀人事件》如何如何，《本阵杀人事件》如何如何，《刺青杀人事件》如何如何。

看了眼书架另一侧挂着的钟，着实吓了我一跳，都快八点钟了。

呃，难怪肚子饿得不行。

我已经不想等他把这番话说完了，于是突然提问道——

“户部同学对《天花板上的散步者》中所描述的动机有何看法？”

“很喜欢呦。”

本还以为他会再度石化。可他回答得倒是很流畅，我不由“诶”了一下。

“按我原本的口味，像这种聚焦于此类异常动机上的推理作品，讲实在不大感冒。但乱步笔下所描绘的犯罪者的冲动——就是这种冲动，归根到底我觉得这与推理的本质是相一致的。”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

户部接着往下说道——

“推理小说中登场的东西，比如密室、不在场证明、童谣杀人等，总之无论为何物，在操控那种意识的根源里，都有着对非日常生活的憧憬。从乡田三郎的犯罪动机中也可以强烈地嗅探出相同的味道。所以我没法不对他产生共鸣。

虽然感觉多多少少能理解一些，但重回到本格推理的话题实在令人腻烦，故而我决定一鼓作气将其了结。

“乡田应该是杀谁都无所谓吧。如果并非如此，迄今为止有没有像乡田那样的动机，而且是想要杀害特定的人的例子呢？”

“特定的人……怎么说呢？”

“是啊，比如说——”

我一面假装思考，一面寻觅着说出下一句台词的时机。当然，这是为了在说出“杀死挚友”这句话的瞬间，观察对方的反应。

正当我欲开口说出那句台词的一瞬，不想户部竟这样说道——

“比如杀死挚友一类的吗？”

诶？诶诶？

我半张着嘴怔怔地望着户部，他也看着这边，一直盯着我的脸，然后微微一笑。

就、就、就是他了！他就是犯人！

被恐慌袭击的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说一声“打，打扰了”，便从他的房内落荒而逃。

户部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就似对落跑的我穷追猛打一般——

“你那假装侦探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吗？”

什，什么啊……？我来访的目的，被，被他知道了么……

难不成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呃——

和滋原那会儿不同的是，我被彻底击垮了。

对福利元的“讯问”，一时半会是不可能了。与其说目前做不到，或许说不想做才是真心话。可想而知我受到的打击是多么大。

即便如此，户部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侦探活动呢？是从滋原那里听来的吗？明明两人的关系绝对谈不上有多好？但除此以外，我实在是也想不出别的了。

等下……不是还有房东阿姨么。阿姨觉得身为少女的我差点被不干不净的滋原所袭击。所以事后很可能会去找他询问当时在房间里到底跟我做了什么。滋原为了打消怀疑，自然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和我的对话。

但对阿姨来讲，肯定只会觉得些这都是些什么鬼，所以才会去找户部商量的吧，或者只是当做聊天话题而已。嗯，后者可能性很大。推理狂魔户部根据这些话的内容推测出我似乎正在调查真户崎同学的死因。这时恰逢我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又说了那样的话，于是户部就对自己的推理很有自信。

可恶，竟被摆了一道！

哎……但挺奇怪的是，户部确实说了“杀死挚友”。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他是怎么知道的？是滋原向阿姨说明，然后阿姨再告诉户部的吗？还是说，户部果然就是犯人呢。

啊，是哦，仔细想来，三人中无论哪个是“我”，在和真户崎同学的交谈中，应当都会有那么一两次谈到“杀死挚友”的话题。在《为娱乐而

杀人》中，犯人的自我表现欲也十分强烈。在面对作为“挚友”对象的真户崎同学时，不可能不把重要的心里话说给他听。

这样一来，真户崎同学就有可能把“杀死挚友”这样的话告诉其他两人。只是由于知道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算不太好，所以就没说是从谁那里听来的。只是就一个奇怪的话题发表了有趣的想法而已。这样一想，逻辑就通了。

我果然还是适合当侦探的吧——

不，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毕竟如此一来，对福利元的“讯问”就更困难了。虽说是“讯问”，其实也只是对方单方面地陈诉，而我仅充当了倾听的角色而已。

该怎么办才好……

滋原和户部都已“讯问”过了，只漏了福利元的话也着实令人火大。不过他一无所知的可能性毕竟还是有的。那就重整态势接着上吧！

正当我打定主意的时候，持续不停下着大雪的十二月已然过了一半，早已是临近寒假的年关了。

其实，在那之前我一直很低落。真户崎同学的死已经过了四个月，看来我不仅不适合做侦探，更是那种悲催的侦探啊。

迎来了腊月的茄叉兔，由于连日降雪，整个小镇都变得洁白无瑕。茄叉兔湖也冻住了。当地的孩子们正享受着滑冰的乐趣。

池和莊那三个男人似乎年末年初就要回老家了。首先户部十二月初已经不在了，听房东大妈说，滋原近日里也要回去，那些家伙怎样都好，问题是福利元。

他的计划好像还没确定，连阿姨都不知道。我本打算尽量不比他早回去——我爹的催搬家电话已经变成了催回家电话——这样就可以配合他的时间。不过也可能有回过神来他已然不在这里的情况。所以现在并不是低落的时候。

那天我终于下定决心站到九号房前。细细想了一下，自从以“讯问”的形式造访户部房间以来，我都好久没事上二楼了。

刚敲了敲门，里面就传来粗犷的一声“哦！”。我就擅自把这译成了“请进”，接着打开了门。

就在此时，我产生了从北国阴暗寒冷的走廊里，往南国的丛林中瞬移的错觉。一方面是房间里很暖和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各种乱七八糟五彩斑斓的东西一下子跃入了眼帘。

和其他两个人一样，福利元房间的墙壁上也堆满了书籍，但对面还有与书籍数量势均力敌的录像带之山。而且墙壁上从左到右纵横交错悬着绳子和锁链。空中四下乱飞的有蝙蝠男[注11]、吸血鬼、恐龙（无齿

翼龙？），天花板上挂着的有狼人、半鱼人和弗兰肯斯坦[注12]，周围尽是恶心的食虫植物（食人植物？奥特曼的怪兽岛出现的那种玩意？），床边的桌子上排列着几个怪兽和怪人……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杂乱无章，还不如说是一个混沌空间出现在了宿舍的房间里。

看到这副光景，我一时间呆若木鸡。

太、太强了吧……

“喂，冷死了，快把门给关上吧。”

听了福利元的话回过神来的我，回答说“好的”，然后关上了门。

虽说被书、录像带、手办（是这么叫的吧？）包围着，但不知什么原因，这间屋子和福利元本尊都给人一种野性的感觉。是剪成平头的发型和体格良好的身躯才让人这么想的吧？房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南国的丛林，也有这种因素的影响吗？

倘若从滋原房间的杂乱之中感受到的是近乎对污物的厌恶感的话，那么这个房间的混沌就会给人一种像是自天花板上掉下毒虫，自书和录像带的缝隙中钻出毒蛇的恐怖感。难不成是因为我已然被囚禁在福利元的恐怖世界里了吗？

有了滋原和户部的教训，我打算改变战术对他直接进行“讯问”。却被房间那异样的气氛所压倒，只得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之前你好像也拜访过滋原和户部，到底有什么事？”

果然已经被他知道了……

但我并感到费解以及失望，只是觉得对这个男人而言，与其拐弯抹角地试探，还不如单刀直入的好。也许是感受到了房间和住客身上野性的味道，故而无意识地判断了他的性格把。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以观察对方的反应。

“呵。”

仅此而已，感觉就像是吉本新喜剧[注13]那样的吐槽。

没办法了，我只得战战兢兢地把从滋原和户部那里听来的犯罪小说与推理小说的拥护论和恐怖小说的批判论试着传达给他。

“怎么说呢，恐怖小说无论好坏都是娱乐啊。”

我还以为他会摆出生气的架势，可福利元却突然开始讷讷而言了。

“说起来，小说什么的，都是娱乐啊。无论其设定是多么的具有真实感，既然犯罪小说也是小说，那么不就也是娱乐么。纪实文学当然不能和小说混为一谈。推理小说中娱乐才是最重要的，即便说是什么智力

游戏，说到底还是精神消遣吧。倒也不是说不可以，我觉得还是大方承认比较轻松。凡事没必要搞得太复杂，就这点而言，恐怖小说已经很明确了。”

感觉他和滋原、户部有些不同。若是那两人的话，肯定会当场给何为恐怖做一番详细的说明吧，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福利元似乎认为，没必要特地将自己的精力花在讨论对方并不感兴趣的事情上。放到平时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如今就很棘手了。

“所谓的恐怖，是指猎奇电影么？总觉得会有杀人魔和怪物出来一个接一个地把人给杀了，给人以一种残酷血腥的印象。”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虽说承认了这一点，但也能看出福利元似乎并不以为然。

大概就是那种想向眼前这个笨女人说明恐怖片的本质，让她好好理解清楚，但也不想惹麻烦上身那样的心情。

机智如我读懂了他的心思，感觉这里更应该使劲煽风点火才好。

“恐怕那些讨厌恐怖的人肯定会这么想，为什么要特地去读去看那种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连福利元也没法保持沉默了么？

“虽然统称为恐怖，但这个词本身也囊括了怪异小说和幻想文学之类。由哥特小说到现代恐怖，不对，现在已经是后现代恐怖了，有其历史或者说是变迁。根据作品的不同，从文学到令人蹙眉的低级恐怖，范围非常之广。所谓的猎奇电影＝恐怖电影，那是因为80年代在日本风靡恐怖电影的缘故吧。”

“是这样啊。”

这里就洗耳恭听好了。

“推理也是直至现在才被正名，曾经可是和色情小说同等待遇。但是恐怖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正因为其不具有大众性，因而成了少数爱好者私底下的娱乐。”

“那么猎奇电影是一下子就被正名的吗？”

“当然不止于此了。怪谈热潮、世纪末的颓废气氛、娱乐性较高的当代恐怖小说登场等等，各种条件和环境都具备了吧。“

福利元的目光似乎望向远方，或许是自说自话地陷入了关于恐怖小说兴衰的绵绵思绪中了。

得说些更刺激的话，务必把他拉回现实！

“但是每当现实中发生猎奇事件，遭到抨击的主要就是恐怖电影吧。”

他原本有些空虚的眼睛忽然变得锐利起来。

“听好了，不管怎么血流成河，人肉飞散，那都是编造出来的事呀。这本就是个谎言的世界，故而才能享乐啊，知道这个世界有趣之处的人，无论怎么受挫折也没可能在现实中做同样的事。引发那些事件的家伙，即使没有恐怖电影，迟早也会干的。是啊，兴许看恐怖片也会有点影响，不过这究竟占到了动机的百分之几呢。就算有，那也是微乎其微吧。那么，色情录像又会对健全的青少年照成多大影响呢？不，只要是个人都会被影响吧，但即使发生强暴犯罪和痴汉，谁也不会说要取缔色情录像吧，真是奇了怪了。总而言之，色情录像是有市场性的，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谁都不去取缔，也取缔不了。但恐怖一类却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而且还很弱势。”

无论看起来多么真实，但总归是谎言的世界，故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虽说我对他的观点深以为然，但却有种感觉，所谓“为娱乐而杀人”不正处于这样的边界上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不小心就会坠入危险世界的物事。

“所谓的正名，即变得大众化——”

虽说他没可能知道我的想法，不过或许是体内的引擎终于发动起来了吧，福利元变得饶舌起来。

“推理小说中的诡计和意外的犯人等，是任何人都能享受到的要素。所以易于传播且娱乐性很强。不过，大众化的趋势便是脸谱化、类型化，对于作者自己构筑的谜团必须由作者自己打破的推理来说，经常会有陷入死胡同的风险。但读者们总会抱有好也罢坏也罢，总归都是游戏的观念，故而除了一部分狂热者之外都能接受，其内容也构不成什么问题。然而，恐怖作品即便是全是瞎编却总要死人的。的确推理小说中也有死亡，但推理中的死总被当成游戏中的死。相比而言，恐怖作品就生动多了。人类在活着的时候就会遭遇真正的死亡，恐怕这就是现代恐怖诞生以来给人的感觉吧。这样一来，正因为本质是娱乐所以才会人人喊打。特别是电影等被动的东西就愈加如此了吧。厌恶猎奇电影的人，在残酷的描写开始以前，就会无意识地想到飞散的血液和暴露的内脏在自己体内不断堆积的模样，人类会不费吹之力地变成肉块，所以肯定会感到厌恶的吧。也就是说，尽管描绘了最为虚构的世界，但实际上却展现了最为真实的世界，这或许就是恐怖作品的真面目吧。”

“那种真实感，可能反而会被现实中不存在的怪物所稀释吧。”

我只是把突然想到的话说了出来，福利元的脸上却浮现出讽刺的笑

容。

“你的见解还挺深刻的嘛”

“不过，和推理小说及犯罪小说不一样的是，我是觉得恐怖小说事实上并没有给出让人死亡的理由。”

福利元也上了套，趁现在差不多可以接近目标话题了吧 。

“最大的不同就是，无论推理小说还是犯罪小说，杀人的都是人，但恐怖小说也有可能是人以外的东西。”

“如果是人类的话，果然就是像杀人魔一样的存在吗？”

我虽是做了提问，但展开的话题和之前谈推理小说时并无二致，这让我有些为难。事已至此，只能一边听他说话，一边修正对话的走向吧。

“与其说是犯人还不如说是杀人魔，当其为人类的情况下，从广义上的精神异常者，也就是脑子不正常的杀人狂、狂热信仰分子，到嗜性者和嗜人肉者，乃至疯狂科学家，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被恶灵附体的情况，但这就另当别论吧。”

“如果是心理恐怖的话，就和推理小说很接近了吧。”

“是吧。说起来推理作品也罢恐怖作品也罢，都是从怪谈派生出的艺术里的其中一个领域，所以也就有类似的部分和边界地带。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恶之种子的主题，其实是无论哪边都能采用的。”

“恶之种子？”

“简单的说就是身为孩童的异常者。虽说看上去和天使一般可爱，但事实上特别喜欢杀害昆虫和动物，不久以后便会对人类出手，这已经是故事的既定模式了。”

“恶之种子就是天生的杀人魔吗？”

“是啊……基本上先天的因素比较多吧。在直接以《恶之种子（坏种，The Bad Seed，1956）》”为题的电影里，是由纯真无邪的少女扮演杀人犯的角色。在汤姆•特莱昂的杰作《呼唤邪恶的少年（死亡游戏，The Other，1972）》中登场的同卵双胞胎。在《谁能杀死孩子（Who Can Kill a Child， 1976）》中，孩子们集体袭击大人。在被多次电影化的史蒂芬•金的《玉米田的小孩（Children of the Corn，1987）》也可以说是同一系统的作品。麦考利•卡尔金主演的《危险的游戏（危险小天使，The Good Son，1993）》也是是一部正统的恶之种子主题作品。虽说有些提到的作品有些区别，但《白之家少女（黑巷少女，The Little Gril Who Lives Down the Lane，1976）》，也在这一领域吧。”

“孩子们的话是谁都一样，总之就是要杀人对吧。”

“也有这种情况。在孩子看来，这就是场杀人游戏。此外，也有的故事是当孩子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对他人施以温柔，也就是对自己以外的人倾注了爱，所以就杀死了第三者。”

这里我想起了和户部的对话里提到的乱步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奇特犯罪动机》里的，于是我将“异常心理犯罪”分类下的“为犯罪而犯罪”和“游戏性犯罪”作了说明，并询问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嗯……要说有的话可能也非常之多，但从严格意义上考虑，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

福利元面露难色地说道：

“有一种被称为肢解电影[注14]的电影类型，这是杀人魔般的犯人，毫无理由咯嚓咯嚓杀人的作品——比如《万圣节（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1978）》、《13号星期五（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1980）》、《灯红酒绿杀人夜（Prom Night，1980）》、《罗斯玛丽（夺命玫瑰，The Prowler/Rosemary's Killer，1981）》、《血之情人节（恐怖情人节，My Bloody Velantine，1981）》、《燃烧（炼狱，The Burning，1981）》、《血之愚人节（愚人节，April Fool's Day Slaughter High，1985）》，《死亡列车（Terror Train，1980）》，《愚人节/鲜血的纪念日（恐怖愚人节，April Fool's Day，1986）》这些也并非不能算作你刚才提到的游戏性犯罪。不过根据作品的不同，也有存在动机的情况。但不管有没有其实都一样，在说明动机的时候，基本上每每会被人吐槽，说竟然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就杀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所以，这类作品大多都设定犯人的脑子不正常。”

“非要说的话，这不就是享受杀人行为的作品么？”

此处我想问的事情似乎没能很好地传达给他。

“嗯，对。电影的看点便是犯人如何使用不同的手法杀死牺牲者，因为那有娱乐性。”

“有没有不是那种娱乐的，内容深刻的东西呢？”

“深刻……？那不就成了犯罪类的了，实录类的我可不待见。我一早就说过了，因为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才能乐在其中啊。要是被人这么一说，这些都真的发生过的哦，那可就真的一点乐子都没有了。”

福利元不爽地皱了皱眉。

“虽说都是胡编的东西，但也不可能会有以杀人本身为主题的作品吧？”

无视了他的反应，我进一步询问道。

“不，并不是没有，肢解电影里也有把娱乐性排除在外的作品。不过看这些东西会觉得开心的也只有少部分狂热者吧。反正最后不都是以人

体破坏告终的么。”

“诶？人体破坏……吗？”

“如果尺度再高一点，那就成了虐杀电影[注15]了。”

“这又是什么？”

“就是和字面意思一样的杀人电影，也就是拍摄真实杀人的电影。虽说都只是虚张声势的预先宣传，但也有传言说其中混了真货。”

“那不就是犯罪么……”

“哈哈哈哈——”

福利元大笑起来。

“因为杀了人，就是很充分的杀人罪嘛，而且还是为了拍电影才杀的人……这种东西啥都不是吧，连恐怖片算不上。”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恐怖电影——说起来小说的话题根本没涉及，这样的话题一直源源不断，但是完全没有出现能让人想起“为娱乐而杀人”的对话。只有“恶之种子”的话题，感觉稍微有点接近……

嗯，似近似远……果然还是离得很远么——

这次交流大体上与滋原和户部两个人不大一样，即使是和福利元对话，也丝毫没感觉到他就是身为犯人的“我”。当然，和另外两人一样，从坏的方面来讲他也属于那种稀奇古怪的阿宅。但感觉他就似粗糙的B级恐怖电影般的大大咧咧，根本看不出是能写出《为娱乐而杀人》那种原稿性格的人。

还是说我的吐槽太天真了么？的确和先前那两个人相比，他的动机要更低一些……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正面突破了！反正他是最后一个，哪怕是房东阿姨飞奔过来的骚动也无所谓了。

我下定了决心。

“对了，你和真户崎同学关系很不错吧。”

“诶，嗯……”

大概是因为话题突变，福利元有些措手不及。

“在和真户崎同学的交谈中，有没有出现过为杀人而杀人之类，所谓纯粹杀人的话题？”

已经无路可退了。虽说我并不觉得他是犯人，但既然无法预料他会有什么反应，还是得做好跑路的准备。

“这个嘛，我是跟他说了不少话吧。”

“比如说，对朋友产生杀意什么的……”

本来是想若无其事地说出这句话。

“什么啊。”

不知不觉已经收到了回答。

“杀了挚友……之类的话题？”

我咬住不放。

“哎”

感觉福利元的话明显减少了。

“够了”

对方一脸不悦。

“哈？”

“我明早回老家，接下去要开始收拾了。”

此时的福利元表情苍白，野性的气息顷刻变为病弱的模样。

诶，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态度……？果然很奇怪？

虽对意料外的展开感到惊诧，但觉察到有所成效的我，激动地以为接下去才是真正的“讯问”。但是，却被对方轻而易举地赶出了九号房。

就这样，对三人的“讯问”终于尘埃落定了。但最终都不知道谁是那个“我”， 而且我对真户崎同学的死因是“为娱乐而杀人”的推理也完全失去了信心。

过完年的正月里，原本健康的老爹病倒了。归乡的我直至三月都留在老家。在大二之前就辍了学，在当地入了职。原本如此疏离的爹妈和兄弟，仅仅分开生活了九个月左右，就能窥见些许不一样的面貌。如果就那样度过大学生活的话……这样想来，至今都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茄叉兔我只回了一次，是为了办理大学退学手续及搬离池和莊。房东阿姨对我泪流满面依依不舍，不过因为时值春假，所以没能见到那三个人。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茄叉兔。

[注1] 以上皆为世界各地的知名连环杀手。
[注2] 本杰明•门德尔松（1900~1988）：以色列著名法学家，被害人学

创始人之一。
[注3] 安东尼•沃尔特•帕特里克•汉密尔顿（1904～1962）：英国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曾以“利奥波德与洛布案”为蓝本创作三幕式惊悚剧《Rope》，于1929年在英国演出。
[注4]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英国著名导演及制片人，被称为“悬疑电影大师”，曾于1948年以“利奥波德与洛布案”及其舞台剧为蓝本执导了其第一部彩色电影《Rope（夺魂索）》。
[注5]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代表作《罪与罚》中的主角大学生形象，以惩奸除恶为目的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
[注6]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笔下的侦探形象。
[注7] 一名于1838年在纽约离奇失踪的女性，爱伦•坡以此事件为蓝本创作了短篇小说《玛丽•罗杰奇案》，于1842年出版。
[注8] 原名威拉得•亨廷顿•莱特（1888　～1939），欧美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创作了旨在规范推理小说写作的“范达因二十则”，对后世推理小说的创作影响颇大。
[注9] 英国民间流传的童谣集，于1791年整理出版，是世界最早的儿歌集，因含有若干残酷内容，故而多被推理悬疑小说当做素材使用。
[注10] R.奥斯汀•弗里曼（1962～1943）：英国侦探小说家，以桑代克医师系列侦探小说闻名于世。于1912年出版的短篇集《歌唱的白骨》开创了“反叙述性侦探小说”的先河，也是桑代克系列的代表作。
[注11] 1971年于日本上映的特摄剧《假面骑士》中，以蝙蝠为蓝本设计的修卡怪人形象。
[注12] 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1797～1851）在1818年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人形象。
[注13] 日本从1959年开始上演至今的舞台喜剧。
[注14] Slasher　Film，又称砍杀电影，恐怖电影的一种类型，主要特征为片中的某个精神不正常的反派角色手执利器追杀一系列的受害者。
[注15] Snuff　Film，恐怖电影的一种类型，等同于杀人录像，但对于其是否真实这点并无严格定义。

星期三

昨夜，不过既然已经过了午夜零点，应该算今天吧，飞鸟信一郎与我商量了一下，关于如何摆脱《迷宫草子》怪异的事。

为何会有怪异之事降临在读过本书的人身上呢，虽说尚且弄不明白，但我们还是进行了如下确认。

看来关于《迷宫草子》的传言并非虚言，既然我们也开始读了，就表示已经无路可退了吧。怪异现象是与所读的作品有着某种形式的关联。为了消除这一怪异，必须找出各个作品中记载的事件的真相。解谜的成功与否只能靠自己亲自确认。

我提议先请一天假，两人一鼓作气把剩下的读完，一次性解开所有谜团。 但因为太过危险而被驳回了。的确，只是读了一篇作品就会发生那样的怪异，若是一口去通读的话，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虽说倘若能一次性解开谜题再好不过，但万一做不到，考虑我方所承受的损害就不得不三思了。也就是说这本就是一场及其危险的赌博。

在我提出这个方案以前，其实信一郎好像也考虑过。只是，他想独自一人花一晚上的时间读完，然后尝试推理。我生气地说这可不开玩笑，他便摇摇头说自己不想试了。这是因为当我们两人开始阅读的时候，都遭遇了同样的怪异，如果其中一方擅自行动的话，另一方恐怕也难免受到影响。

的确如此，要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信一郎通读了《迷宫草子》，令我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暴露在怪异之中，搞不好就这样永远长眠了。光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始于两人的事，也只能终于两人之手吧。

读完第三话《为娱乐而杀人》后，我就回家了。其实如果能留在飞鸟家的别屋，和信一郎一起致力于这篇作品的解读就好了。但两个人都很疲惫，何况我还有工作。虽说在危及自身生命的状况下，就不该再去工作了吧。然而，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恐怖现象的反应，兴许出乎意外就是如此。倘若在小说或者电影里，我肯定会不顾一切挑战《迷宫草子》，反之才是现实吧。

话虽如此，第二天一早，我还是佩戴上了信一郎的祖母给我准备的护身符。虽说自己的周遭确实存在着笃定的现实，附近却有一片非现实的黑暗朝我张开大口。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这几天早已深感厌腻……

在为了上班而步行到杏罗站的途中，乘坐电车的时候，还有从京都站到公司的那段路，我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之中。《雾之馆》是被雾袭

击；《食子鬼起源》则是被婴儿追迫；那么《为娱乐而杀人》就是被精神异常者——也就是杀人魔一样的家伙突然用刀砍伤。每当触碰到老婆婆给我的护身符，传来的那叮当作响的铃声，才是我唯一的倚靠。

幸运的是我顺利地到了公司开始上班，但由于睡眠不足，头脑昏昏沉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集中精力工作着。不对，应该说是假装工作着吧。这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有事要把以真宗[注1]史为主题的某大学教授论文再次校对的试刷稿送过去。由于作者的家需要在奈良西大寺的私铁车站下车，从那里可以直接回家，预计应该能比平时提早不少吧。所以在离开公司之前，我全身心地埋头于工作之中。

无论是去作者家的途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时常关注着周围是否有悄悄靠近的杀人魔的影子。可能是由于太过紧张的缘故，到家的时候少许有些胃痛。

到家的时候是六点半，随意吃了点晚饭就立刻起身赶赴飞鸟家。时间要是还早的话，今晚也许能读到下一篇作品。

到飞鸟家的时候故意没去主屋露脸。就算是再要好的朋友，接连不断的访问也会显得很奇怪吧。

在开门之前，就已闻到咖啡弥散的芬芳。信一郎虽是个咖啡党，但在这种时间冲泡咖啡还是很稀罕的。平时也就上午喝一杯，下午喝一杯的程度。我曾用西大寺站的公用电话联系他说今天能早点到他家，所以这是专程为我准备的吧。

“还活着吗？”

我一面说着一面走进了八叠间。

“勉强活着吧。”

信一郎边笑边回答道。

我们互相确认了今天还未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果然是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吧。但昨天的异象就是在傍晚时段出现的，一定得保持警惕才好……

“没事就好。”

信一郎把冲好的咖啡放到我面前的火盆边上。

“多谢。”

我道了谢。可能咖啡比平时更苦的缘故，我再次感到了胃痛。尽管我也喜欢咖啡，但今晚似乎不是细品的时候了。

“怎么样？”

信一郎貌似很在意地问道。

“嗯，好喝。”

我假装一副在喝的样子。

“是吗？那太好了。”

他一脸高兴的样子，我明白他的良苦用意，心口微微作痛。但如今并非沉湎于思虑友人之时。

“在什么都没发生之前就开始解密岂不更好么？”

我很快就陷入了焦虑。

“嗯，我只是有些在意。”

尽管如此，信一郎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在意？对现在的我来说，最在意的就是《为娱乐而杀人》的解释。”

“嘛。先看这里。”

信一郎翻开《迷宫草子》的目录，把书递给了我。

“自从读了《雾之馆》以后，就发生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现象，故而没有时间重新思考。话说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

“各个作品的作者名字。”

“名字？”

目录中排列着的作者名依次是：依武相、丁江州夕、泥重井、廻数回一蓝、笔者不详、舌渡生、裕。

“确实是这样，但这并非真名而是笔名吧，就算是个有些怪怪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

“笔名什么的恐怕不假，但却完全没有标注读法，果然很奇怪吧。”

“因为目录里不大会有注音吧。”

“那就在各个作品的扉页上标注不就好了。哦，倒不如说不在那里标示读音的话，那就只剩版权页可以标注了。那样才奇怪吧？”

“也是呢——”

“等我再次被奇妙的作者名所吸引，是在读《食子鬼缘起》的时候。那部作品中出现的‘桝尾’和‘山鹿’都有很好地注音，连‘古叶’和‘东谷’这样的人物也有。然而，关键 的‘丁江’却没有。我确认了一下，所有人名都有注音，但只有作为记述者的作者的名字，一直都没有注音。”

“为什么？”

“一定是不想让人读出来吧。”

“诶……”

“读出这些作者的名字，兴许就能知道这本书里隐藏的秘密了。”

我知道信一郎很在意这些奇妙的名字。然而一开始我也有些焦躁，觉得应该先把《为娱乐而杀人》之谜解开要紧。但不知自何时起，我也完全陷在有关作者名的谜团里面了。

“只要能够解读出来，就可以摆脱《迷宫草子》的影响吗？”

“这我也不好说，但很有可能收获对我们有利的线索。”

“那，那么——”

“等一下。”

信一郎再次笑道：

“还有别的事我也很在意。”

“什么啊？”

“就是每章的扉页上所绘的插图。”

“似乎是根据各章的内容描绘的形象吧……”

“问题是插图中人物的头部看起来都被砍掉了。”

“诶……”

我再此确认了前三章的扉页。

“这么一说，看起来倒真是这样的……”

“我也挺在意最后一章作品的标题。”

“唔……第七话《首级之馆》么。”

“真的只是偶然么？”

“那就跳过四、五、六话，直接去读《首级之馆》，至少能解开每章扉页的斩首之谜吧。”

我不由地很是兴奋，但突然间又冷静下来。

“要是不按顺序读这本书，你觉得会有什么阻碍么？”

“或许有吧。”

“也是吧……”

“说起来在阅读以前，书的切口都还没裁开的话……”

“不会吧。”

“入手本书的人，无论是旧书店主人还是收藏者，至少会有人想确认一下版权页吧。”

“嗯……应该会呢。”

“但是最后一沓的切口还没被裁开。不是不裁开，怕是裁不开吧。”

“真是可恶。”

“其实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反正无论版权页还是《首级之馆》，我们都不可能读到那里了。”

“…………”

正讶于他到底想说什么，信一郎却窥伺起着盛放咖啡的茶碗。

“哎呀，不喝了吗？”

“不，不了……胃有点……”

接下来他却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农药果然还是有点苦的吧。”

“诶……”

农药？咖啡里？

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紧接着自心底涌出了一股寒意，当我终于理解了他的话时，脸上蓦然血气全无。

是想杀了我吗……？信一郎……要把我……？

那个飞鸟信一郎……？太蠢了吧……难以置信……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差点陷入恐慌之中。

信一郎愉悦地笑着，卒然之间，他以奇妙的曲调，哼唱起梦野久作的另一首猎奇歌。

“致吾畴昔，受戮之友

贺岁之状，未尝断绝

于嗟吾兮，何其愚焉”

下一秒，信一郎蓦然自座椅子上立起，翻越火盆朝我所在的位置跳了过来。

“信，信一郎！”

他的双手勒住了我的脖子。

“什，什么啊……”

我一时失声。

拼命想要掰开他的手，但因为被他紧紧扣着，根本使不上力。

好痛苦……无法呼吸……

痛苦……呼吸……

头疼脑热……

痛苦……呼吸……头……

意识似乎渐行渐远，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想要舒适地入眠的想法。此刻我只想要放松下来……

加之于信一郎胳膊上的，自己双手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同时意识也开始变得朦胧……

——铃声传入耳际。

遽然清醒过来的我，立马用膝盖猛踹他的胯部。

“呜，呜呜呜……”

信一郎的胳膊顿时失去力量，筋疲力尽地倒下了。我甩开他站了起来，迅速环顾着房间。

首先把映入眼帘的台灯电线从插座上拔下来，然后反绑住他的双手。接着在柜子里一番寻找发现了塑料绳，如法炮制绑住双腿之后，又将绳子拽到双手绑着的电线上绕了几圈，使其完全无法动弹。

期间我猛咳了好几回，但手上却未有片刻停滞。直到彻底剥夺了信一郎手脚的自由，判断已然无碍了，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持续那样在的过程中，我渐渐放松下来，虽然喉咙依旧很疼，但不久就会平复的吧。

话虽如此，我也太大意了。并非是在彼此的身上都未发生怪异，而是在两人会面之前，怪异没有发动而已。

《雾之馆》是浓雾，《食子鬼起源》是袭来的婴儿。那么在《为娱乐而杀人》里，比起害怕杀人鬼的威胁，更应该预想到会被挚友杀害吧。

我一面俯视着像虾一般弓起身躯的信一郎，一面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护身符。倘若说是偶然倒也罢了，未曾想到竟会被袭击我的挚友的祖母所赠的护身符救了一命。

“唔唔……”

传来扭曲的声音。

“不要紧吧……”

低头一看，信一郎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么一问，他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一听到他痛苦的声音，我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你脑子究竟是怎么了……”

他继续勉强挤出声音说道：

“已经没事了，帮我解开吧。”

哦哦——正要回应他时，我突然僵在原地。

真的没事了吗？

《为娱乐而杀人》的谜题还未曾解开。也就是说，此时的情况，与我到达别屋被信一郎袭击时并无二致。

“你在干嘛？快给我解开！”

在已然动弹不得的我下方的位置，传来了他的声音。

“拜托了……胳膊好痛。”

宛如哭泣一般的声音——

“快解开……好难受。”

宛如哀求一般的声音——

“为什么要做那么过分的事？”

——这正是他的声音。

信一郎一脸悲哀的表情，抬头凝视着我。

“喂，快帮我解开吧，一起去解开《迷宫草子》的谜题吧。”

能听到，可靠的友人之声音。

能看到，温柔的友人之微笑。

嗯，快给他自由，然后两人一起面对怪异吧。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叮铃……铃又响了起来。

呼——我回过神来。

不行！此刻什么都未曾改变！

一边努力劝说自己一边站了起来，远离了信一郎——不对，是“它”的身旁。

“喂，你要去哪？”

声音直逼过来。

“等下，快给我解开！”

我走至信一郎坐过的椅子上，慢慢坐了下来。

“快帮帮我啊！”

火盆的对面，传来了令人心生怜悯的声音。

“不行！”

我明确地回答道。

“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种事？”

“现在还不行，再忍耐一下！”

“《迷宫草子》要怎么办？”

“谜题由我来解开。”

话音刚落的一瞬——

“啊哈哈哈哈哈哈……　　！”

房间内轰鸣着恐怖的笑声，根本无法想象竟是自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尖啸，在屋内回荡着。

而笑声的源头，即是飞鸟信一郎。

“由你来解开谜题？别说笑了！你办不到的！这没可能。已经逃不掉了，绝对逃不掉的，绝不可能有救了。太晚了，已经太晚了，只有虚无而已，前方等待的，只有空无一物的虚无，而空无一物的虚无，这才是你们的……”

“它”这般大声嚷嚷着，唾液自口中飞溅，宛如吹着泡泡的螃蟹一般。那张端庄的脸扭曲变形的样子，实在让人不忍直视，但我已经彻底明白了。“它”失言说了“你们”，我才得以确信，妖怪附在了信一郎身上，“它”操纵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企图将我毁灭。不对，是将我们毁

灭。

为了祛除这一怪异，我只能将《为娱乐而杀人》的谜题解开。

“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是三人中的谁杀死了真户崎。”

为了让平复自己的心情，我试着说了出来。

接着，我收到了“它”很是鄙夷的回答——

“你相信身为女大学生的记述者所写的内容吗？”

“为什么？”

“它”自榻榻米上抬起脸来。

“的确，滋原、户部、福利元三人都是阿宅，或许也是没什么社交的人物。但这个记述者之前几乎没跟本人说过话，仅仅根据与真户崎聊天提到的信息来做判断。在所谓‘讯问’的对话里，一开始就用有色眼镜看着他们。这家伙写的东西你觉得信得过吗？”

“当时她还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当她住进一个满是小伙子的破旧公寓，稍微有些臆测也是没办法的吧。”

我如此反驳道。“它”却对我投以冰冷的视线。

“不是这个问题。她当真只是十九岁么？就算真是十九岁，也早不是女孩子的年龄了吧。”

“那是……”

“听好了。她抱怨说户部老是忘记将《书店街的书店》拿给自己就扔掉了。但自己亲自去拿才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因为户部没有每个月给她送书上门的义务。”

“说是这么说……”

“所以说啊，根据如此自我中心的记述者的记录来讨论事件，那是多么荒谬的事。”

“你是说她写的内容没有可信度吗？”

“嗯嗯，不能相信。”

“那么，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才好呢？我刚想这么问，忽然不由地胆战心惊。

眼前的人，并不是飞鸟信一郎……

我差点就忘记了这个事实。不能继续交谈了，“它”是想妨碍我解谜。

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它”所指出的记述者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喂喂，振作一点！将《为娱乐而杀人》中描写的动机，从对三人的‘讯问’里使其显形，以此来确定犯人，无论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吧。即便是专门的精神科医生也很难有那样的手段。”

默不作声的我，听到了自榻榻米上传来的“它”的声音。

“光这么想是没用的。”

“这是打一开始就无解的问题。”

“快放弃吧，放弃后继续读《迷宫草子》吧。不过你到底能读过几话呢，这才是个问题呐。”

即使不去听，也不由地在意着那句话。这绝非玩笑，而是如同W.P.布拉蒂的《驱魔人》[注2]中出现的，那位达米安·卡拉斯神父，只因被恶魔戏弄的少女丽根的一句戏言，就令他感到无比困扰的那种心境。

冷静！要是真正的飞鸟信一郎的话会如何思考呢——先考虑一下。

我将《迷宫草子》里记载着《为娱乐而杀人》的书页反复翻了几遍，专心致志地思考着。

如果作品中的“讯问”不堪用的话，就只能找个替代了。替代？有这种东西吗？到底是什么呢？

“进退维谷了吧，还是就这么算了吧。如此复杂的罪犯脑子里的事情，任谁都搞不明白的。”

复杂……真是这样吗？《为娱乐而杀人》中的“我”，是有着如此复杂的精神结构吗？

“复杂……反义词是单纯。更单纯的东西，更切实的方法么？”

“切实的……”

“什么？”

“不依赖‘讯问’，更为切实的方法。”

“…………”

“是的，更坦率地读《为娱乐而杀人》，如果把目光投向‘我’的原稿和她的描述，或许……”

“你打算怎么办？”

“用正统的消除法。”

感觉“它”的表情正不安地扭曲，立刻令我有了些许自信。

“首先自《为娱乐而杀人》中，选取与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情景描写部分。”

（我身后是栖身之屋唯一的窗户，曾几何时外面肆虐着的暴雪，仍在纷纷飞舞着。）

（此处冒昧地提一下，我的房间是四叠间。虽说在此地就是寻常的学生宿舍，却是毋庸置疑的逼仄。入口是毛坯房一般的空间，房间自此处往内延伸。 甫一进屋，便有种恍若进入鳗鱼巢穴的印象。入口对面是唯一的窗户。）

“这些描写反映了池和莊房间的构造。也就是说无论哪个人的房间都有可能。由此可知凶手就是池和莊的住客。”

（而我已然框定了候补人。倘使是他，则具备了遂心如意的条件。）

这个“他”是指真户崎吧。

（尽管是如此狭隘的房间，右侧墙壁自地面至顶棚都堆砌着汗牛充栋的书籍。并且书不单排排向上累积，亦层层往前堆放着，正所谓两层三层的书壁巍然屹立。）

滋原和户部房间进屋的左手面，如果换成住客面向入口的视角则是右手面，有着堆积如山的书。福利元那边也有很多书，但不知道位于墙的哪边。不过，关于房间其他描写也很有用。

（墙上挂着的古董时钟的指针即将指向凌晨一点。）

（未知何时，悬挂于书山对面的时钟已然指向凌晨二点。）

时钟应当在放置书本的墙壁对面。不过福利元房间的墙壁，一面是堆积如山的书，一面是堆积如山的录像带，大概根本没有时钟的置身之所。这样一来，对于福利元的怀疑，姑且淡薄了一些。

（与此相对的，我仅是为了自身愉悦，为愉悦而杀人。

眼前的被炉之上置有一书，乃是推理相关书籍里闻名遐迩的《Howard Haycraft： Murder for Pleasure》。此书即我思忖如何谋害挚友时，经常翻阅的书。固然我也知晓这书的内容不过是有关本格侦探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却是我花了对学生而言可谓重价的金额，于一家专贩西洋书的旧书店购得。正因为此书译名为《为娱乐而杀人》，本身即涵括我所欲实施行为的真意。）

最合乎这些记述的应该是户部，最远的则是福利元。这样一来，福利元就离嫌疑人越来越远了，滋原则处于中间的位置。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线索。

（藏书之中从无比煽情的犯罪故事，乃至非常客观的犯罪记述，包罗了以众多以现实事件为题材的书籍。然此于我而言皆为“故事”。虽说

此类确凿发生的事实固然亦可激发某种兴奋，却也并非可以超验抑或退化出虚构情节的范畴。　　　作为杀人故事，我也仅是接受了那些故事而已。）

这种想法滋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他攻击了悬疑小说和恐怖小说的虚构性。

（适才沐浴完毕，身体便已萌生了寒意。）

这绝不可能是不爱洗澡的滋原所写的文章。以此为契机刷掉滋原，剩下的就是户部了。

（这么说来将久作的猎奇歌相授于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了。）

本格推理狂人户部会对梦野久作的猎奇歌感兴趣么？这里还存有疑问，但至少他比滋原和福利元更接近久作。

（入冬以后置于窗边的桌案便可用以替代被炉的靠背。）

但是，这里就有问题了。滋原和福利元的房间靠窗位置放有桌子，不过，据说户部是座椅子配被炉。

（熄掉屋内的灯，拉开窗帘向窗外望去，伫立在街巷旁边的路灯隐隐绰绰的光芒，辉映着不断寂寂坠落的雪花。如此这般如梦如幻的景色，缓缓呈现在我眼前。怕是城里所有住宅屋顶的黑瓦，悉数被粉刷得雪白无暇了吧。）

这里有一段描写并没法从二楼看到。而且自二楼往下看的话，应当马上就能知道镇上的每家每户的屋顶是不是变白了。户部的房间是在二楼，也就是说……”

“三人都不是犯人吗？”

默默地听完我的解释，在我把话说完之后——

“啊哈哈哈哈哈哈！”

“它”发出了比刚才更疯狂的笑声。

“辛苦了！真是辛苦你了！”

双手双脚都被绑着，如芋虫一般不停地翻滚着，发出不详的呼声。

奇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提就错了吗？

前提……？

是啊，池和莊的住客是犯人这一前提，根本就是错的！

“…………”

“它”的动作停住了。

“如果不是公寓的住客的话，那就是房东了，不过要说房东阿姨的话也太过勉强，剩下的就只有她的高中生儿子了。”

“…………”

“《为娱乐而杀人》被弃置于何处？一起被扔出去的杂志又是什么种类的？公寓放置垃圾的场所，房东一家也很有可能利用吧。如果是高中生的儿子，应该比大学生更热衷于色情杂志。况且身为房东的儿子，对于自己家经营的公寓房间布局了然于心也毫不奇怪。”

“那么，高中生和真户崎的交流又该如何进行呢？无论如何，和真户崎很要好的女大学生，又怎会没注意到他俩的关系呢？”

“它”一脸揶揄地看着我。

“没用的！没用的！三津田信三解不开谜，是决计无法从《迷宫草子》中逃脱的！”

“它”再次嘶吼起来，在周围翻滚腾挪，膝盖数次撞到火盆，脸上却毫无疼痛的表情。反而更激烈地翻滚着，继续用身体撞击着那里。照这样下去，连信一郎的躯体恐怕都无法保全了……

“是啊，这个解释也不可行。”

我瞪了“它”一眼，总算重新振作起来，得以继续向前。

“再来看其他描写——

（这些书大体以古往今来的侦探小说及怪奇小说为首，自犯罪学、异常心理学乃至于黑魔法之类，广义而言皆为推理相关的书。）

（他是一个与我嗜好相仿的人，两人独处时总爱谈些玄之又玄的话，不过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充当听众。）

（不知何处传来响声，是来源于玄关么？侧耳倾听，走廊上‘啪嗒啪嗒’的拖鞋声传入耳畔。正是不断靠近的足音……）

——如上所述。”

“…………”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它”以无比鄙夷的声音回应着我。

也就是说——

“符合这篇文章的人物，只有身为记述者的女大学生，抑或真户崎本人而已。”

“…………”

是的，这便是正统的排除法。

“但是，若是记述者女大学生杀了真户崎，就没有任何必要留下这篇记录。因此，最后剩下的就只有真户崎了。”

“哦，你是说自杀吗？”

“并非如此。真户崎才是写下《为娱乐而杀人》的人物，想要付诸现实的人物，即是‘我’。在与好友的对话中，称得上（不过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充当听众）的人物，本来就只有真户崎吧。此外，原稿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

（此时若他一如既往地造访，隔着被炉与我相对而坐谈笑风生的话，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我想我一定会笑容满面地和他说：

‘你来得正好，真是恰逢其时呢……’）”

真户崎就是将这种状况付诸了行动。然后，自己误服了想让对方喝下的毒药。”

“…………”

“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作出自杀的结论准确无误。反过来讲，假使三人中真有哪个是犯人，无论如何都会被警察注意到的吧。”

“真户崎便是‘我’吗？是想要毒死来到自己房间的那个‘他’吗？这样的话要怎么善后？”

“它”依旧以鄙夷的语调反驳我的解释。

“是想假装事故吧。”

“毒死的话，是没法假装事故的。”

“站在他的立场上也不无可能。”

“立场？”

“自我中心的女大学生不是写过么——

（真户崎同学也丝毫没有要回乡省亲的意思，和大家一道留在了宿舍。

我问：“你不回去吗？”

他笑笑说：“回去的话就会被迫去帮忙看店。”

他还说自己就如同不愿继承店铺而去了东京的横沟正史，所以多半

是个体产业的继承人。）”

那么，横沟正史的老家是做什么的呢？”

“…………”

“如果是真正的飞鸟信一郎应该知道的吧。”

“…………”

“是神户的药店吧？”

“…………”

“真户崎告诉‘他’这是感冒药、维他命一类，让‘他’把药吃下去。此外，还会有假装‘他’吃错了药而导致事故的演出吧。”

“那个‘他’又是谁呢？”

已然止住了笑声的“它”这样问道。

“虽说由于线索不足无法下结论，但我觉得福利元的态度是最为可疑的。然而归根到底，女大学生的‘讯问’也只是徒劳无功地宣告结束了。”

“…………”

“不过对她来讲，这不也是个很好的体验吗？”

“…………”

“如果就这样返回公寓，或许就会笼罩在疑神疑鬼的心境里度过糟糕至极的学园生活，即是——

（原本如此疏离的爹妈和兄弟，仅仅分开生活了九个月左右，就能窥见些许不一样的面貌。如果就那样度过大学生活的话……这样想来，至今都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她想到这里，于是改变了主意。”

“…………”

“它”已经完全停止了动作。

“信一郎？”

我一面呼唤着他一面靠近，但也不敢一下靠得太近，保持距离观察情况。

那个“它”——不，是信一郎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信一郎……”

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摇晃他的肩膀，却未收到丝毫回应。将手放在

左胸之上，手心微微传来心脏的跳动。

没事了，还活着。

虽说略有迟疑，但我还是解开了绑着他双手的电线和绑着他双腿的绳子。然后将他仰面放平，将凌乱的和服整理了一下，取出毛毯帮他盖上。从那之后直至半夜，飞鸟信一郎都未能醒来。乃至于起来后的一小时左右，他也处于完全无法思考的状态。

在此期间，我读了《底片里的下毒者》。虽有想方设法解开谜题，但似乎已经到了思考能力的极限，所以没能成功。

信一郎这次冲了正常的咖啡。在凌晨三点左右，我向信一郎说明了今晚的怪异。

“我记得是傍晚接到了你的电话，然后感觉你差不多快到了，就准备去冲咖啡……之后的记忆就没有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无法可想的，平日淡定的信一郎应当是打心底里感到害怕吧。正因为我对他本人非常了解，所以看到他这幅样子很是心痛。

尽管如此，听到今晚发生的事，尽管他一脸悲痛地道着歉，但一谈到解谜阶段的时候，还是吐露出了他那独特的话语。

“其实完全不必多想，单看‘讯问’的内容，就能知道那三个人不可能是犯人。”

“为什么？”

这么可能呢，我不由地提高了声音。

“他们的谈话都很浮于表面，不过是泛泛之论而已。怎么也感受不到构思《为娱乐而杀人》的感觉。”

“感、感觉……是么？”

“是啊，除了感觉之外也没什么了。”

如此下断言的样子，完全就是原本的飞鸟信一郎。

“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

然而他沉默了一会，脸色又变得难看起来。

“我本打算认真对待这本书的，但可能在其中的某些方面过度沉溺了吧。”

我是完全没有那种从容，但他倒是显得绰绰有余。

“但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怕是要闹出人命的……”

对于今晚的事，恐怕他比我有更深的感触吧。

“接下来的第四话已经没法回头了。”

总算把书看到了一半——我本是想表达这一层意思。可信一郎却忽然心不在焉，一直朝屋里张望。

“怎么了？”

“…………”

“喂，信一郎？”

“嗯……”

检查了一遍室内后，他小声嘟囔道。

“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难，难不成是《为娱乐而杀人》的‘我’么……”

“不，不是那个吧。毕竟你已经帮我把谜完美地解开了。”

“那么到底是……”

“我也不知道。”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把左右手插进和服的袖口内，就这样抱着胳膊，身体瑟瑟发抖。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视线，难不成是连飞鸟信一郎都怕到颤抖不止之物么？一想到这里，我的上臂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明天能跟公司请个假吗？”

突然被他这样问道。

“应该可以吧。”

“好，那就别去了。”

“难，难道要一口气搞定么？”

“不。”

信一郎摇了摇头。

“得去趟‘古本堂’。”

[注1] 全称日本净土真宗，开创于镰仓中期，日本现存信众最多的佛教流派。
[注2] 美国作家威廉•彼得•布拉蒂（1928～2017）于1971年出版的恐怖

小说。讲述了一个小女孩被恶灵附身后，她的母亲请天主教神父来为小女孩进行驱魔仪式的故事。

第四話　「陰画の中の毒殺者」

廻数回　一藍



第四话 底片里的投毒者

廻数回 一蓝

我下面要记述的是，距今十多年前，大四那年的夏天，我在攀登朱雀连山的霰之岳时，一位同在避难小屋里共度一夜的老人，当做睡前故事讲给我听的，他本人的亲身体验。

与新手向的雾之岳和震之岳相比，霰之岳的攀登难度相当之高，过去也发生过不少遇难事故。正因为是那样的山，我也制定了和大学朋友两个人一起攀登的计划。实际上直至三合目[注1]的位置为止都很顺利，然而之后朋友就在岩石密集的地方失足扭伤了脚裸。因为昨天下了一场雨的缘故，足底的地面泥泞不堪，虽说两人都很小心，但当我听到他“啊”的一声大叫，扭过头观望情况的时候，已然为时已晚了。

所幸扭伤并不严重，却也不得不断了登山的念头。我本想陪他一起下山，不过据他所言，既然好不容易来到这里，还是让我一个人就这样继续登顶吧。虽然我严词拒绝说不能这样，但最后还是被他低头恳求，不得不从命了。

两个人商议的结果，是我按原计划继续登山，他则返回山麓的旅店休息。然后明天一早，他按照下山路线的上古原方向逆向而上，在登山坡度尚未变陡的瀑布之谷那里，与下山的我会合。他说只要休息到明天早晨就差不多可以登山了。我则劝他千万不要勉强，然后当场与他作别。

形单影只的我感到非常不安。不过走到途中就被一组来自关东的登山俱乐部的人追赶上了。于是便和他们一起行动，一路走到了设置在山顶跟前的山中小屋朱雀莊。

不过小屋当天在预约的时候就已经满员了，慎重起见我还是问了一下，但被告知并没有其他客人取消预约。于是我按当初的计划，去往沿着山顶下来稍微靠近上古原的地方，朝着一眼被称为狸之泉的附近走去。因为那里有原定和朋友同宿的避难小屋。

只是一想到要独自在山中度过一晚，心情就颇为不快，在经历过朱雀莊的热闹之后更，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我怀着忧郁的心情来到避难小屋，却发现已经有客人捷足先登，着实吃了一惊。那是个看上去已经七十出头的老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晚饭了。

在这样的山里，即使是陌生人，结伴意识也会变得非常强烈。我和老人只是简单地打了招呼，很快就相处得挺融洽了。

自上古原方向登上山的老人，貌似已经习惯了准备山上的饭食，动

作很是娴熟。如此高龄还登上了霰之岳，看上去登山经验相当丰富。我一边吃晚饭一边询问，他果然有五十年以上的登山经历了。

山上的夜晚降临得很早。吃过晚饭以后，我和老人便早早地钻进睡袋，聊起了天南海北的话题，直到彼此都觉得困倦。

聊了半晌，我将自己在临海小学里体验到的恐怖故事说给他听。接着，老人将他自己遇到过的一次杀人事件告诉了我。在此所述如下——

*

这次轮到老朽说了。

老朽虽然比你多活了两倍以上的日子，还未曾和别人说起过这事……本应是最美好的青年时代却被战争这种愚蠢的行为搅得一塌糊涂。甚至连之后的人生都乱套了。到了这种年纪还要独自一人爬上这样的山，兴许你也能想象得到，这并不是什么正常的人生吧。

哎，怎么说呢？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吧。

是噢，人一上了年纪，就知道身体好真的比什么都要紧。有些人虽说岁数大了，却仍追求着现世的欲望。老朽却渐渐物欲消减，何时想做什么，何时做成什么，连这样的想法都变得十分淡薄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把回忆当做食粮来续命。老朽的话，最快活的回忆便是在孩提时代，应当是奶奶和外婆都在世的时候吧……奇怪的是，就连那场惹人厌的战争，如今也变成了令人怀念的回忆。

这算啥呢？记忆的美化作用么？

或许是没错吧。但老朽觉得呢，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所谓人的业障吧。老朽可以跟你说说小时候的事或者战争的事，不过大概都是些自以为是的回忆，弄不好还会变成牢骚……

看样子你很喜欢恐怖故事嘛，那么那个故事或许还不错。说是这么说，也不是什么怪谈。那是老朽亲身经历的杀人事件，不知是否会令你不适……

如果不嫌老朽的话听着难受，就请一定听下去吧。

你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个考虑对方心情的人呢。嗯，这点很不错。

那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如今老朽也能冷静地回顾那件事了吧。只是若不照着顺序来讲，细节是不是能记得住，老朽实在没啥自信。虽然听起来有些吃力，但还请忍一忍奉陪一下吧。

老朽家里是经营诊所的，开过一家内科医院。在那个地区（具体的地方就不说了吧，你只要知道那是个遭受过很多空袭的地方）也算是相当有名的医生。当时的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是怀有敬畏之心的。老朽也是自打懂事开始，就被叫做井间谷医院的少爷，当地的人待俺也跟其他家孩子完全不一样。老朽是三兄弟的老幺，是生来就备受关爱的孩

子，即使被大家宠着，却不会表现出任性的样子，更不会一副傲慢的态度。说来也好笑，作为一个不谙事故的少爷，老朽成长得倒很是率真。

同一地区还有上榊医院。是在老朽出生前两年建成的，一家红砖建造的气派医院。老朽家世世代代都是典型的乡镇医生，所谓医院从大门口到玄关都铺着砾石，再配上踏脚石板，就是这副模样的木造平房。而上榊医院却很重视医疗设备的功能性，配有现代化的设备，病房也拥有一定规模的床位，医生与护士也是接受过上等教育的人才，是当地头一个被称作医院的地方。

一般来讲，像我们那种小医院是干不过他们的，倒闭也是早晚的事吧。不过多亏开业早，已经在这个地区彻底扎下了根。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看病非得找井间谷医生，所以还是一如既往来老朽家。

其实么上榊医院与俺家的关系倒也不浅。院长泉平氏和家父曾是东京医科大学一道努力进修的同学呢。

毕业以后，家父回到家乡，而泉平氏则留在东京的大学医院工作。打那开始交往曾一度淡薄了。

几年以后，我们当地的大户上榊家将泉平氏迎作女儿的入赘女婿，当时为了庆贺女婿结婚建造的，便是上榊医院了。当然喽，建医院不仅是为了这个，主要还是上榊的父亲常常念叨着要在当地造一所综合性医院。

老朽从家母那里听说过，上榊的父亲好几次劝家父扩张医院，恐怕都提出要提供资金了吧，只是家父半点都没有想要扩大医院的野心。因此上榊的父亲才决定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女婿泉平氏了。

当然喽，无论是上榊家还是泉平氏，都没有想要搞垮我们医院的意思。倒不如说，由于家父和泉平氏得以重温旧交，两家的关系倒变得亲密起来。家父把在本院诊疗困难的患者，都介绍到了上榊医院，所以工作上的交流大概也挺多吧。

也许是因为泉平夫妇怀不上孩子的缘故，一直对我很是疼爱。多亏了这点，尽管自己使有些怕生得性格，也能毫不畏惧地出入上榊医院紧邻的上榊家。

经历了那样幸福的时代，我终于上了大学。兄长们都遵守着家父的嘱托，两人双双考进了东京的医科大学。我是最小的孩子，并没有特别烦扰。嘛，即使被要求继承家业，但我却没有兄长们的脑子，着实也太勉强了吧。于是便没怎么多想就进了一所大学的文学系。

老朽在大学里和笠木成了朋友。他是一个从外地来的想当作家的男人，寄宿在大学附近。说是去社会学习，连课都不上到处乱跑，真是个有趣的男人。

老朽一有机会就跟他讲“如果想当作家的话，还是去东京比较好吧。”然而他那如同文学青年一般端正的脸上，会露出微妙而又认真的神

情，然后总是做出这样回答——“不行，就算我现在投身东京，等到我连一篇满意的短篇小说都写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被东京本身吞噬的吧”。

由于老朽经常邀请寄宿的笠木，不久以后他也自然而然地出入于上榊家了。上榊家还有个叫矢尾的，比我们年长两岁的工读学生。笠木和矢尾都很喜欢侦探小说和登山，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这方面的事。虽说矢尾腿脚不大好，貌似已经没法登山了，但正因为还能和同好的人交流，应该是真的很开心吧。

至于老朽么？虽说老朽是进了文学系，却也并非特别喜欢小说。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做医生的头脑，所以就只希望考个不算太难的学部。虽说如此，但那会儿对登山其实也没啥兴趣。而且在他们的话题里面，比起登山，还是侦探小说的故事更有趣些。就这点而言，老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口中常说的胸无大志的青年吧。倒是怀着想当作家的心愿，乍一看粗枝大叶的笠木更为靠谱。

然而，当时侦探小说之类的娱乐书籍实际上几乎都遭受了禁令处分。或许正因为身处那种时局，两人才更热衷于谈论被禁止的话题。那个时代确实朝着巨大漩涡的黑暗中心，一面加速一面径直往下坠落。我们则是一面感受着它的阴影，一面却什么都做不了。反而刻意背道而驰，每天都逃避着如此巨大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相对安稳吧，直至民子的到来。

民子是泉平氏远亲的女儿，由于在事故中接连失去了双亲，于是被上榊家所收养。虚龄十八，长得很美，是个有着良家淑女气质的姑娘。与外表的温文尔雅相反，骨子里却透着刚强的性格，是个重感情的女子呢。

如今想来，泉平夫妇到底还是生不出孩子，所以可能是想把民子收作养女，招一个当医生的女婿，好让他继承上榊医院。若是她的话，一定是个贤淑的妻子，优秀的院长夫人。

听了上面的话，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相应的女性形象吧。不过基本上和民子实际的模样是全然不同的吧。即使长相相近，但她的真实面貌，倘若不是见过她的人，且非见过她的男人，是绝无可能知道的。并不是由于她对我们用了花哨的打扮，夸张的动作或意味深长的言行。倒不如说她是什么都没做。

是啊，问题其实出在见过民子的我们这边。

这个叫民子的女人，是拥有着能让男人率先奉上自己的，如此姣好的气质和妖艳的色相的结合的美貌。不过就连她本人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魅力（或者称之为魔力比较好吧），应该说是被埋没了吗？刚来上榊家的那会，反而看到了不晓人情世故的乡下人卑下的模样。这是她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自己的崇拜者。她那从外表无法想象的，蕴藏在深处的热情，一下子便要迸出地表了……

根据环境的不同，人是会发生变化的。但能带来更多戏剧性变化

的，或许还是男欢女爱吧。恋爱真是能将人完全改变的奇妙之物啊……

不对，这话说得有些超前了吧。最要紧的还是那些民子的崇拜者们，一定得好好说说。

围在民子身边的男人共有五个。首先是老朽、笠木和矢尾三人。此外还有上榊医院的医生志岛，最后是患者中杉，这五个人。前头已经说过笠木是老朽大学的朋友，矢尾是上榊家的工读学生，下面就说下那两个人吧。

志岛是泉平氏医科大学的后辈，在上榊医院里，他是受院长赏识的，被赋予厚望的年轻医生。中杉是当时那几年急速成长的某军需公司的高层（说起来还很年轻），正好在民子来到上榊家的时候，因为某内脏方面的疾病住院治疗。

不晓得志岛和中杉是怎样认识民子的。不过五个男人遇到她的时间应该相差不大，遇到她，然后对她一见钟情，并知道了围在她身边的另外四人的存在。就在当时，应该还没有人抢先接近民子。

正如前面说的，老朽在上榊家出入自由，所以就毫无顾忌地去见了民子。

笠木胃不好的时候，就会来我家取药。在与民子相遇之后，他便以“如果一次性把药拿齐容易搞丢，所以先少给我一点”为由，每天都来我家，也频繁地去上榊家。老朽本没打算为情敌提供方便。但笠木好歹算是大学入学以来的朋友，假如没有老朽在，圆滑如他也能毫不胆怯地出入上榊家吧。既然如此，那还是一起去比较好。

因为矢尾是住在这里的工读学生，所以也算和她住在同一片屋檐下吧。志岛医生因为受到泉平氏的关爱，所以经常被叫到上榊家去。也就是说，和她见面的机会也很多。

问题是中杉。由于他处于医院住院患者的立场，在我们之中和民子的距离最远。包含老朽在内的四人，对于这样的事实实际上都舒了一口气。那是因为他是个仗着自己有着军方背景的工作，非常傲慢的男人。绝不可把民子交到他手上！虽然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大家都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然而中杉在出院的第二天，就厚颜无耻地造访了上榊家的民子，冷不防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对此不仅是民子本人，就连泉平夫妇也感到惊慌失措。好像是敷衍说：没法马上答复。事情似乎由此变糟了。此后中杉每天都去上榊家，而且每次都会把当时已很难入手的物品和高价的礼品作为礼物带给民子。

老朽和其他三人对此都很紧张。但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正因为如此，才会被百爪挠心、忐忑不安、无法言喻的焦躁感所折磨。

中杉的每日探访开始之后，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五人全部被邀请至上榊家……

上榊医院地处银行和邮局林立的手輊路上，在这一带相当惹人注目。上榊家的私宅就在医院后面，虽离往来热闹的地方距离不远，却总是安静恬适的氛围。我们去往的是最深处的房间，被称作“别屋之洋房”，就如字面意思那样和主屋以走廊相连的别屋。在宅邸内这里也特别地冷清，仿佛只有别屋的周围才能感受到清澄的空气，是个充满避暑之地味道的地方。

当天泉平氏只是刚开始露了下脸，之后就变成了只有民子和五个男人的奇妙茶会。在其他四人面前，就连中杉也不敢跟民子饶舌，显得极其别扭。虽然这么说，我们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困惑。这是老朽头一次参加这种聚会。尽管如此，笠木还是想方设法活跃着气氛。志岛也试着跟民子以外的四个男人搭话，相比老朽和矢尾，也算很了不起了吧。反正到末了还是没能热闹起来，就这样宣告收场了……

但这只是开始，之后每周六从下午至傍晚的时间，我们都是在上榊家和民子一起度过的。

之后从笠木的口中，我们才明白了那是泉平氏为了牵制中杉而组织的集会。泉平先生表面上没说什么，但他当年对军部的政策貌似颇为不怿。像中杉这般人物，对他来说肯定是无法忍受的吧。民子对于他的求婚也颇为苦恼。不过话说回来，考虑到当时的时局，与中杉这号人物为敌无疑是自杀行为。于是他便把中杉扔到了对民子抱有好感的男人们中间，想借此压制住他的气势。

倘若是别的什么事，大家可能会因为被当枪使而气恼。不过在牵制中杉的同时，也安排了可以与民子定期会面的场所，所以大家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正如笠木所言：“这是个有点可笑的比喻，就是泉平氏将一棵名叫中杉的树藏在了我、你、矢尾先生、志岛医生等其他树木组成的森林里”。老朽也对此表示感服。

不过，我们也并不能一味高兴。如果说中杉这棵树，隐没于我们组成的森林中的话，那我们每棵“树”，也会隐没在其余四人的森林里吧。这样一来，每棵树都只能努力生长出更高更阔的枝叶，绽放出珍稀的花朵，结出美味的果实才能在森林中能惹人注目，引起民子的注意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就是这样的事态。

定期举行聚会的话，可以自由出入上榊家的我和住宿在一起的矢尾、以及在附近工作的志岛三人所拥有的，易于见到民子的优势便淡薄了。矢尾毕竟住在同一屋檐下，貌似机会能多一些，然而泉平氏并不让他靠近民子，就如考虑到其他四人的平等性一样。但每逢周六下午，他必定会向矢尾嘱托些什么。

起初是用来对付中杉的聚会，不知什么时候泉平氏想到如果这能作为给民子选女婿的地方就更好了。正因为是这样的世道，比起给民子招个医生女婿来继承上榊医院，还不如让她跟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许

泉平氏就这样改变想法了吧。唔，这仅是我跟笠木的推测而已。

就这样，每周六的聚会便成了惯例。有意思的是，男性阵容里的每个人对于民子而言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期间自然而然就决定好了。就如同一出独幕剧里的登场人物。

老朽这边从一开始就不擅长这种聚会，如果只有笠木和矢尾三人倒没什么问题。即使志岛在这里，哪怕外加中杉，只要笠木等人都在，或许就没啥大碍。但问题是民子也在场，而且在所有男人都是她的崇拜者的情况下……呐。我只要看看她那聪慧又天真的笑容就满足了。让她对我感兴趣，简直是幻梦中的幻梦。直到现在这个岁数才弄明白，对于爱白日做梦的老朽来说，现实中的恋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吧。

先别管老朽，来说说另外四个人吧。他们都是真心想把民子变成自己的所有物。根据各自的个性、立场和地位之类，将对她的这种想法，转而表现为各自的爱慕之情。

笠木是个有男子气概，能说会道，非常活泼开朗的青年。泉平夫妇也很中意他，就连在身为情敌的男人们中间也很受欢迎。

民子也未必不在乎他。从这层意义上讲他是最有可能性的吧。但毕竟他还是学生，又有点吊儿郎当的气质，从结婚这一现实性的问题考虑，就挺犯难了吧。

说都不用说，只有中杉讨厌笠木，他每隔一会就会打断笠木的话，给笠木下绊子。不过应该没有哪个男的会对中杉抱有好感吧，我们之中也没人喜欢中杉。

中杉年纪最大，大约三十五岁左右吧。虽说他并非丑男，却妄自尊大，瞧不起人，就连表情里也经常透着不逊，脸上看不到半点亲切。他本人也能理解别人对自己的感情吧，不过他并不去纠正自己的性格，而是反过来对别人发火，态度愈发傲慢，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

对于泉平夫妇，他还是尽量以礼相待，不过在我们看来，那也是相当不逊的。老实说民子大概也很讨厌他吧。

讽刺的是，他作为军需公司高层的社会地位，当时仅次于军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在军人之上。因此一句“讨厌”不足以平息。中杉也充分了解自己的影响力，即使被众人嫌弃他也满不在乎，照样腆着脸出入上榊家，对待民子他就利用自己的特权，一如既往地奉上各式各样的礼物。就连他自己也没想过能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吸引她，只得采取彻底的物资作战来攻略了。

志岛因为职业的关系，是个稳重的人物。虽说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从他的态度来看却是个相当老练的人物。因为是泉平的爱徒，故而作为医生的水准也一定很好。对老朽和笠木也非常客气，是个可谓绅士的人格高尚的人。聚会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民子，对我们所有人都很照顾，就像是招待方一样的感觉。

恐怕泉平氏暗自希望志岛能和民子结婚继承上榊医院吧。只是这种事情当事人之间的感觉也很重要，这在当时也算是非常时髦的观念了。另外即便是志岛，也要等完全确认了民子的感觉以后再说。而且他又相当慢性，所以这事也没具体的进展。

矢尾则在民子面前完全沉默下来，完全想象不到平日里滔滔不绝的样子。即使被她搭话，也是语无伦次，说不出像样的话来。看来在恋爱方面，他是个比我还晚熟的男人，也许是因为腿脚不好先输一着吧。感觉他对于民子的思念是最为强烈的，然而却因为没有具体的言行，使得这样的思绪愈演愈烈，乃至当时连本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样的五个男人每周六就会聚集在“别屋的洋房”里，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围绕着民子谈笑风生。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才是我们唯一能称之为青春的时候。在这个不管怎么想都不会有光明未来的时代里，只有和民子一起度过的时间，才会有着奇妙的苦辣酸甜，就如在春日的阳光下小憩般舒适，正是如此惬意的时刻。不止老朽一人，那会儿的五人肯定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吧。

明明是这样令人满足的状况，可有人却在那一天——

不，要是各自只考虑各自的事，反而更易于陷入饥渴难耐的状态，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事件吧。

*

许是由于口干舌燥，老人中断了谈话，将嘴贴上了水壶。据说这是从这个小屋附近的狸之泉汲取的泉水。

在我睡袋的枕边，就只有一盏煤油灯勉强摇曳着若有若无的光芒，小屋里面笼罩着一层漆黑的昏晦。

在晦暗之中，反复回响着老人的深重而粗犷的气息，却完全不知道他是怎样的表情。我总觉得，与其说是他讲得累了，还不如说他讲话途中亢奋了起来。

当呼吸逐渐平复下来时，老人便向我致歉说“老头子的开场白那么长真不太好”接着，老人又在晦暗之中开始讲述过去的岁月和曾经的人与事了。

*

还是先谈事件吧，围在民子身边的五个人的关系我想你已了解了，接下来就直截了当地谈事件吧。

就在那天，那个礼拜六，我们和之前一样聚集在了上榊家的“别屋的洋房”。表面上大家都一如往常。然而鉴于世道大势，心情就会变得黯淡，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无论谁都想忘却现实吧。但是看不见前方的路，抑或是反倒眼前只有一片漆黑的时候，无论怎样掩饰，压抑的心绪都会在每个人的心中若隐若现吧。

就在那天，大家照例一起享用中杉带来的伴手礼。那时聚会的唯一饮食就只有中杉带来的伴手礼。虽说有些过意不去，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中杉的特产。

那个礼拜六，中杉带来了咖啡豆，还有砂糖和牛奶。无论是上榊还是老朽家，咖啡是很早开始就有在喝的。但现在别说咖啡豆了，就连砂糖都很难买到，所以是真的很快活。

民子道谢以后从中杉那里接过袋子，接着进入吧台研磨好了咖啡豆，开始按照相应的人数冲泡咖啡。之前忘记说了，别屋有个与西洋酒吧类似的小吧台，民子经常在那给我们做饮料。没过多久一股无可名状的芳香飘了出来。很久没有闻到咖啡的香味了，谁都缄口不言，就如沉醉在大麻中一般，魂不守舍的感觉。

咖啡煮好后，正要分发给大家时，笠木说了句“我就算了吧”。之前也提到过，他的胃不大好，去过我们医院检查，故而就被禁止食用像咖啡这样会引起刺激的东西。然而中杉好像并不接受他说说辞，就这么瞪着笠木，一副我带来的东西就必须给我喝掉的可怕表情。

民子给其余四人分派完咖啡后，向笠木问道“要不要准备些别的饮料？”笠木露出一如既往的爽朗微笑拒绝说“不劳费心了。”有那么一小会，民子好似被迷住了，接着慌慌张张如掩饰害羞般的，依次看着其他四人的脸说“今天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珍藏的东西，待会请大家品尝吧”。

这时中杉的表情变得更加险恶了。民子对笠木另眼相看已是不妙，而且平时只靠自己带来的伴手礼就能保证聚会的饮食，而今天上榊家也备好了。在物资不足的年代，能够向上榊家提供丰富物资的特权才是中杉的最大卖点，现在连这点都可能要动摇了。

不晓得是否注意到了民子、笠木和中杉的样子，志岛独自一人坐在的椅子上，品尝着咖啡说“味道挺苦的呢”。他既没加糖也没加牛奶，所以愈加是这样的感觉了吧。

另一方面，坐在别屋门口一侧沙发上的矢尾则一边咳嗽着说“这苦死了，没法喝”，一边往里添着方糖。顺带一提，中杉和志岛一样，既没加砂糖也没加牛奶，而老朽和民子则加了一块方糖和适量牛奶。

不知是否注意到了中杉险恶的眼神，拒绝了咖啡的笠木，带着诙谐的表情把方糖放进嘴里，依旧以愉快的语调为大家引领着话题。志岛和民子都有回应，而矢尾和老朽只是随声附和，中杉则保持着沉默。完全是见惯了的光景。

就在大家喝完咖啡的时候，中杉瞄准了笠木话题中断的那一瞬，开始得意洋洋地大声谈论起当时的战况。顿时，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就算说是逃避现实也好，也只有周六的聚会，对我们和民子来说是暂时忘却黑暗世态的重要时间，却被他那令人不快的演说断送了。然而中杉依旧毫不在意地继续说着，只有志岛在认真回应，但他也一定真心希望赶快打住吧。

要堵住中杉那张威风八面的嘴，也只能是民子的一句话了吧。她趁着中杉喋喋不休地讲到气喘吁吁的时候，说了句“那就请品尝一下家父送来的酒吧”巧妙地从吧台的另一边拿出红酒。中杉似乎也被吓了一跳，看着他惊诧的表情，矢尾等人都露骨地表示有趣。

民子刚拿起红酒，笠木就绕到吧台的另一边说“我来吧”，扮演了开瓶的角色。而且他一面拔着软木塞，一面也不忘展示自己对于红酒的高深造诣，真是个圆滑的男人。但是关于红酒，志岛似乎更有发言权，到了半途这里就成了志岛一人的舞台。尽管如此志岛这人还是一点都不讨人嫌。以这两人为敌，矢尾和老朽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毫无胜算。大出意料的中杉，只能以苦涩的表情看着笠木和志岛的举动。

虽说话题的主导权被志岛所夺，可笠木却久久地在民子身边享用着拔出红酒瓶软木塞的特权。随着噗通一声，软木塞掉了下来。民子开心地道了谢，笠木以微笑回应着她,然后回到自己座位子，这副样子着实让人很是羡慕。

那么当天大家分别坐于别屋的什么地方呢？还是先谈谈其中的位置关系比较好吧。

房间的中央是一组待客用的沙发和茶几。细长的茶几按东西向延伸的方向放置着，南北两侧各配置了一张三人位的长条沙发，西侧则配置了一张单人沙发。唯一的门设置在西面的墙上，吧台设置在房间最靠里的东侧。最后在北侧的窗边，有一张小圆桌和一把木椅子。

虽然并非由谁指定，但每个人坐的位置都是固定的。首先中杉坐在北侧沙发中间，笠木在南侧沙发靠近门的一边，老朽也在同一个沙发上靠近柜台的一边，矢尾在西侧的单人沙发上，志岛则在北侧的窗边，大家应该都是坐着的。民子大多时候则在吧台里面。

民子往六只酒杯里倒了红酒，一只放在自己面前，剩下的五只放在托盘里，从吧台里走了出来。吧台的开口（出入口）朝向北面，因此民子首先靠近了志岛座位所在的窗边圆桌。不用说志岛立马站了起来，说着“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伸手去接托盘。正当民子拒绝道“不了，不要紧的”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起来。

矢尾说完“我先去主屋看看情况”便离开了。我们便聚集在北侧的窗边。志岛一副“这到底怎么回事”的表情盯着中杉，而中杉则是默默地看向外面。这个地区还没受到过真正的空袭，而且提起空袭警报，误报的情况也不少。说句不审慎的话，大家对于空袭警报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我们即刻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回到了沙发处。这时志岛坐到了中杉所坐的北侧沙发的靠近门一边，而民子竟来到了老朽旁边。仔细一想，虽说北侧的沙发的中杉左面位置，南侧沙发的中杉正面位置都是空着的，但无论坐哪都很为难吧。单人沙发则是矢尾的座位。

尽管如此老朽还是很快活。至今仍然记得，为了给民子腾个座位，

老朽整个人都往笠木那边挤，兴冲冲地把她迎了过来。笠木和志岛虽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但却未有只言片语传入耳朵，老朽只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坐在右侧的民子身上，该说什么好呢……朝向民子的右脸忽然燥热不已，其实本想把脸转向她，却怎么都做不到。老朽只能竭尽全力在视野的余光上捕捉她的身影。我真心希望如果警报就这样一直响下去就好了。假使那会真有空袭，炸飞了别屋把性命交代在这，大概也是老朽的夙愿吧。

不久矢尾回来了，果然是误报。于是大家便下意识地返回原来的座位。老朽很是失望，今日若能一整天都陪在民子身边，内心早该狂喜不已了吧。

等全员都分到红酒以后，大家一起碰杯。笠木反复举起左手拿着的玻璃酒杯，尽管是战时，他也用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包括敌国的英语）喊着“干杯”。然后志岛和笠木继续讨论红酒，矢尾也难得地参加了。民子看起来十分开心，就连中杉都放松下来。

然而——突然之间，笠木面露痛苦，双手僵硬的手指如耙子一般弯曲，一边挠着胸口，一边自沙发上摔落下来。

民子发出惊叫，志岛跑向笠木，中杉弯下了腰，矢尾则往主屋跑去。而老朽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以奇怪的姿势躺在地板上的好友的躯体。

之后泉平院长飞奔过来，惊慌失措的夫人也现身了。警察到了之后，更是闹得天翻地覆。就说结果吧。笠木是被毒死的，警察似乎在自杀和他杀两方面都有考虑，但全都对不上。

首先笠木毫无自杀的动机。的确在未来一片黑暗的世道里，倘若是立志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因为厌世而选择死亡，其实也没什么不自然的，但唯独笠木没这种可能。在追求民子的那群人里，他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所以失恋的原因也没法考虑。笠木没有丝毫自杀的理由。

如果说是他杀，也完全做不到。如果笠木的死是被人杀害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当中的某人投了毒。但据老朽所知，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做不到的。

那天他在别屋只喝了红酒，因为咖啡伤胃所以就没喝。如果是投毒的话，除了放入红酒以外别无他法。顺带一提，他的酒杯里的酒被喝得干干净净，根本检测不出毒物，也无法断定红酒里被投了毒。只是回顾当天的状况，除了红酒之外，并没其他办法让他喝下毒药。何况无论是谁想设法毒死笠木都是不可能的，先按顺序说吧。

出问题的红酒是泉平氏给民子的。当时的酒是封有软木塞子的未启封状态。她将其放在吧台内侧，等大家都喝完咖啡后，再取出来递给笠木，由他开启软木塞子。据她所说，酒瓶内未见任何异常。

是民子往六只酒杯里倒了红酒。第一个有机会投毒的便是民子，此

时笠木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他是不可能投毒的。首先如果要自杀的话，感觉他并没必要特地把毒放到分发前的酒杯里。

民子是有机会，分发玻璃杯的也是她本人，却也没法简单地断定她的嫌疑就很大。因为正当她要分发酒杯的时候，响起了空袭警报。

在空袭警报响起之前，民子把摆着五个酒杯的托盘拿到了志岛所在的小圆桌附近。在警报响起的同时，她将托盘放到了圆桌上。然后便发生了那样的事，大家都聚集到了圆桌所在的北侧窗边。这时无论谁都有机会往酒杯里投毒。不对，只有矢尾去了主屋，所以他可以排除在外。

这样的话不仅是民子，其他人也有下手的机会了。焦点就集中在之后酒杯是如何分配的呢……

自此开始各种问题堆积如山。

等到矢尾自主屋回来，知道警报有误之后，大家便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民子就从小圆桌上拿过盘子，重新分发了酒杯。

首先是志岛自己取过酒杯，当然是坐回北侧的窗边了。然后民子走到矢尾那里，直接把酒杯递给了他。接着她拿着托盘里剩下的三个酒杯，转向了中杉到方向。此时中杉倒是难得说道“后面我自己来吧”，把托盘接了过来。

是他偶尔想展现一下绅士的姿态呢，还是不愿意民子在自己面前把酒杯递给笠木呢，令人难解他的真意。

其实他只是想留住民子，主要就是想和她说说话，想要独占她吧。

在分发红酒杯之前，他跟民子没完没了地聊着天，民子勉为其难地应答着。志岛和笠木到这幅光景，就过来帮她解了围。但中杉似乎很不满意，貌似还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民子就说“大家一起干杯吧”，总算是平息了下去。

中杉不情不愿地放过了民子。“给！”——他粗鲁地将托盘推到笠木和老朽的面前。首先是老朽，接着是笠木拿起了酒杯，余下的最后一只被中杉放到了自己面前。然后大家干了杯，过了一段时间笠木就开始面露痛苦了。

整理一下信息，可知投毒的机会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子往酒杯里倒红酒的时候，第二次是从警报响起到矢尾从主屋回来为止，摆着酒杯的盘子被放置在窗边圆桌上的时候。可是不管是何人在何处投的毒，也必须要把那个酒杯切实地交到笠木手上，仅从这一点，便知道这打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吧。

问题是第三次，当托盘在中杉手里的那会儿，托盘并不只是经由民子转交到给中杉那么简单。明显在一定的时间内，托盘一直都在中杉那里。且在此期间，他围绕着民子跟志岛和笠木发生了口角。也就是说，趁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托盘上的那个空隙，投毒的机会是充足的。而且

动机方面自不必多说，当然对我们全体而言都是有的，但在对笠木抱有的憎恶大到足以产生杀意这一点上，中杉无疑是最有力的嫌疑犯。

可是，要说中杉能否把投了毒的酒杯交给笠木，果然还是不可能的吧。

中杉把托盘推过来的时候，那上面有三只酒杯，几乎排成一列。但从中杉那边看，则是左边（老朽这一边）有一只，而右边（笠木那一边）有两只，托盘上的杯子是分开放的。

从这种状况来看，几乎可以预料到我会拿走左边那只分开放置的酒杯。因为从老朽的角度看那只酒杯是在右边，所以通常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取走。特地伸手去拿稍远的左手边并排放置的两个酒杯，果然会显得很奇怪吧。每杯红酒的量是均等的，即便有差别，也没可能在民子面前做出如此丢脸的事。别说是老朽，任谁都会这么做的吧。

也就是说，中杉并不知道在剩余的两只酒杯中，笠木到底会拿走哪只。假使是中杉投的毒，那他就赌上了二分之一的概率。这样的概率到底是高是低，真的很难判断……

尽管如此，在我们之中果然还是中杉最为可疑。但警察很快就以自杀结了案。笠木收到了入伍通知。老朽也很震惊，他似乎老早就从大学退学了。然后他的召集令也发下来了。以作家为目标的他耽于幻想，无法忍受所谓战争的残酷现实，由于其软弱的精神故而选择了自杀——警察是这样判断的。

结果那天就成了最后的聚会。笠木的死虽是直接原因，但战局的恶化确实让这种优雅的聚会变得不再可能。

志岛作为军医随军出征，在南方战死。上榊医院在数次空袭中遭到轰炸，民子和泉平夫妇一起被烧死。只有因为腿脚不好而免去兵役的矢尾奇迹般地得救了，但之后也下落不明。唯独中杉和老朽得以生还。老朽也奔赴战场，上天保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无论是志岛战死，民子烧死，还是矢尾失踪，都是我回到已成废土的日本之后听说的事。

中杉在战后经营起黑市，实力似乎跟战前和战中都没什么分别。只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后第四还是第五年的夏天，从手耘路前往目地町的桥下，发现了他被刺杀的尸体。据说他是被卷入了黑道同行的纠纷之中，在不知道犯人是谁的情况下就这样草草结案了。

在上榊医院别屋的洋房里愉快的聚会，即使到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依旧能浮现在眼前。那里的每分每秒都是老朽的青春啊。在那道风景里，有民子的身影，笠木、志岛、矢尾、中杉也在。

就像是冲印照片时，印在感光纸上黑白反转的底片图像一样。聚集在别屋里的大家的面容，这幅光景被深深地烙印在老朽的脑海之中。

像这样闭上眼睛的话——

民子……

——就在那里吧。

＊

甫一安静，老人似乎便已入眠。

一开始我也并未用心去听，但当说到事件的时候我便产生了兴趣。

不过难点是这和小说并不一样，谜题并未得到解决。我也尝试推理了一下，却总觉得信息量还是不够。要么明天再听老人说说好了……伴着这样的思绪，我也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然不见老人的身影。老人就这样消失不见了，没留下任何痕迹。虽说不把垃圾留在山上是常识，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究竟是如何把人留下的痕迹全部抹消的呢？

忽然间有了这样的念头——那个老人真的存在吗……。

据说在山海之间，有时会发生人类无法想象的事。仔细想想，即便是老手，到了那种年纪还能登山么？

然而，若果真如此，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即便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也仍然确信，那日一早的避难小屋里情不自禁全身哆嗦的我，并不只是因为清晨的寒气。

在此将老人所说的话记述如上，以兹证明那奇妙的一夜并非我的幻觉。

[注1]　登山用语，将登山路线由山脚至山顶十等分，山脚为一合目，山顶为十合目。

星期四

一觉醒来已然十点多了。因为就寝已然是凌晨时分，所以并不能算睡饱了觉。

编辑部的上班时间是上午十点，故而我慌忙给公司打了电话。本想假称生病，但万一有什么急事，电话打到家里也不大好，于是便只说是因私请假。之后又躺了回去，转眼间又睡着了。大概是疲倦之极了吧，等到再度起床已经过了中午。

信一郎虽然已完全复原，但我还是有些担心他，于是昨夜便住在了飞鸟家的别屋。这并非诳语，不过其实还有别的原因。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实在不愿半夜回家……

在这以前只要我俩聊得太过忘我，多数情况下我都会留宿别屋。翌日我会在中午左右起床，通常会被叫到主屋一道享用早午餐。所以信一郎也和往常一样邀我去主屋，但我还是有些犹疑。从星期一开始就连着过来，何况今天是工作日，照理是该去公司的，怎么想都感觉很奇怪吧。虽然我这么说了，信一郎还是再三嘱咐说没关系的。于是我便战战兢兢地露了脸，这才发现完全是杞人忧天。

“呀，你来啦？”

信一郎的老妈就只说了这些，下一秒已经在为我们准备食物了。

“今天是公司成立纪念日，所以就放假了么？”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明，老婆婆就给我送上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嗯，是的……”

我正含混不清地说着，阿姨已经在饭桌上麻利地摆好了菜肴。

“孩子他奶奶，接下去就拜托您了，你们慢慢吃吧。”

很快就完成了两人份早午餐的阿姨，同我和老婆婆打了声招呼，说是要去采购东西，便急匆匆出门了。

“喏。”

像是在说果然没有担心的必要吧。信一郎脸上露出苦笑。

我们便在老婆婆的服侍下吃了饭。“三津田先生，就算不喜欢蔬菜也要吃哦”，她完全把我当孩子看待。虽说我以前确实讨厌蔬菜，但长大之后也有在吃的。可在老婆婆看来，我无论到了几岁都是那个挑肥拣瘦的三津田信三小朋友吧。

饭后，我委婉地回避了老婆婆的“吃点橘子吧，吃点馒头吧”，逃也似地回到了别屋。

回想起来，也只有周末才去过“古本堂”。《古本堂通信》所记的休店日是周一，因此其余的工作日都是开放的。只是不清楚具体的开店时间，因此我们打算傍晚离开飞鸟家，在那之前我们要解决掉《底片里的投毒者》。

信一郎和我分别坐到了书桌和火盆旁边的座椅子上。

“是谁毒死了笠木？”

他立刻开口问道。

“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么？”

一想到别屋昨晚的怪异，老实说我还是有些不大舒服。但眼下务必集中精力解决新的谜题。

“考虑到事件发生的状况，就如警察判定的那样，认为笠木死于自杀不是很自然么？”

——这是我坦率的观点。

“我们正在读——应该说读过的《迷宫草子》这本书，绝不是只有谜题篇的推理小说。这说明仅记录了笔者亲身经历的，抑或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其中也可能有完全不能称之为事件的故事。不对，或许原本就都是笔者的创作。”

“因为是同人志嘛。”

“但从至今为止难以置信的体验来看，指责这本书所登载的故事是否成立之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这倒也是……”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写着的全部内容是某个事件，至少也必须以事件曾经发生过为前提，去解开这个谜团。即使是硬来也必须为其加上某种解释。”

正因为有侦探存在，所以才有事件发生，我深感自己仿佛迷失在本格推理这一悖论的世界中。明明有名侦探存在，为什么还会发生连环杀人案，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矛盾所在。

信一郎继续跟我说道：

“也有能写出真正的名侦探登场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方法呢。”

“那是怎样的作品？”

“在事件发生以前，名侦探就指出了犯人‘你想在这一天，这个地

方，用这样的方法，把某某人杀害吧’，如此推理出犯人预计实施的犯罪计划，并事先使之曝光。如果犯人企图连环杀人的话那就‘第二个受害者是谁、第三个受害者是谁，在那时会用这样的诡计。但在那样的场合下，则会留下这样的证据’。别说是受害者了，就连犯人都得以拯救，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他。”

虽说不清楚他的话到底孰真孰假，但既然能说得如此轻巧，便可看做他已然完全复原了吧。

“嘛，不过也没人会这么写吧。”

“为什么呢？”

虽说是我预想的答案，但还是插了句话。

“如果把这当做推理小说来读，就太没意思了。读者既然没法从推理中寻求精神上的宣泄，就不会有人想读那种书，也就是说没有销路。若在深知这一点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这样写，那该是相当厉害的挑战者了吧。”

信一郎这样总结道，看来名侦探小说的话题就这样结束了。

“先按顺序来看笠木中毒致死的事件吧。”

他首先从头开始整理了事件的状况，并向我做了说明。

“那么，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方法，我觉得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在红酒中投毒’这样的下毒方法上。”

“因为笠木只喝了红酒。”

“不，那倒不是……”

“他不是谢绝了咖啡么？”

“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也把方糖放入了嘴里。”

“呃……”

“但是老人、矢尾和民子也用了方糖，所以应该可以认为那里没有藏毒，我不认为只有笠木拿出的方糖里偶尔有毒。”

“投毒犯也不会采用那种不确定的方法吧。”

信一郎点了点头，又回归到了如何在红酒中混入毒物的话题。

“正如老人所说的那样，在红酒中投毒的机会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子把红酒倒入酒杯的时候，第二次是把盛了酒杯的托盘放到窗边圆桌上的时候，第三次是托盘到了中杉手中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的只有民子，第二次则是除矢尾外的所有人，第三次只有中杉。”

“嗯。”

“接下来看动机。首先民子似乎和笠木处于相互思慕的状态，对两情相悦的他下毒的可能性极低。至于除了矢尾以外的全体男性，因为都是情敌，所以全体都有动机，中杉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三次机会里，中杉竟有两次都符合。”

“那他就是凶手么？”

“归根到底中杉有嫌疑也只是个可能性的问题。”

“但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位列有‘混入毒物的机会’之后，重要的是‘如何将下了毒的杯子交给笠木’。假设是在第二次机会时，男性阵营中有人投了毒。然后再反过来想，有谁可以避开那只有毒的酒杯的呢？”

“唔，是志岛吧。当民子开始再次分发酒杯的时候，是他最先拿了杯子。”

“有机会混入毒物，而且能够自己避开不喝那杯红酒的，就只有志岛一人。”

“但他也没法把关键的下了毒的酒杯交给笠木啊。”

“嗯，是不行。因此问题就是第三次机会，中杉处于能投毒的立场。那么他让笠木拿到那只酒杯就是有可能的吗？”

“有可能吗？”

我完全没动脑筋就把问题鹦鹉学舌般抛了回去，解谜仅限于昨晚足矣。

“留在托盘上的酒杯有三只。中杉极其随意地将托盘推到了老人和笠木面前。因此酒杯的选择权始终出于老人和笠木的自由意志。最后剩下的那只酒杯则自动为中杉所有。”

“把投了毒的杯子留给自己的概率是三分之一吧？”

“不，就如老人所说，托盘上有只杯子是分开来放的。而且出于老人最易拿到的位置上，他会伸手拿走相应的酒杯，我想中杉也能轻易考虑这点到吧。”

“那就剩了两只……”

“圆桌上有五只酒杯，在此缩小到两只，概率提高到二分之一。”

“但这不也是二选一么？弄不好就会变成自己服毒的窘境，中杉有这种胆量么？”

“不，概率会更高一些。”

“怎么说？”

“若中杉是在自己视角右边的酒杯里下毒的话。”

“中杉的右边？”

“从笠木的视角看是左边。”

“诶……”

“也就是笠木的惯用手的一边。”

“他是左撇子么？”

“干杯的时候他就是左手拿着酒杯举了好几下。关于他究竟是不是左撇子，只要出席过礼拜六的聚会就知道了。”

“那是当然了。”

“中杉认为在递到眼前的托盘上并排放置着两只酒杯时，马上取走自己惯用手那边的酒杯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就在笠木视角的左边酒杯里下了毒。当然这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笠木选择左边的酒杯无疑概率更高，就这点而言你没有异议吧。”

“这我承认。但万一笠木拿了右边的酒杯的话……”

“到时中杉就打算找个理由不喝红酒。在此之前笠木不也拒绝了咖啡么，这也算不得什么引人注目的行为吧。”

就在信一郎一边说着一边从座椅子上站起来的同时，走廊里传来了声音。

“嗯？”

与信一郎疑惑的声音相对的乃是——

“打扰了。”

伴随着这样清澈又羞涩的声音，走廊的磨砂玻璃门被推开了。

“明日香……”

信一郎的妹妹飞鸟明日香就站在那里。走廊那边的拉门正敞开着，虽冷却也十分清新的空气自庭院径直流入室内。

“不是叫妳暂时不要来别屋的吗？”

信一郎的表情即刻变得紧张起来。

“我就是来跟信桑打个招呼哦。”

明日香这般分辨后，便端着盛有抹茶和馒头的托盘进了房间。

“欢迎光临寒舍，哥哥一直承蒙您的关照。”

她三指触地[注1]恭敬地深鞠一躬，这还真叫人承受不起。

“不，没，我才是。”

一时间我竟如小孩般语无伦次。

“信桑”是我初见明日香时，她将“信三（shinzou）”读作“信桑（shinsan）”而取的类似的绰号。

“妳怎么没在学校？”

说起来她回家的时间似乎是早了点。

“最后一节课竟是在这样的大冷天跑去外面写生，老师说只要画完就能回家。”

“唉唉……”

信一郎叹着气。

“既然妳是来跟这家伙打招呼的，托盘上为什么有三份抹茶和馒头？”

托盘上确实有三人份的食物。

“赶紧拿掉一份给我回主屋去！”

信一郎瞪着明日香，故意弄出一副可怕的样子。他一定是为了不让妹妹卷进围绕着《迷宫草子》的恐怖事件中，才禁止她出入别屋的吧。

可是明日香却说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哥哥，有机会往酒杯里投毒的还有其他人哦。”

“…………”

信一郎和我登时哑口无言。

难、难道……

“妳，妳读了那本书吗……”

信一郎提问的声音都在微微发抖。

“唔唔。”

然而明日香老实地摇头否定了。

“真的吗……真的没有读吗！快说实话！妳没读是吧！”

明日香似乎被气势汹汹的老哥吓了一跳，接着马上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

“没读……真的……没读过哦……”

“好吧……”

筋疲力尽的信一郎再次坐回了座椅子上，我也长吁了一口气。

太好了……

“那妳是怎么知道的？”

信一郎貌似安下心来，但还在继续追问着明日香。

“我在院子里听到你俩的说话声……感觉这个推理故事还挺有趣的，所以……”

看来是信一郎在给我总结笠木中毒致死事件情况的时候，被明日香偶然间听到了。

你怎么看——信一郎只凭眼神这么问我。《迷宫草子》的怪异果真也会降临到只听了故事的人身上吗？

不知道啊——我只得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也并非否定的回复，应该用不着跟他特地说明吧。

“对不起！”

明日香低着头含泪道歉。大概是因为我俩互相对视的表情太过严肃，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深受打击的样子。

当我实在不忍心想正向她搭话的时候——

“可是，哥哥和信桑真是太狡猾了。”

她垂头丧气地絮叨着——

“明明平时都是陪我玩的……到了这周两人却一直窝在别屋里……竟然只有我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实在太过分了。就只有我不能进来……”

她终于哭了出来。

“不，不对，明日香……我们并没孤立妳。那个啊，是妳哥跟我……”

在稚气未脱，但不用几年定会长成美少女的的明日香面前，我一面语无伦次，一面设法说明着。但又不能说得太过具体，免得把她也卷进来。还是说她实已经被卷入其中了呢……

“那么明日香，其他有机会下毒的人究竟有谁呢？”

信一郎宛如根本没经历过方才的对话一样这般问道。

“喂喂，信一郎！”

我不禁朝他喊了出来。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副被迫做出严苛选择的，

决心已定的脸庞。

难道他是想让明日香参与到这个故事中吗……

“是那个叫矢尾的人哦。”

一无所知的明日香，一边担心地看着突然大嚷的我，一边泪眼婆娑地老实回答。

“可矢尾去了主屋，在第二次投毒的机会里，全体男性中不就他一人被排除在外了么。”

信一郎诘问道。

“嗯。是这么回事，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机会。”

尽管两眼含泪，但明日香还是露出了可爱的微笑。

“继续吧。”

信一郎催促道。

“空袭警报一响，矢尾先生就去了主屋，民子小姐和其他男性就聚集在北侧的窗边。当时，民子小姐将托盘放在了圆桌上。直到全员坐回沙发，矢尾先生回来说是误报以后，才接着分发了红酒，是吧？”

“是这么回事，但那样的话矢尾不就没有下毒的机会吗？”

既然信一郎已经做了决断，我也只能全面配合了。

“唔唔，有的哦。当时大家坐在沙发上等待矢尾先生回来的时候，托盘就搁在圆桌上面，所以矢尾先生就能把毒下到北侧窗边的酒杯里。”

“呃……”

我不禁失声呼道。

“窗户可能是关了，但并没有上锁吧，而且窗帘也是拉上的。我认为他在这种开窗不引起室内的人注意的情形下，是可以把毒下到酒杯里的。”

“嗯。”

看了眼信一郎，他还是那副可怕的表情。不过脸颊看起来似乎稍稍放松了些，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不过啊明日香，窗边的圆桌上搁着盛放酒杯的托盘，矢尾并不知道吧。”

“我觉得这只是偶然的发现哦。从主屋回来的矢尾先生一定是动了想要恶作剧的心思。所以他在进入别屋之前，应该是悄悄从窗户外窥视了一眼屋内的情况。”

“嗯，恶作剧的心思又该怎么说呢。因为矢尾的性格给人以一种阴暗的感觉，所以或者也有偷窥的可能吧。但矢尾究竟是怎样把那个有毒的酒杯递给笠木的呢？”

“不知道哦。”

“诶？”

“我真不知道嘛。”

默然听着的信一郎，向妹妹说道：

“好吧，明日香，今天你就待在这吧。”

“真的吗，谢谢！”

明日香用手帕拭去眼，兴冲冲地来到了火盆边。

“那么妳对中杉是犯人的说法又怎么看？”

信一郎继续追问，就算是亲妹也毫不留情。

“我觉得哥哥的解释并没什么奇怪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比较在意。”

“什么？”

“那天的中杉先生，为什么会带着毒药呢……”

“跟你说比跟三津田说或许有用多了呢。”

在这般蚊子叫一样的问题发言过后，信一郎又继续说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杉先生是不知道会有红酒的吧，那又为何还要准备毒药呢？”

“中杉不是自己带来的咖啡么？”

“但笠木先生也没喝哦。”

“笠木到底喝不喝咖啡，中杉是不可能知道的。中杉带着咖啡过来，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伺机给笠木的咖啡里投毒。但笠木谢绝了咖啡，于是便在偶然的机会中往红酒酒杯里仓促投了毒。可以这么解释。”

“如此迫不得已吗？”

“嗯。”

“民子和笠木处得不错吧，所以若是矢尾先生还能理解。不过像中杉先生那样自信满满的人，会去下毒么。即使原本想在咖啡里下毒，失败以后换成红酒，在那种容易招致怀疑的情况下还要去做，有那么迫不得已吗？”

“哦豁，那么妳是说真凶另有其人吗？”

信一郎兴致勃勃地问道。

“嗯。”

“啊，明日香，那是谁呢？”

“民子小姐。”

“民，民子么！”

对明日香卷入怪异事件的担心，那一瞬间从我身上烟消云散了。

“但，但是啊明日香，民子有机会往酒杯里投毒的，就只有第一次——”

“唔唔，第二次若想投毒的话也能投哦。”

“呃。”

原来如此。民子因为第一次就有机会，所以便下意识认为她不需要第二次机会了。但她当时也在圆桌边，应该也能下毒的。

“但民子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而是在第二次下毒呢？”

不知不觉间已然把明日香当成伙伴了，我认真地讯问了她的意见。

“不是哦，民子小姐就是在第一次下的毒。”

“诶，不过……”

“因为信桑说民子小姐的机会只有第一次，所以我更正一下而已哦。”

“呵呵。”

信一郎终于笑了——虽说是那种讥讽的笑——明日香当然没有丝毫要嘲笑我的意思 。

“明日香妳是说，民子是在将红酒倒进酒杯的时候偷偷下的毒，是吧？”

“嗯，是的。”

“那么她是怎样把那只有毒的酒杯递到笠木手上的呢？”

将五只酒杯放入托盘以后，民子就几乎什么也没做了。志岛是自己拿了酒杯，只有矢尾的酒杯是民子选出来递给他的，但那个酒杯里不可能有毒。剩下的三只酒杯都落到了中杉手里，完全没有民子作为的余地。

“民子小姐什么都没做哦。”

“什么都没？”

“嗯，民子小姐就只是下了毒而已。”

“明日香，你说只是下毒而已……那么为什么有毒的红酒会跑到笠木那里呢？他选的那个酒杯，难不成你想说这都是偶然么？”

“是呀，碰巧哦。”

“明日香妹妹……是碰巧……么。”

哎呀哎呀，果然还是个小孩啊——

我顿时泄了气。正因为是信一郎的妹妹，所以我之前还以为……不过，这里还是得温柔地应对才行。

“如果民子犯下罪行，竟是希望下了毒的酒杯能碰巧跑到笠木那里，这未免有些牵强吧。”

“啊，信桑搞错了哦。”

明日香笑了起来。

“笠木先生取走的酒杯只是碰巧到他手里而已哦。”

“诶，可是里面被下了毒吧？”

“嗯。”

“那就是五分之一的概率了。”

“不对哦，概率是百分之百！”

“一百？”

“因为民子把毒下到了所有人的酒杯里。”

“什，什么！”

与吓到后仰的我相反，信一郎一脸愉悦地看着明日香。

“嗯，那样的话，下了毒的酒杯自然会去到笠木先生那里吧。”

“去是会去……难道就不也去到了其他男性那里么？”

“啊，这不要紧哦。”

什么叫不要紧？果然她还只是个小孩子……

“因为她在其他男性喝的咖啡里放了解毒剂。”

“………”

“志岛先生说咖啡喝起来挺苦的，矢尾先生也说苦到没法喝。这是不

是因为咖啡里掺了什么别的成分呢？”

“那就是解毒剂……”

“嗯，我想民子小姐知道笠木先生不能喝咖啡。毕竟是喜欢的人的健康状况，她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不愧是信一郎的妹妹。实在是前途可畏，着实震惊到了我，于是慌忙喊她先等一下。

“明日香妹妹，这很奇怪啊。民子是喜欢笠木的吧，她不可能去杀喜欢的男人吧？”

“老爷爷不是说了么。民子小姐有着良家淑女气质，但与外表的温文尔雅相反，内在是有些刚强 的性格，是个重感情的女子。由于自己获得了崇拜者，内心的激情搅作一团乱麻。另外老爷爷还说过，恋爱会彻底改变一个人哦。”

“…………”

“也就是说，民子正是因为深爱着笠木才杀了他，妳是想这么说吧？”

信一郎插嘴问道。

“正是因为深爱着才杀了他？”

“民子小姐呢，一定是知道了笠木收到入伍通知的事。”

明日香的表情略带哀伤地说道。

“与其让喜欢的人战死沙场，还不如由自己亲手杀死吧……是这么想么？”

“嗯，像笠木先生这样的人是没法打仗的，他决计无法忍受。不知民子小姐是不是这么想的哦 。”

明日香略带阴翳的脸上立马露出了一丝明朗的颜色。

“哥哥的中杉是犯人说和我的民子犯人说，到底哪个对呢？信桑怎么看？”

虽然情绪上想全面倒向明日香，但从解释内容的现实性来讲，果然还是信一郎吧。

但这并不是我所能决定得了的，根据这之后是否会发生什么怪异，不管是否情愿应该也都能知道了。

“明日香——”

在我正要对两人的推理进行裁定之前，信一郎开口说道：

“妳说中杉事先不知道会有红酒，但在民子身上也能指出同样的问题。在那一天的聚会上，她是不可能知道中杉会带来咖啡的。”

“啊”

明日香一声轻呼。

“嘿嘿。”

她笑着用手扶了扶头。

白活了这么大的我，不由得被那个动作深深吸引。精彩的推理和可爱的反应之间的反差，简直令人痴迷。

“那么哥哥和我就扯平了哦。”

而且会这么说的也就只有信一郎的妹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是佩服。

“是么？”

信一郎浮现出一如既往的笑容，意味深长地说道。

“因为哥哥和我的推理都有漏洞吧。”

“妳就别提什么推理的漏洞了，太羞耻了。”

看看信一郎，就知道他确实很惭愧。大概是之前太游刃有余了吧。

“而且妳所说的漏洞，是有关中杉犯人说和民子犯人说吧？”

“是啊，所以……诶？”

信一郎笑容满面地看着不知所措的明日香。

“哥哥，难道说……”

“信一郎，你……”

明日香和我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我是说真凶另有其人……”

不顾我俩的反应，信一郎已然开始说了起来。

“确实中杉的动机和机会都很充分，民子也有着她独特的动机和实行的方法。然而，就因为笠木是在上榊家别屋被毒死的——仅仅依据这样的事实，我们便认定事件的全部要素都在别屋了。”

“诶……”

“但是……”

“也就是说，毒药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什么时候？”明日香问道。

“是谁？”我问道。

“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井间谷氏。”

井间谷……？

他到底是谁？

正当我不停地歪着头的时候——

“老爷爷！”

明日香喊道。

老爷爷？噢……

“是那个讲故事的老人啊！”

信一郎无视兴奋起来的我俩，继续往下说道——

“由于和笠木关系最好的缘故，反而更容易产生杀意的人是谁呢？对民子抱持着热烈的爱恋之情，容易拿到毒药，又能让笠木服毒的人又是谁呢？比如说，将笠木常来井间谷医院取的药和毒药调包之类。”

“但是那样的话，笠木在吃完药的上午应该就已经死了……”

“是用了什么方法吗？”

“我不清楚当时是否有胶囊药剂，但是否用了什么能令胃无法即刻溶解的方法给他服下呢？还是说上午同他即将去上榊家时给他服用了在胃中混合就会产生毒性的其他药物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井间谷的意图是，在上榊家的别屋里，等中杉带来的食物入了笠木之口后，再让毒发挥效力，计算好时间给他服药。”

“他想把嫌疑转移到中杉身上么？”

“也就是说，在埋葬了身为优胜候补者　的情敌同时，还顺手除掉了身为大冷门[注2]的情敌，真可谓字面意义上的一石二鸟。”

“不过哥哥，这与中杉犯人说和民子犯人说的状况一样，缺乏关键的证据呢。”

这并非抬杠，明日香的语气里满是遗憾。

“是啊，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信一郎一边说着， 边似乎观察着怪异的迹象。

“只是我还是有点在意一件事。”

“什么？”

“他说自己就是个没啥目标的青年，笠木和矢尾之间有关侦探小说的话题倒也还好，然而他似乎对登山的话题并不兴趣，到老了却还在登山，这又是为什么呢？”

明日香身体蓦地一震。

“是供奉……吗？”

信一郎从座椅子上站了起来，并没有回答。我则取而代之述说起自己的想法：

“在山中小屋的第二天清晨，老人不见了。或许是因为无意间向陌生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突然感到了恐惧吧。”

“嗯，是啊。”

看着微微点头的明日香，我深感不安，解谜算是成功了吗……

“明日香，妳的想法很棒呢！”

信一郎在妹妹身边单膝跪地，轻抚着她的头。

“好啦，今天就回去吧。”

明日香自走廊走到庭院里，突然回过头挥手道别。

“信桑，再见哦。”

我也以同样的动作回应着她。

“你觉得搞定了吗？”

我低声询问着信一郎。

“不知道。”

他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

“明日香的事就只好先拜托奶奶了。”

“话说这么说，还有《迷宫草子》的事呢 ？”

“不，要绝对避免把奶奶　卷进来。不过没关系的，奶奶是不会询问缘由的。只是若明日香情况有变，就拜托她马上通知我，仅此而已。这样她就会明白的。”

信一郎去了主屋，我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老婆婆送的护身符。我还没跟他说过，我能熬过昨晚的怪异，多亏了这个护身符。

然而，当我看到手上的护身符时，差点惊叫起来。

老婆婆送的护身符的表面，有一种霉斑似的恶心污垢，如荨麻疹一般浮在整个表面上，就像要将护身符腐蚀一样……

“哇！”

不禁把手一松，护身符掉到了火盆里，转瞬间就烧了起来。熊熊的火焰窜起了约三十公分，乍一看像是在焚烧护摩[注3]一样。在蓦地腾起一缕白烟之后， 就只留下了护身符形状的灰烬。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在火焰平息后不由地双手合十。之后用火筷子将护身符的灰烬和火盆里的炭灰混合在了一起。

待到信一郎从主屋回来，我们便一同前往“古本堂”。

[注1] 以拇指、食指、中指轻触地面鞠躬的礼仪，多为女性使用。
[注2] “优胜候补者”“ 大冷门”原文“本命”“大穴”，赛马用语。
[注3] 在密教中，在不动明王、爱染明王之前修筑的护摩坛上焚烧护摩木以向佛祈福的修行方法。

古本堂

究竟是多亏了明日香，才得以提早解决《底片里的投毒者》，还是因为她的缘故推迟了呢，其实很难做出判断。但两人离开飞鸟家的时间已是将近傍晚五点 ，比预定时间要晚了不少。

从飞鸟家所在的竹暮町到杏罗町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预计书店关门时间是六点，所以飞鸟信一郎和我匆匆忙忙下了坡。

如果真要发生什么怪异，早该开始了吧。由此我们判断《底片里的投毒者》算是安全过关了。

说起老婆婆给的护身符——

“要是铃不响的话，你就会被我杀掉吗？但勒死似乎并不合乎《为娱乐而杀人》呢。”

——依旧是信一郎特有的反应。

不过，当我谈起方才发生的事——

“这算是替我们挡灾了吗？”

他沉吟不语，似乎是有了什么想法。

“可真怪呢。”

“什么？”

“倘如护身符是替我们挡灾的话，肯定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情。”

“是啊。”

“然而，却并没什么怪异发生。”

“只是两人都没注意到吧，其实有在暗处——”

“瞎扯，《迷宫草子》的怪异现象只会发生在这本书的读者身上。若发生在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不就完全没意义了么。”

“也是……那就是说《底片里的投毒者》算是解谜成功了……”

“如果没什么怪异发生，那护身符又为何会有异变呢？这岂不是很矛盾？”

“嗯……话说回来，《迷宫草子》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会给读者带来怪异？如果找不出所刊载故事的真相又会怎样？这一切都是谜团。说白了我也搞不懂，硬要追求那种东西的一致性的话……”

“我觉得这说法没错。”

信一郎的脸上写满了严肃，首先肯定了我的意见。

“但现在的我们无论愿不愿意，都等于是站上了对方的相扑台。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被迫站在那里了。”

“相扑台好歹还有相扑的规则在吧，但这样的怪事就……”

“——如果一开始就断定没有规则的话，岂不等同于不战而降了。记得在星期二的晚上，虽然从日期上看已经是星期三了，我们就讨论过《迷宫草子》了吧。”

“因为已经没法回头，所以就只能这样继续解谜了——你指的是这样的判断么？”

“这不就是很好的规则吗？”

“那是……”

“这个游戏似乎攸关我们的性命，我觉得在解决《迷宫草子》各章中所记载的事件的同时，也有必要探索游戏本身的规则。”

“游戏……读者的死亡游戏么……”

“是啊。”

信一郎面露苦笑，不过即刻严肃了起来。

“所以护身符的变化也应该有什么理由在。”

“怪异没有发生，解谜似乎也成功了，没什么问题吧。”

“和之前第三话不同的地方只有一处。”

“什么？”

“明日香的存在。”

“呃……是么。明日香啊……”

“不管怎样明日香都为解谜做出了贡献，最终我们都无从判断到底哪个犯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她的推理的确起了作用。”

“也就是说明日香擅闯进来还是对我们有利的。诶，不会吧……所以《迷宫草子》才想要阻止她……”

“完全有可能。护身符也许是在替明日香挡灾。即便如此，你的护身符又怎么会……这个谜团依旧存在。如果你自己意识到有危险在迫近我妹妹的话倒也能理解。不过这似乎又不大像。”

“这种事情直到现在我想都没想过。”

“这事有必要和《迷宫草子》中七个笔名之谜一起牢记心底呢。”

“是啊。关于那些名字又怎么说？”

“还不清楚。事实上我刚开始思考这个的时候，也在意过别的记号。我正沉迷那边的解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巧合的地方。”

“是什么？”

不过信一郎就只回答说“你马上就知道了”。之后又一个劲催我“快点！”，于是我们便一言不发地朝着杏罗町快步赶去。

就在大凶之刻行将告终之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杏罗町，此时整个町包覆着深褐色。每拐过一个街角，拉长的影子就会出现在身前身后，宛如做捉迷藏一般忽隐忽现。看着影子这般重复出现和消失，我甚至觉得影子乃是实体，或者自己才是影子。“影子在继续前行，自己却留在原地”的错觉，正牢牢将我禁锢起来。

一股厌恶的思绪自脑海闪过。怀揣着《迷宫草子》的怪异，就这么踏入杏罗町，果真好么……正如之前所述，我觉得这里流淌着的时间与现时不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是个让人感到怪异的地方。把外的怪异带进这样的空间里，不知能否平安无事呢 ……

信一郎也感受到什么了吗？进入町内以后，他就很莫名地注意着周遭的情况。我问他怎么了，他以一副非常不安的表情对我说：

“有种好似被什么东西盯着的感觉……”

我慌忙环顾四周，然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不，还不能这么断言。自那个拐角的对面，自那家店的玻璃门暗处，抑或自那家的格子窗内侧，方才都可能有某物在窥视着我们。四处都能感受到那样的气氛。

然而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信一郎之后——

“……我觉得不是。并不是这个町，而是别的什么……”

说到一半他就闭口不言。

“喂喂……”

对那时的我而言，相比杏罗的街道，还是信一郎的反应更加令人可畏。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把自己拉回了现实，这种切换速度真是快得惊人。

“就在这里分开吧。还是各自从不同的入口单独进入‘古本堂’比较好。”

虽说感觉店主不至于跑路，但还是采取一定的对策比较好。商量的结果便是我从杏罗町米道一侧的入口，他从杏罗町家中一侧的入口分别

进去。因为米道距离此处较远，所以和信一郎分开的我一路小跑过去。

每当经过小巷的拐角处，影子依旧前后不定，紧紧相随。　　这就是说，果然我才是主，影子是仆从么——它们没有实体吗？这个町并不属于他们吗？

——回过神来，“古本堂”的招牌已映入眼帘。

距离上次来这已然时隔数周，大约是两、三个礼拜吧，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却有种很长时间没来这的感觉。然而和记忆中的风景相比总感觉有些不大一样，难道真是因为那个原因吗？明明是见惯的景象，却看出些许微妙的不同，给人以一种很不协调的感受。

啊啊，虽说就是这里，但在我内心深处，总能听到细微的声音在说：不对，不对。 就似穿过了经常光顾的餐厅入口，但发现那其实是妖怪的嘴——正是如此令人战栗的、极度不详的预感。

但也没时间拖拖拉拉了，我便又瞄了眼招牌，然后就走进了巷子。

一瞬间视野暗了下来。于是我反复开阖眼睛，直至眼睛习惯了昏暗。依稀可见埋在土道里的两列正方形石板，就如遭遇地震后一般凹凸不平，依稀可见其歪曲交错地前后延伸着。在裸露土壤的两侧，杂草断断续续地长成一列，连同那毫无美感的铺石，仿佛是通往“古本堂”的路标。自尽头的拉门处隐约透着灯光，看来总算是赶上了。

一面缓步前行一面仰望天空，只见不详的暗红色迅速淡去，更加令人难受的晦暗的黑色正在覆盖整个町。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恐怖的地方，脚都快僵住 了。眼前已然看到了一扇拉门，自己的脚步虽在前进，但为了尽量远离拉门，下意识地挺起了胸膛。然而不知为何脚还是不停地朝前迈着。于是，我便站在了“古本堂”米道一侧的入口前。

我将左耳贴在门上朝里面窥探，却是万籁俱寂。信一郎早该抵达家中一侧的入口了吧，然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是不是因为他在等我进去呢。正想着如今也没退路了，何况与星期一开始遭遇的怪异相比，拉开拉门这点事情也算不得什么。但即便这么想也难免恐惧。我感受到了一种毫无缘由的、荒诞的不安：说不定这门的另一边会有什么东西，比以往的怪异更甚。

我伫立在拉门前，感觉现在的自己正处在一条境界线上。但只要越过这条境界线，无论去往任何地方，最终都必须和怪异对峙。如果这样的话，比起停留在已有怪异存在的这一侧，不如朝彼侧迈出一步，至少还算是前进了吧。虽说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但考虑到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就觉得果然应该继续前进。再次鼓励自己将手放在拉门上，然后将其打开。

店内和户外一样昏暗，一股旧书特有的气味扑鼻而来。平日里感觉很舒服的空气，瞬间就变得令人寒毛直竖。霉味十足的旧书气味登时包围住自己，自衣服的缝隙钻入，在全身皮肤的表面四下潜行着。这种感

觉似在全身游走，不由得令我在恶寒中战抖不已。

强忍着往店的深处定睛望去，只有那边隐隐约约亮着灯，浮现出人影。在兼做收银台的桌子对面，我看到了身为“古本堂”店主神地先生的上半身。

他似乎感到了视线，不经意抬起头认出了我。

“啊啊……”

一面说着一面慢慢离开座位，然后绕到桌子背后，宛若脱兔一般，朝着与我相对的店内跑去。

“啊。”

大呼之后我便再也动弹不得了。虽然想着照这样下去就会被他逃走了，但身体仍旧呆立不动。

伴随着对面拉门打开时的咯咯声，神地先生“啊”的一声惊呼和信一郎“上哪去？”的质问，几乎同时传入耳际。

听到友人的声音，我竟不可思议地觉得相当怀念，然后便慌忙朝着家中那一侧的店内跑去。

通道的中间是神地伫立的背影，似乎他是从入口被推了回来，而信一郎就在他的对面。

“你还好么？”

为了让我安心，他稍稍露出了微笑。

“嗯嗯，不好意思。”

大概是醒悟到被前后夹击了吧，神地的双肩忽然落了下来。

“您为什么要逃？”

信一郎并非以诘问的语调，而是淡然地向他讯问道。

“不，不……没有逃。”

尽管这么说着，神地的后半部分声音却很微弱。

“那您不是正要出门吗？”

“呃，呃……”

他以几乎是喃喃自语一般，很难听清的声音回答道。。

“想必您已经察觉到我们是为何而来的吧。”

信一郎依旧恭敬地确认着。

“不……”

虽说否定着，但言语却软弱无力，而且神地将头扭向了别处，似乎是要把目光自信一郎身上移开。

“想必您肯定是知道的吧。”

“这个嘛……”

“就是有关在这买的《迷宫草子》——”

信一郎话还没说完——

“我不知道！”

神地以非常激烈的语调高喊起来，仿佛迄今为止的应答都是谎言。

“我什么都不知道！”

“请冷静一下！”

“跟我没有关系！”

“您先让我们说几句……”

“请回吧！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

也许是因为大喊大叫而重新获得底气了吧，这次他又直瞪着信一郎如此断言道。

“您是说与您无关，果真这样吗？”

信一郎静静地承受着对方的视线，然后继续追问。

“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是因为在这家店买了那本书，才说与您有关的。”

也许是自忖无论说什么都不再回答了吧，神地假装沉默。

即便如此，信一郎也毫不在意地问：

“我是觉得这书本身与您也有关系。”

神地双臂抱在胸前，像是在保护自己一般。

“并不是说您作为旧书店主就与《迷宫草子》有关——不对，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我是认为神地先生您本人，也与那本书密切相关。”

“…………”

“谈论那本书的同时，也是在谈论有关您的事情。”

“…………”

神地一开始可能觉得我们只是酌情威胁一下而已，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眼下神地可能是有些不安了吧，他那副抱着双臂一动不动的姿势，貌似有些崩解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也学他摆出了一模一样的架势。

“《迷宫草子》的发行者，写的是‘迷宫社’。”

恐怕信一郎也感受到了神地的微妙变化吧，然而他恍若不知地继续说着：

“同人志名为《迷宫草子》，发行者又是‘迷宫社’，你不觉得有点过头了吗？”

“…………”

“如今我正想要挑战七位笔者姓名的谜题，但还是决定先从‘迷宫社’着手。那是因为在我看到‘迷宫社’这个标记 的时候，脑海里蹦出的就是‘古本堂’。”

“…………”

“为什么会联系到您的店呢？将‘迷宫社’三字拆开，即是‘迷’、‘宫’、‘社’。”

他顿了一顿，大概是想先确认清楚吧。

“进一步分解这些汉字的话，‘迷’可分为‘米’和‘辶’。其中‘米’保持不变，‘辶’则是‘道’的意思，即是‘米道’。接着‘宫’又可分为‘宀’和‘吕’，‘宀’表示‘家’，‘ 吕’表示‘躯体中的脊柱’，所以就有了‘家之中’的意思，继续往下就是‘家中’。最后的‘社’可分为‘礻’和‘土’，‘礻’表示‘神’，而‘土’表示‘地’因此这便是‘神地’。也就是说，‘迷宫社’可以理解为‘米道’和‘家中’的‘神地’。”

身后发出微弱光亮的台灯，在两三次闪烁之后，噗哧一声灭了。

“呼……”

兼做收银台的桌子上的光亮熄灭的瞬间，神地缩了缩身子。但就在这微微转动身体之后……便万籁俱寂了。

重重黑暗压迫在了我们三人的身上，就似一张巨大而漆黑的布一般，可以感受到黑暗笼罩的闭塞感。

“神地先生……”

信一郎的声音撕裂了静寂与黑暗。

“一派胡言。”

神地微弱的声音持续回响着。

“你是说我故意做了那样的书？”

“…………”

“真是蠢到家了……”

“…………”

“你这都是刁难，哪会有那么好的解释？”

言语虽然无畏，但总给人一种想用自己的台词来说服自己的感觉。

“是啊。”

也许是看准了时机，信一郎坦率地答道：

“但确实也能这么解读。‘迷宫社’这个名字能够理解成‘米道’和‘家中’的‘神地’，是事实。也许是毫无意义的巧合，但能够这样解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接下去的就是从那里解读出什么，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去解读，就这样弃置不管。”

“…………”

“神地先生。”

“我，我……总之与此事无关……”

“…………”

“跟我没任何关系……”

“神地先生。

“…………”

“您是读了那本书吗？”

“噫噫噫噫噫噫”

宛如在森林的黑暗处发出野兽般嚎叫声的神地，一面撞开我，一面跑向店的深处。

我正以为他又要逃跑时，忽然间亮起了灯光。

被信一郎推着往里面走时，兼做收银台的桌子后面浮现出新的光亮。桌子的对面有一个小厨房，其右手边则是一扇厕所模样的门。门的左手边有个仅三叠大的日式小房间，就是那里亮着电灯。

房间里是一大堆旧书，那里勉强腾出了能坐下一个人的空隙。神地先生在此处坐了下来，恍若埋进了旧书堆一般。

“神地先生……”

仿佛未曾注意到信一郎的呼唤，也不把脸朝向我们，神地就这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而我们则隔着桌子看着他，他那副样子就似舍弃了一切，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蠹鱼亭’的老板……就是将这本书卖给我的人……”

他，‘蠹鱼亭’的老板，恐怕就是信一郎曾经所说的A先生吧。

“前几天联系我时我才知道。那老板仅仅调查了一下发现被处理掉的，那四个藏书家的书里，都有那本书。而且那四人中有两人已经下落不明了。上面的都是我入手这本书时听说的事，不过余下两人的下落，据说也已经查明了……”

神地的说话方式就像一个认了命的杀人犯在磕磕巴巴地供述自己的罪行，那愈发令我心惊肉跳。

“其中一人同样也失踪了。但是，据说他的情况有些不大一样。那天家里人全体出动，晾晒仓库里的收藏。藏书的主人除了书以外似乎也爱好古董，晾晒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每年的例行活动。傍晚正要收东西的时候，主人两手空空独自匆匆进了仓库。妻子觉得很奇怪就一边喊着“老公……”，一边跟进了仓库。接着，就看到置于仓库最里头的长柜的盖子恰巧合上。”

“…………”

“都老大不小的人了，又不是跟谁玩捉迷藏，这让妻子感到很是无语。但由于主人平日里也有些幼稚的言行，于是她便这样走到了长柜的跟前，一边说着‘好啦，找到你了哦’，一面打开盖子……可里面并没有人。她似乎立刻大叫了起来，家里人也马上赶到了仓库。在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感觉是看她错了，应该是主人的恶作剧，实际是藏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吧。于是大家就在仓库里找，可哪都没有。在此期间，仓库入口处一直有佣人在，没看到有任何人进出。也就是说，那个主人从仓库里，不对，是从长柜里消失了。后来长子重新查看了长柜，只见父亲镶嵌着的的一颗门牙的假牙孤零零地剩在里面。”

我骤然感到一阵寒意。明明从飞鸟家去往“古本堂”，再进到店内，也没感到如此的冷……并且还是自身体的内部开始冻结，就如在严冬里从喉咙一口气灌入冰水一样，冷到我直打寒战。令人惊讶的是，三个人此时都不知不觉地呼出了白气。

“第二个人则……”

也不知他是感觉全无，还是有什么地方被麻痹了，神地就这样淡然地继续往下说着：

“……并没有下落不明，而是正在易地疗养。不过到底是什么疗养就不清楚了。据周围的传言，只说是精神错乱了……好不容易弄清楚了他的疗养地正要去拜访的时候，据说却因为火灾烧了个干干净净。火源就是刚搬进去的那个人的房间。他并不吸烟，所以只好说是原因不明的起

火。但废墟中却唯独没能发现那个人的遗骸。警察似乎也考虑了本人纵火后逃跑的可能性，但却完全没能找到他从疗养所逃走的踪迹，最后便成了无头悬案。”

接着他停顿片刻，继续说道：

“归根到底第四个人也应该视为下落不明吧。”

直到最后那带着讥讽的措辞，才终于流露出类似神地情感的东西。然而，他很快又恢复到无表情的状态。

“因此……上次把书卖给你以后，我果然还是很在意，于是便联系了《蠹鱼亭》的老板。 虽说并没有义务那样做，但我还是想把书已经售出的事向他汇报一下。但是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不管怎么打电话也没人接。出于担心我便去了大阪的店。令人惊愕的是，店门开着里面却没有人，既不见老板也不见店员。仔细一看，店内有被翻找过的痕迹，是遭了强盗吗？然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并不是那么回事。是的，我都知道。”

每当稍稍吐露出自己的感情时，神地先生就会停止讲话。但信一郎没有插嘴，我也插不上话。

“从店内的状况和老板不在的事实来看，像是原本来偷东西的小偷被发现之后，立刻变成了强盗，在设法解决了老板之后，又在店里翻找了东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是因老板老板忽然凭空消失了，于是店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一些客人发现这一点便立刻成了小偷。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

神地轻轻叹了口气。

“那个老板读过那本书。肯定是读了……”

他双手抱着头，以绝望的语调说道。

“您也读过了吧？”

信一郎讯问道。但神地没有回答。

“您读到哪儿了？”

即使再问一遍，他也只是不情不愿地摇着头，什么也不回答。

“您的周围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或者奇怪的现象吗？”

信一郎将我俩从星期一开始遭遇的怪异现象坦率地说出的同时，甚至还说明了其解决方法，此外还和他说若是一起应对的话兴许可以解决。但是无论怎样搭话，神地都不再有任何回应。

尽管这样，信一郎还是持续劝说了好久，但最终似乎还是因为神地的冥顽不灵而被迫放弃了。

“打扰了。”

信一郎低下了头，催促我回到家中一侧的出入口。

神地依旧在三叠大的日式房间里抱着头，面脸朝下方抬都不抬。

终于能从这里出来了。我抱持着松了口气的安心感，以及似乎遗漏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般的焦躁感，跟随信一郎走到了过道上。

正当我俩经过了昏暗的店内，到达家中一侧的入口处之时——

“一周……。”

身后传来了微乎其微的声音。

回头一看，只见神地自三叠间望着这边，仅探出一颗头颅。然后一眨眼的功夫，他的脸就缩了回去。

“一周，什么一周？”

信一郎慌忙往回走，我也朝着店的深处跑去。

“神地先生……”

这样喊着往三叠间一看，里面没有人。

堆积成山的旧书略有崩塌，应该就在神地方才坐着的位置，散落着几本书。

据我们所知，这已经是第六个人了……